我們的重製人生

Remake our Life!

Let's time-travel to 10 years ago and reenjoy great and sweet youthful days

木緒なち
繪者 えれっと
Kionachi / Illustration Eretto

02

回到十年前
找回幹勁加巴！

我們的重製人生

Remake our Life!

木緒なち
繪者えれっと

02

制作信息

作者：木绪なち
插画：えれっと
译者：许芳玮
录入：kid
图源：流哲不哼太
扫图：风
轻之国度：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扫图、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制作者

Kasou

简介

我是桥场恭也，灵魂在某一天回到了十年前！成为艺大生之后，与未来会变得超有名的那些创作者们成为同学，现在每天忙着跟大家一起努力创作。在原本互为竞争对手的优等生河濑川英子加入团队之后，我们所筹备的第一场放映会，却没有获得观众的好评。奈奈子觉得自己的演技拖累大家，加上被加纳老师和英子质问而大受打击……「嗯，我——绝对会想办法做些什么的！」为了让奈奈子的才能觉醒，从未来回到这个时代的恭也，能想出什么样的秘策呢？为正在努力的人们献上重返青春物语，飞跃的第二集！

我們的重製人生

Remake our Life!

Let's time-travel to 10 years ago and reenjoy creative and sweet youthful days.

回到十年前找回幹勁吧！

作者：木緒なち
插畫：えれっと

02

「嗯……？啊，恭也同學，
已經吃完飯了嗎？」

「放心！
不要看我這樣，
我從昨天就一直在背台詞了。」

奈奈子尷尬地緊扯著裙襬，
滿臉通紅地從社辦門口走進來的瞬間，
社辦裡的每個人都發出了歡呼聲。
「那、那個，
拜託大家不要
一直盯著我看……」
NANA KO

介紹
TSURAYUKI ROKUONJI
鹿苑寺貫之
KYOUYA HASHIBA
橋場 恭也
KEIKO TOMIOKA
登美丘野子
AKI SHINO
志野 亜貴
EIKO KAWASEGAWA
河瀬川英子
NANAKO KOGURE
小暮奈奈子

Chapter	Content	Page
序　章	從2006年的夏天開始	003
第一章	資料上最強團隊	019
第二章	我想做的事	060
第三章	幻想中最好的成品	102
第四章	祭典開始	148
第五章	我能做的事	208
第六章	祭典結束	255

我們的重製人生 02

回到十年前找回幹勁吧！

Remake our Life!

目次

Contents

Contents

序　章　从2006年的夏天开始

第一章　资料上最强团队

第二章　我想做的事

第三章　幻想中最好的成品

第四章　祭典开始

第五章　我能做的事

第六章　祭典结束

序章
从二〇〇六年的夏天开始

桥场恭也，二十八岁，单身。

二〇一六年秋天，任职的成人色情游戏公司，因为社长失踪宣告破产倒闭。

想成为游戏制作人的梦想也随之破灭，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回到老家。

也没特别想做什么，一天又一天顺利过着无业的尼特族日子……

我的自我介绍，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拜最高层级的命运捉弄所赐，我穿越时空回到了十年前。

还来不及思考，就得先面临一个重大抉择。

十八岁的自己，要选择念什么大学。

一间是实际上已经毕业的普通大学，另一间则是向往已久却没去读的艺术大学。

面对这样的机会，我会做出什么选择，自然是不用再多说了。

然后，就在那个艺大，我拥有了命运般的邂逅。

就是在原本的十年后世界，让我相当崇拜，人称「白金世代」的游戏创作者们。

这群人绽放着耀眼光芒，充满个性、快乐却又可怕，我与他们的生活就此揭开序幕——

◇

和歌山县，白滨町。

我们来到这个拥有关西数一数二海水浴场的城镇。

暑假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到海边来玩，一般来说，就是个大学生会做的快乐活动。

「唔……吃不完捏……大家吃咩……」

旁边白色沙滩上，铺有蓝色垫子，上头躺着一个女孩子，冒着如水珠般的汗水熟睡中。

不管是用片假名写，还是用汉字写，写起来都同样是四个字——志野亚贵。

虽然连身泳衣很适合她娇小的体型，但那对仿佛要脱离胸前似地，强调出雄伟的胸部，正随着呼吸上下起伏，这画面实在太……

（令人想摸了……唔！）

每次一动，便有如小皮球般跳动，不只是柔软，更有着与年纪相符的弹性。看起来好像拥有超强弹力，我真的很想体验看看，那不管按压多少次都会回弹的感觉。

啊！用整个掌心去摸也绝对很舒服。如果是用双手，一定就像是湿湿的手去碰到电池般触电的感觉，就是像这样……全身都……

（「啊」什么「啊」啦，傻眼，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

摇摇头甩掉困扰，我伸手拍拍那如孩童般的细嫩肌肤。

「喂，志野亚贵，不要睡了，会得日射病的。」

志野亚贵的嘴巴咀嚼般地一张一合，一会儿后终于慢慢睁开了眼睛。

「嗯……？啊，恭也同学，已经吃完饭了吗？」

还在睡迷糊的状态，真的太可爱了。

「现在正在等拍摄，吃饭的话，刚刚大家一起吃过烤花枝和炒面了。」

「是这样喔？」

「是啊，而且你还两种都有吃，好了，快起来，快点。」

就像一个好机会上门，我双手往她脸上一掐，随即感受到那新鲜的弹力柔嫩，实在难以想象这是已经出生十八年的皮肤。

「啊，对捏齁，的确是这样，他们那边已经拍完了吗？」

志野亚贵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抬头问我。

「还没，还在争论。」

「什么？厉害捏～因为那两人都是很坚持的人咩～」

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之后，志野亚贵站起身，又再用力地伸了个懒腰。

「哇……」

志野亚贵的泳衣侧边，有个较大的剪口，使得胸前的布料没有太多拉扯空间，所以她一伸懒腰，胸部就会因为反弹，好像快掉出来一样……还柔软地摇晃着。

我常会觉得，天真无邪的个性再加上这种胸部的组合，真的是太犯规了吧，要是让这世界上的人都看到的话，感觉就是引人犯罪的源头。

「志、志野亚贵，你那个，摄影机，对，摄影机你顾一下。」

我不能继续待在这么危险的肉体身边了。

「齁，对捏对捏，摄影机是很重要的东西～」

志野亚贵把一旁的大型摄影机拿到自己身旁，看着观景窗。

「那我就来准备啰，恭也同学，那边就拜托你了～」

轻轻挥挥手之后，她双手紧抓住摄影机，开始左右移动取镜。

不管怎么看，都好像是比摄影机小的身体被甩来甩去。

（十年后，这女孩子可是能代表日本的画师啊。）

而且是我相当崇拜的创作人，秋岛志野。

但在十年前，就只是个说着可爱博多腔又好相处，但肉体相当具危险性的女孩子而已。

在上学期的功课，我们拍了个三分钟的短片。

经历种种意外之后，最后终于还是拍出来了，但现在又有新的课题在等着我们，不但是新的团队，而且还是要拍五分钟的短片。

长度多了两分钟，拍摄期间却是只有短短两个月，比上学期的时间更短。

在如此严格的条件下，我们以全新的小组成员面对作业的挑战，但是……

「你真的是不懂耶！」

「你才不懂！」

就在志野亚贵镜头对着的前方，有两名争吵不休的男女。

学生之间的活动少不了争论，不过大部分都跟情情爱爱有关。

但是现在眼前的这个争论，绝对不是那么可爱的东西。

「我就说了！这里一定要说台词！就是为了让累积的情绪好好地讲清楚，前面才会拍沉默的情况啊！」

「我就跟你说！这里绝不能讲台词！不要开口，继续累积情绪，在瞬间的迟疑一下后忽然笑出来，回个『嗯』这样才对吧！」

「你们两个都先停下来吧。」

看他们互相反弹成这样，还以为之间有磁场作用呢，我在这时插进两人中间。

「来！你听我说，恭也！」

男生开始向我告状。

三白眼再加上细瘦高挑的身形，拥有如岩石般顽固的主张，他就是负责剧本的鹿苑寺贯之。

大概因为打工是做劳力活的关系，他那穿着一件泳裤的身材，不但充满肌肉，更是呈现小麦色的黝黑肌肤

「这个台词是特地保留到关键一幕才用，这家伙竟然说要全部剪掉，只带表情的特写就结束耶？这样要表达的东西根本就表达不出去，拜托你赶快说服她好吗！」

「你说这是什么话！哪有那么冗长的高潮，我没办法接受！」

这回换女生转向我了。

柔顺长发高高扎起，信仰如钢铁般毅然的教条，她就是身为导演的河濑川英子。

大概是因为保养做得很彻底，长时间在大太阳底下讨论，肌肤还是一样白皙。透过缠在腰间的沙龙裙，隐约可见底下的笔直修长双腿，也同样如瓷器般充满光泽。即便冒着被踢死的危险，也想凑近看看那双美腿有多细嫩。

她整个人看起来都很成熟，比起学生，看起来更像社会人士。

「桥场，你可以帮忙说服这个想当作家，却一点都不懂影像的男子吗？我告诉你，那个场景要是一直讲话，整个情绪会一点也不剩的！」

然而她一开口，大人般的沉稳就会荡然无存，实在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我不是已经说明原因了吗！前面都已经这么长的沉默了，至少最后要好好地讲清楚！」

「这又不是小孩子的零用钱，说好不容易存了这么多，要留在最后一口气花光，这可是电影的呈现啊！」

「……好了，我知道你们两个的坚持，但能不能稍微各退一步，或是试图理解一下彼此？」

「我才不要！」

「不要！」

这回倒是口径一致地拒绝我死命的协调。为什么就这种时候这么有默契啊！

贯之对于自己所写的作品，抱有强烈的执着和自信。

河濑川对于电影的知识和理论，抱有强烈的执着和自信。

由老师所编的新组别，把如同水和油的两个人放在一起。虽然无法得知老师的想法，但应该早就猜到会这样。

要是进行得顺利，或许可以拿出不得了的杰作，但如果事事都走到这田地，制作人的胃恐怕要千疮百孔了。

「那好，我再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想办法协调出结论。」

总之先表示进入延长赛后，我离开两人身边。

……其实我心里真正的想法，是觉得要吵多久都无所谓，但问题在于时间是有限的。而让他们清楚这点，就是我最重要的工作。

这次的「新•北山团队」，成员共六人。

河濑川英子担纲导演。

我桥场恭也，担任制作人。

鹿苑寺贯之负责剧本。

志野亚贵则是负责拍摄。

另外还有——

「让大家久等了，再过一会儿就会继续拍摄了。」

海滩遮阳伞阴影下，一名女孩子悠哉地坐在椅子上，旁边有个魁梧的男子，拿着超大团扇在帮女孩子搧风。

跟剑拔弩张的导演、编剧那边比起来，这边则显得有些悠哉。

一位是担任本作品主角奈奈子的小暮奈奈子，另一位是副导火川元气郎。

「欸、欸，怎么样？那两个人能和好吗？」

魁梧男子火川元气郎问我。

身高比贯之还高，浑身充满肌肉，而且还穿三角泳裤，全身上下通通都是那种类型的必备元素，偏偏皮肤却一点都没晒黑。

而且火川是很爱操心的人，跟那副体格简直背道而驰。只见他不断来回张望，同时还要搧着团扇，画面实在很搞笑。

「和好……我想应该不可能吧。」

「噢！真假啦！要开打了吗！果然最后只能互殴比输赢了吗……」

擅长运用肉体语言的火川，似乎老是把争论跟肉搏战划上等号。

「不过，我觉得最后还是会妥协的，因为那两人应该都有在思考如何让步才对。」

「这样啊！真不愧是桥场，真的很懂那两个人耶！」火川佩服地点着头。

但我内心里其实是祈祷成分居多，真的「希望他们可以想想看」……

接着，我走到有团扇帮忙搧风的女孩子那边。

「奈奈子，台词都记好了吗？虽然到现在还不知道要不要卡掉那段。」

饰演奈奈子的小暮奈奈子，是这个拍摄现场唯一的演员。

我安抚地轻声问道，对方随即露出一个灿笑。

「放心！不要看我这样，我从昨天就一直在背台词了。」

她手比了个V，告诉我没问题。

「太好了，奈奈子就是奈奈子。」

「那当然，我可是用生命在当演员呢。」

只见她鼻子用力一皱，并摘下太阳眼镜。

鲜艳的比基尼泳装，相当适合她那立体的五官、明亮的咖啡色秀发。本人无论外貌或身材都相当出众，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就像真的女演员一样。

（不过……就是那个……奈奈子的身体……）

远远超越志野亚贵的丰满胸部，还有紧实的纤纤细腰，而腰部以下的曲线，也是那么地带有肉感。

由于她到刚才都在游泳，仍有点点水珠和沙粒沾附在肌肤上，性感度更是倍增。

志野亚贵的身体，让人强烈地「想摸」，奈奈子的身体则是教人想用手掌「搓揉」，用两只手彻底感受那份柔软。

（太危险……这是怎样？这里怎么全都是一些危险的东西啊。）

虽然外表看似十八岁，但内在的我是二十八岁，差不多是越来越少有机会跟年轻女孩子接触的时间点。

而且肉体也是十八岁，对这样的我来说，这个天国实在太刺激了，不只是视觉和嗅觉，连触觉也想火力全开，因为我身处在一个超越VR的世界。

「嗯？恭也，怎么样？还有什么事吗？」

奈奈子奇怪地看着我，我狼狈地别开视线。

「没、没事！什什什什么都没有，我去看一下贯之他们！」

再次摇摇头，好让冒着热气的脑袋重开机，同时往贯之那边走去。

「所以呢？有结论了没？」

我一问，河濑川便用力地点点头并回：「有了」，贯之则是有些不情愿的模样回答：「算吧」。

「决定要保留台词，不过似乎很有可能在剪接的时候剪掉。」

「当然啊？要是因为顾虑编剧就不下刀，那才要怀疑够不够格当导演呢。」

「好了吧！你也是有同意的，就不要再多说废话了！要是你愿意闭嘴的话，我们也不会吵成这个样子！」

「就算现在不说，之后还不是一样会吵。好了，我们开始准备吧。」

河濑川迅速把头往后一转，准备要开拍。

「喂，我话还没讲完——」

贯之伸长手，抓住河濑川的肩膀，想要叫住她……但那只手却……

「啊！」

「哇哇！」

「噎？」

大概是误测了距离，三个人发出三种不同声音。

「呀……呀啊啊啊！！」

莫名可爱的叫声，响彻整个沙滩。

贯之的手正中河濑川的脖子，而且不偏不倚就是泳衣绑带的地方。

不晓得是因为长时间曝晒在太阳光下，布料干了之后就变得容易松脱，还是意外手残的河濑川，没有把带子绑牢，无论原因为何，事实上结果就是——

「你……你这个烂人！！」

啪————！！贯之脸上出现响亮的声音。

河濑川胀红了脸，起伏不算大的胸口整片露出。

「你、你你都随便做出这种事吗？争不赢别人就脱人家的衣服，卑鄙到了极点！」

一边用双手拼命护住胸前，河濑川一边泪眼汪汪地痛诉。老实讲，这画面真是情色得要命。

「这很明显就是不小心的啊！我、我只是想叫住你而已！」

「乱说！算了，你走开！」

河濑川用孩子气的口吻，朝贯之踢沙赶他走。

接着，她也看向了我。

「干么？一副看到稀奇东西的表情！」

「你怎么都准确猜中我的心情啊！」

「因为你都写在脸上了啊！别说了，桥场你也过去那里！」

她一边低声哀叫着，一边也朝我踢一脚沙子过来。

「哇！总、总之我们先做好准备！」

河濑川将泳衣的带子牢牢绑紧之后归队，我们终于开始进入跟拍摄有关的话题了。

「那、那就……要继续拍啰？」

「……好，我知道了。」

带着仍有些不快的眼神，河濑川确认起拍摄流程表。

「照顺序拍吗？」

所谓的照顺序，就是按照分镜顺序拍摄的手法。

「说得也是，我不想打断这边的情绪。」

「那要先走一遍戏吗？还是直接拍？」

「就这样直接先拍一次吧，我想把一开始演的那种新鲜感拍进来。」

我点点头，接着大声地向周围宣布：

「听好，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开拍了喔！」

也告知其他的工作人员后，开始着手准备。

「OK！」

奈奈子在泳衣外披了件外套，并迅速起身。

「摄影机已经都好啦～」

志野亚贵进入备战状态。

「曝光OK，状态很好！」

火川的大手上拿着小小的曝光计吼着。

「声音也没问题了！马上就可以拍了！」

同时还要负责音响设备的贯之，也拿着收音麦克风大声回应。

我点点头并说：

「好，第十场、第八镜，要正式来啰！」

场记板上写好数字后，在镜头前摆好。

用眼神示意准备都OK后，再确认河濑川导演点头。

「准备……开始！」

干涩的打板声响起。

摄影机上亮起的红灯，把愉快的紧张感驱赶到一边去。

大学生、海水、泳装，还有各种充满渡假村风情的器具当中，我们正在拍摄单调又没什么动作的影片。

可是这样的场景，才是大艺映像学科学生们的日常。

◇

所谓的制作，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呢？

重新上了大学，进来到艺大这个地方，我反复涌上这样的疑问。

就算是像现在这样，已经身处在跟制作有关的现场，我还是不停地这样问自己。不过当然，始终没有得到答案。

然而这样的自问自答和反复多方尝试，十分有趣。

一直挑战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也令人相当兴奋。

虽然还没得到确切的证明，但我猜得应该没错。

我开始认为像这样的事情，应该就是创作者吧。

桥场恭也，十八岁，大艺大学一年级生。

纵然是曝晒在夏天艳阳下，汗水从额头涔涔低落的酷暑。

却是开心又刺激的每一天，而且一个不小心，脑袋还会想怪怪的事情，把这里当作快乐天堂。

二〇〇六年的夏天，我们热热闹闹地度过了——

第一章
资料上最强团队

结果这天的拍摄，一直持续到傍晚。

因为不管是贯之或河濑川，始终对于引发争议的那一幕抱有疙瘩。以至于拍摄完成后，我们还是继续做各种尝试，然而……

「与其用清爽的海滩和蓝天当作背景，我觉得在夕阳西下的逆光场景中，充满感情地点点头，这样的表现比较好。」

导演河濑川同意了贯之的提议。像这样按照不同状况采取应对，也是我身为制作的功能。

拍摄时间要延长，得征得帮忙担任临演的演员的谅解，还要去告知海水浴场的管理人员，而有些工作人员是很远的地方当天来回帮忙，我也得帮忙查询车班的时刻表，确认完所有的事情之后，才能发出「延长拍摄」的指令。

结果等拍摄完成，坐上电车时，已日落黄昏。

离投宿的研修住宿中心只有三站。但是因为大家都累瘫了，一坐上车几乎同时开始打起瞌睡。

「呼哇～……一放松下来果然就很爱困呢～」

还存活着的人，比如像是奈奈子，也差不多已经半昏迷状态。

「快要到了，再撑一下喔。」

「嗯，我知道……可是真的好想睡……」

看来正用力甩着脑袋瓜儿，力抗瞌睡虫。

「不过，奈奈子从一大早就努力工作，会想睡也是理所当然的。」

奈奈子在这次的作品中担任主角，场场都有她的戏份。

像这样吃重的情况，她也是可以抱怨一、两句，却只见她始终认真投入在演出当中。

「也不是啦，因为你看嘛，又没有人可以替我上场，既然这样，我也只能努力好好演。」

说得没错，这次的作品内容，就是设定由奈奈子担任演员来进行规画的。

「像这样表演时是最有满足感的时候，我就在想，或许自己想做的就是这个。」

奈奈子，也就是小暮奈奈子，来到艺大念书，其实并没有抱着什么明确的目标。

因此，像现在这样因为演技备受称赞，她应该是很开心吧。

「太好了，奈奈子找到想做的事情。」

「嗯，不过从现在开始还得更努力才行。」

她的口气像是在说给自己听似地。

「但如果你能越来越习惯他人的目光就更好了。」

「……唔，我也在想，这方面要多加油。」

然而，奈奈子却又是极度害羞的人。

如果真的要当演员的话，对于在别人面前展现自己这点，她还要再大方一点比较好。

「哇！天色已经乌漆嘛黑了。」

我跟奈奈子两人，透过微开窗户眺望外头景色，还闻得到大海的气味。

那头昏暗漆黑的海水无尽延展，顿时有点难以相信，这跟刚才充满蓝天、白云及人们欢笑声的地方是同一处。

「这里的气氛跟大学附近完全不同耶，琵琶湖果然跟海是不一样的。」

奈奈子很有感触似地喃喃说着。

出身滋贺县的她，好像从小时候就一直以为，眼前辽阔的琵琶湖就是大海。

「同样都是在关西，不过还离满远的。」

「对啊，我都有种旅行的感觉了。我听到要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想说这样应该不可能当天来回。」

「嗯，不太可能不过夜。」

从大艺到白滨，开车也要两小时以上。

「而且画面也拍了不少，你这判断是对的。」

河濑川从旁插嘴说道，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拍摄流程表的时间也安排得很充分，整个流程很顺。」

「谢谢，很高兴能听到你这么说。」

毕竟河濑川本身也当过制作，更是有种备受肯定的感觉。

「不过，还是有想不透的地方。」

奈奈子手按在嘴边，沉吟思考着。

「是什么？不是顺利拍完了吗？」

听见奈奈子的疑问，河濑川奇怪地看着我。

「就是器材啊。我们是一年级生，器材是不能借到隔天的。」

映像学科会出借摄影器材给需要的学生，规定周一到周五的早上十点开始可以借，傍晚五点前一定要还回去。

一年级生因为对器材还不够了解和熟悉，认定为没有长时间摄影的需要，因此被加诸了当天借当天还的义务。

也就是说，就这样拿着借用的器材过夜是不行的。

「可是，这次却连器材在内，制订了三天两夜的拍摄计画。不管怎么想，都觉得很奇怪。」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的确是耶。」

奈奈子也一脸不解的样子。

真不愧是河濑川，果然有注意到这点。

「对了，关于这个，我有事情得要麻烦河濑川。」

「……你果然在打什么主意。」

河濑川叹了口气，好像一切都在她预料之中似地。

◇

接着数天后，结束了在白滨的拍摄，回到大阪后。

我正站在深夜的河岸边工作。

「啊，对不起，目前正在进行拍摄，可、可以麻烦稍等一下吗？」

用着不习惯的说话方式，对着路过的行人说道。

「啊，那个……现在放人过去可以吗？」

接着以无线电询问稍远处的现场人员。

「可以，现在还在走戏，放吧。」

「好！……不好意思，可以过去了，感谢你们的配合。」

再次举起交到我手中的发光指挥棒，引导路人前进方向。

大约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我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原来如此。」

身边的河濑川，同样拿着发光指挥棒，理解似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来拍摄现场，拜托器材可以借出好几天的三年级生啊。以帮忙为条件，调整拍摄日程不要撞期，当器材没人用的时间，就可以借我们拍摄……」

映像学科三年级会开始分专业科目，此后开始制作的作品也会更完整，因此器材出借时间就延长多达一周。

「严格来说是不行的，但我也只能想到这个方法了。」

简单来说，就是转借的概念。不过话说回来，毕竟也没有高年级生会愿意一下子，就答应借给没有信赖关系又素未谋面的一年级生……

「所以我从之前开始，就像这样来帮忙拍摄的工作，想说如果顺利的话，应该可以博取一些信任感。」

「能够按照想法走到这个地步，实在了不起。不过呢……」

河濑川脸色恼怒地拿指挥棒对着我。

「为什么要大半夜叫我来帮忙指挥交通！像这种事情，可以叫火川还是贯之那些奇怪的男生来做就好了啊！」

「没办法啊，因为对方拜托我要找比较懂拍摄的人嘛，那两个人实在算不是上呀。」

「如果是要当摄影或灯光的助手，我还能理解，可是现在这样，根本就跟指挥交通的打工警卫没两样啊！」

河濑川碎念着火大的话语。

就在这个时间点，刚好又有人要过去了。

「啊，很抱歉，现在正好在进行拍摄……可以麻烦稍等一下吗？」

河濑川用熟稔的语气叫住行人，接着随即以无线电连络确认。

「不好意思，有一个人要过去。」

「好，放吧～」

「收到……不好意思，久等了，可以过去了。」

在迅速的导引下，行人也毫无迟滞地经过了。

「果然找河濑川是找对了，嗯！」

「既然被拜托了就全力以赴而已！不代表我认同这件事好吗！」

哼！她气呼呼地回答着。像这种时候，就可以看出她果然是个好孩子的一面。

「……算了，也是因为这样才拍到想拍的画面，还是要跟你说声谢谢的。」

「这是我的工作，我应该做的。」

把拍摄环境准备到让导演满意，不用说，那也是身为制作的工作中重要的一环。

「但毕竟是违规的行为，所以只有跟河濑川你说而已，学长姊们当中，我也只有告诉制作的人而已。」

「因为有风险嘛。我知道了，那这件事我也会好好保密的。」

就在我们商量好要一起保密的瞬间。

「原——来如此，原来是砸模一回事呀～～～～」

「呜哇！！」

「呀！！」

背后突如其来一道声音，吓得我们同时回头看。

「唉呀，吓到你们啦，抱歉溜～」

视线前方站着的，是脸上挂着笑容的陌生女孩子。

「唉呀～我就想说怎么有一年级生来帮忙，没有任何报酬还很勤快，还在觉得奇怪的缩～」

这名说话连珠炮般的关西腔女性，怎么看都像是女子……不对，应该说是女孩子比较正确，体型娇小长得又可爱。

如果又再说得确切一点的话，就是幼女。感觉说是小学女生也行得通，大概是因为漂色的关系，发色呈现漂亮的粉红色，仿佛来自异世界一般。

可是一开口却是大阪欧巴桑风格，而且大方亲切之中，明显带着满满的嘲讽。

「请、请问……」

「种模啦？看你好像流了粉多汗，有需要一直跑来跑去啊～～？」

没错，这种讲话方式就是话中有话。

「不好意思，虽然不清楚您是哪位学姊，但是拜托请不要把这件事情说……」

「抱歉，我们真的很需要用器材，所以……」

河濑川也配合着我的话，跟着低头拜托。

该名女性发出「呼兮兮兮」的笑声后，体贴地回答道：

「好啰啦，好啰啦，一年级的时候借器材真的粉伤脑筋～～身为学姊我也速明白的啦，就帮你们保密啰～」

「太、太感谢了！听到您这样说我们真的是……」

「欠我一次啰。」

「什么？」

「欸，对吧，欠我一次，下次看什么时候再还我溜。」

不过，瞬间又展现出如南大阪金融业者的冷酷嘴脸。

「跟你们缩，我叫登美丘罫子，大家都叫我小罫，所以你们也就这样记溜。」

「好、好的。」

「亨好，亨好。」

小罫学姊带着笑容，踩着拖鞋，趴搭趴搭地走在深夜的道路上离去。

「这、这该怎么办，这……？」

就连天不怕地不怕的河濑川，也不安地看着我。

「就看欠她什么了，希望不要是还不起的东西就好……」

在这种情况下，除此之外我也吐不出其他的话了。

◇

拍摄完的隔天。

由于傍晚才上课，我便去美术研究会的社办打发时间。

「杉本，准备好了吗？」

在迎新聚餐上一边跳舞一边呕吐，这位舞台艺术学科的柿原学长，朝着楼下大喊。

「还没！柿原学长你先去吧，我等一下就跟上！」

杉本学长也不遑多让地大声回应。他是曾经以绝赞美声热唱《橡果滚呀滚》的音乐学科学长。

「要快点来喔，没有全员到齐的话，那些家伙又要啰哩啰嗦的了！」

匆匆忙忙地把手边的资料全都拢齐。

「那么部长，我就先过去一下。」

说完直接冲了出去。

「大家好像很忙的样子。」

身为部长的桐生学长听到我的话，便以懒洋洋的语气回答：

「大家在准备学园祭啊，因为就剩三个月了。」

学长是很怕热的人，说话的他，上半身就趴在转到「强风」的电风扇上。

「啊啊，学园祭啊，原来大艺也有。」

听见我随口的应和，桐生学长身体连同电风扇转向我说：

「也太不起劲了！阿桥你不知道吗？这可是大艺的学园祭耶！」

还想说他是在吼什么吼，接着他却突然开始讲起学园祭的历史。

「我们学校的学园祭活动呢，可是盛大到有学生会在这里想一整年的喔！！」

该活动的历史如果回溯到大学开校当初至今，已经举办将近四十年了。

虽然不是强制性的活动，但总数将近八千名的学生，却几乎都会投入。很有艺大风格的话剧、独立电影，还有特技表演或是展览活动，通通都以高水准闻名，甚至吸引很多关东艺术类型大学的人来参观。

大艺大的校园往东西两边细细伸长，更有许多斑驳的水泥建物，但在这期间，都会包裹在各种五彩缤纷的装饰下，异样的光景几乎让人不禁联想到九龙城寨。

而当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卖餐点的摊位。学生与在地业者携手合作，滋味是足以登上美食杂志的水准。因为要是拿出半吊子的东西，社团的评价就会一落千丈，甚至影响到隔年的入社人数，因此不少学生前仆后继地把学园祭视为一场「战斗」，将身为学生的本分抛到脑后，认真埋首钻研餐饮经营。到最后，甚至有很多OB、OG变成专业餐饮业者，毕业后也从事与活动庆典有关的工作。

其实到几年前，校方都还允许公然贩卖酒精饮料，但因为每年都会惹出大麻烦，直到最近不得不喊卡禁止。但是反而因为这样，更使得非法的地下居酒屋蓬勃发展，最后一天的傍晚更是到处弥漫着酒味，俨然已经是这个季节的风物诗了。

「为期三天的活动就有三万人来参加，在这个人口稀少的南河内周围地区，规模大到让人难以忽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像这样的活动，有不参加的理由吗？」

「……这也太夸张了，我开始期待起来了。」

先前都没什么兴趣的的学园祭，突然变得具体，十一月又多了一样值得期待的事情了。

「不过，就因为是这么大的一个活动，准备起来也真不是开玩笑的。很多人从这时候开始，就已经忙得不得了了。」

准备时间根据企划内容的规模大小不同，据说有人从上学期就开始准备了，简直就是全校总动员的大型展演。

「美研准备要做什么？」

「这、这个嘛，今年什么都还没想。」

「噎？可是杉本学长、柿原学长，看起来不都像是在准备什么一样吗？」

「因为他们是学园祭现场表演执行委员会的啊。」

「学园祭现场表演？」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耶。在学园祭的最后一天，中央广场特设舞台会有大型现场表演活动。」

「啊，我在学生报纸上有看过，原来就是那个。」

学园祭的最终日，将以大型演唱会迎来活动的最高潮。

除了轻音社之外，还会找来许多校外的乐团，因此无论是参加人数或热烈的情况都会更加盛大。

「因此在这个时期，才会看到有很多社团以外的人出出入入。」

「原来是这样。」

我一边回应着桐生学长的话，但心里还是一边记挂着昨天的事情。

虽然对方说会保密，但是之后会怎样还是很难讲。

「那个，桐生学长。」

「怎样？」

我将昨天遇到谜样学姊的事情，告诉在电风扇前面一动也不动的桐生学长。

「呜哈哈哈，你又被奇怪的学姊缠上了啊。」

听完来龙去脉后，桐升学长愉快地拍着膝盖大笑。

「毕竟我们这里也只有奇怪的学长姊，让我为你掬一把同情泪。」

明明自己也是其中之一，还真敢讲。

「这一点也不好笑，要是被老师知道了，真不晓得会受到什么惩罚……」

嗯，桐生学长点点头。

「所以就是要看那所谓的『欠』，到底是怎样吧？」

「嗯——对啊。」

可是到最后，关于最重要的该怎么『还』，我还是一无所知。

「但是，不知道对方底细也没办法应对。」

虽然问了其他学长姊，却没有任何人有详细资讯。认识她的就只有那天的摄影队代表，不过也只得到「喝酒认识的」这样的情报。

目前就还是个谜样般的人物。

「桐生学长有认识这样的人吗？毕竟还满显眼的。」

我尽量把特征描述得清楚易懂，像是染粉红色的头发和娇小的身躯，以及穿着轻松的服装等等。

「粉红色头发啊？感觉越来越难找。」

「是啊，大概吧。」

「有没有相似的动漫角色？如果从这点下手比较可以想象。」

「就那个啊，鹿目……」

不妙，差点把那个交换契约的魔法少女名字说出来。这部作品五年后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讲到要举例的时候，所具备的未来知识反而会造成不便。

「你说谁？」

「啊，就是……把魔法少女奈叶的头发换成粉红色，再稍微短一点的感觉。」

虽然说这一个的模样比较没那么贴切，不过举这例子应该就能明白吧。

「跟粉红短发的奈叶长得很像的TOMIOKA　KEIKO学姊……映像学科的四年级还三年级里，有这种人吗？」

重新把各项条件都排出来之后，发现有相同特征的人多到爆炸。

「染粉红色头发的姊姊，在艺大可是有很多的呀。」

「也是……说得也是。」

虽然这是最明显的特征，但毕竟是在艺大，这类型的男孩女孩多到跟山一样。就连有些老师也染粉红色头发，不是什么稀奇事。

我跟桐生学长两人歪着脑袋苦思。

「不是三年级也不是四年级啦，我是OG，就是毕业生地溜～」

社办的门突然被推开，那位TOMIOKA　KEIKO学姊本人登场了。

「登、登美丘……学姊？…」

下意识地用力站起身，迎视这号人物。

「嘿对，我来打扰一下啰。」

学姊毫不客气地走进社办。

我身旁错愕的桐生学长，突然爆出这么一段话。

「阿桥你这个大骗子！你刚那样说，我还以为是什么恐怖的次文化女孩子咧，其实根本是个超可爱的幼女嘛！」

「我、我又没骗！我承认看起来是很可爱的幼女没错，但实际上就真的很可怕啊。」

一边发出「嘿依咻噗哧」的声音，小罫学姊一边迅速往社办的椅子上坐下，与其说像大妈，那个声音实在比较像是老头。

看见她这副堂而皇之的模样，桐生学长似乎也总算理解到我没说错了。

「阿桥。」

「怎么了？」

「我只能说你的报告是正确的。」

「我不就跟你说了吗？」

「所以，那个……小罫学姊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还是先确认一下状况好了。

「啊我就跟旁边的人缩名字跟学号，一下子就找到这里来了吧？」

……看来个资什么的，根本早就四处外流了。

不过，还真没想到她会突然找来社团这边。

「原来你是在美术研究会，啊不知道广江还在不在鹛？」

「广江学姊吗？她两年前就已经毕业了……」

「叭噗啦，广江那个小鬼头已经有重么老啰？吓死！」

如果两年前毕业的人，是她的学妹的话……

（所以就算看起来再年轻，也应该有二十五岁了吧。）

不过眼前的学姊，乍看之下年纪实在比我们还要小很多。

大概是被身高、举止和长相影响，她就是给人幼齿的感觉。

「那个，登美丘学姊。」

「唉呦干么咧，叫我小罫学姊就好溜。啊不对，年纪比较大的人，要你加个『小』字可能太勉强，不然我让步一下，给你们叫『罫子学姊』肿磨样？」

「那就罫子学姊好了。那个，我是一个很穷的学生，像现在每个礼拜都有四天要打工。」

「嘿啊，你在那个朵森的常盘町打工对不？跟一个胸部超大的女孩子一起。」

竟然连这个都知道！

「是的，所以我没有钱，因此不管学姊再怎么威胁我，我都没办法用钱来付。」

恳切地告知自己没有钱的景况。

「啊你是在缩蛇磨？我又没有要你给我钱。」

不过罪子学姊却傻眼地否定了我的话，还说：

「啊啊！原来如此～是在讲昨天『欠我一次』的事喔，嗯嗯。」

用力拍着膝盖露出贼笑。

「如果缩是那个的话安啦，不会跟钱有关的啦。」

「噎？那到底是……」

虽然说对方否定关乎金钱，可是健康的人体或拥有的东西，很多都是可以换成钱的。

像是角膜啦，脏器啦，或是老家的土地等等，我在成人色情游戏公司时，拿这些惊悚的东西来交易而借到钱的，可是大有人在。

「我想要的咧，是你那一手啦。」

「手……？」

听到这话，我不禁仔细听着我的手瞧。

我的手没有特别肥美，也没有什么肌肉，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好吃。难道她有直接出口手腕作为移植用的门路？

「你是拔是又想讲吮磨还不起的蠢话咧？我的意思是缩，我想要借用你在『制作』方面的那一手才能啦。」

「制作方面吗？」

「嘿对，要说得更明白点的话，应该算脑力劳动溜。」

又再次出我意料。

如果要靠年轻的优势，应该是做些体力活，或是逼去捕鲔鱼船，又或者是当司机载去拍摄现场等等之类的。

可是学姊要的是我的脑袋，我的想法。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还没来得及细想，学姊又开始继续说道：

「我正在制作游戏。」

……

……她说什么？

「就想缩缩不定你有经验？就碰碰运气……毕竟像玛蕗欧或索尔达传说之类的，还是有玩过吧？」

其实，我在回答上显得迟疑，并不是有没有玩过这件事。

过去我玩游戏玩得很凶，就是因为玩得太过火了，现在才想要保持点距离。

而且自从来大艺念书之后，我就刻意避免跟电玩游戏有交集。因为有太多其他想学的东西了，况且时间也还没久到可以消除我内心对游戏的阴影。

「我是知道……不过也没不是说那么有兴趣。」

所以在这时候，我打算干脆保持点距离。

「免在意免在意，只要知道就好溜。我做的算是同人游戏，做好用PC玩的游戏后烧到ROM，然后摆摊卖或是拿到店里卖。」

这我很清楚，以前我也买过，甚至是去帮忙过。

「我们这个社团叫『怪诞虫游戏』，规模还算是不错大啦。」

怪诞虫游戏……怎么有点耳熟的感觉。

「什么……！？」

一直在后面看着的桐生学长，整个人站了起来。

「怪诞虫游戏！？在这边造成无数次大排长龙的那个社团？」

「哦？有人知道的话，接下来就比较好讲了溜。迷错～」

听见桐生学长的话，我也找回清楚的记忆了。

怪诞虫游戏，一般称为怪诞虫的社团，主要擅长二次创作的动作游戏，专门做一些本来在ADV领域，不是那么有名的格斗游戏或是射击游戏，因而拥有不少狂热粉丝。

虽然在我进入游戏产业的时候，这社团就已经停止活动了，但包含来历不明的谜样工作人员在内，据说也有知名业者的设计人员匿名参加。

没想到眼前的罫子学姊，竟然也是其中一人。

「可、可是，这么厉害的社团，为什么要找我去？」

听见我的疑问，罫子学姊微微一笑。

「看到你在拍摄现场的指挥和借器材的智慧，认为你是个可用的人才，所以就跟朋友打听你这个人，然后抓住你的弱点进行挖角。」

堂而皇之地坦白说出胁迫的事实，却令人感到愉快。

「而且，我们社团没有固定的监制，就换血的意义来缩咧，也算正当啰。」

罫子学姊严肃地看着我。

「如何？愿意参一脚吗？」

她改用邀请的方式。

过去自己就一直是在当游戏监制了，不但清楚怎么做，也有相当程度的自信心。

如果现在要开始新的挑战，想尝试的事物还很多。

这不是什么坏事，绝对不是坏事。

但是……

「抱歉……我现在不太能帮这个忙。」

「为蛇磨啊？我们一定会付你薪水，而且只要不影响到上课，不就好了咪？」

学姊的表情显得有点僵。

如果这不是游戏制作的话，自己就会马上答应帮忙。

如果拍片现场或是剧团舞台搭设的话。

但唯独游戏，自己现在不能去碰。

因为那不是一下子就可抽身回来的东西。

「我有我自己的原因。对不起。如果是其他方面，不管什么我都会全力帮忙，唯独这个，我不太方便……」

社办里飘着紧张的沉默。

过一会儿后，罫子学姊表情和缓了下来。

「……这样啊，看来四有吮磨原因，总之，你回心转意的话再跟我缩吧，欠的人情就留到那时候还溜。」

学姊以令人惊讶的温柔语气说着。

「这是我的名片，上头联络方式可以找到我。」

放了张印有社团标志的名片，说完「好溜，再会……」就离开了。

暴风过后，我和桐生学长面面相觑，同时瘫坐在椅子上。

「怎么觉得好累啊……虽然外表跟声音都很可爱啦。」

「就是说啊……虽然外表跟声音都很可爱。」

不同于那可爱的外貌，本人是个充满力量的人。

不过曾经以为已经脱离的游戏世界。

现在却又接上了缘分，真是相当奇妙的感觉。

◇

我桥场恭也、鹿苑寺贯之，还有志野亚贵及小暮奈奈子，同为映像学科的同组制作成员，四个人在北山共享住宅，一起过着合租的生活。有厨房和饭厅的四房公寓，而且浴室和厕所是分开来的，租金却相当便宜，基本上我们都很满意在这里的生活。

然而一到盛夏，就很难说出这样的话了，因为我们必须力抗高温。

北山共享住宅并没有装设冷气。十年前的世界当然已经有冷气了，简单来说就是房东小气的关系。

而大阪南河内的夏天高温，却又是非比寻常地酷热。或许是因为盆地地形，造成热气滞留其中，学生们全苦不堪言。最后就是害得学生们，都只待在有冷气的地方。

例如堺市北边的咖啡店「US」。很多餐点都便宜又大碗，而且开到早上，很多大艺大的学生都知道这家店。

由于冷气够凉，我们最近也常常往那里跑。

「啊啊啊河濑川！那家伙到底是怎样啊！！」

某天深夜，天气已经够热了，贯之还在那边鬼吼鬼叫。

用汤匙铲着巨大的蛋包饭，一口口往嘴巴里送。

「我都已经同意删掉最后一幕的台词了，她现在连其他场景的台词都给我剪掉一大堆，到底是怎样啦！嗝！」

烦躁地一口气吞下蛋包饭，再一口气用力打出饱含战斗之气的嗝。

大家虽然傻眼，也只能苦笑看着贯之发火。

「好了好了，河濑川也不是因为讨厌你才这样的。」

「废话！如果是因为讨厌我的话，我早就正面跟她对决了！」

拍摄完毕后的课题，已经全都开始进入后期制作（拍摄后的作业流程）了。

今天因为试映的关系，河濑川把剪接后的成品放给大家看。

……结果因为毫不客气地剪掉不少台词，让贯之大为光火。

「不过，贯之也还是有看完吧？」

志野亚贵表情冷静地看着贯之。

「有啊，那当然。」

「那你觉得怎么样？有什么感想呢？」

贯之「啧」了一声，脸看向窗外并背对我们。

「……要是无聊的话，我才不会这么烦躁。」

他小声地这么喃喃说道。

看着他那副模样，其他三人都看着彼此笑了。

「喂，笑什么笑啊！我是因为自己写的剧本被删掉觉得很受伤好吗！」

看着向大家告状的贯之，奈奈子傻眼地说：

「所以恭也就是因为知道你这么受伤，才大半夜找大家一起吃饭啊？大家都来陪你，你得好好感谢才行。」

「奈奈子，你有很多片段也都被剪掉了，你都不觉得怎么样吗！」

「不会啊，只要能变成好作品就好了啊。」

「可……」

因为太不甘心，话都卡住了。

「可恶！可恶！哪天一定要让那个大小姐导演，来跟我低头拜托，求我照着这个剧本拍！」

不停喷着愤恨的话语，然后又开始再次用力铲起饭来。

「唉，贯之你啊，只要一遇到跟剧本有关的事情，就会非常认真。」

奈奈子夹杂着叹息说道。

「……因为我不想输给任何人啊。」

拿着汤匙的手瞬间停住，贯之低吟似地碎念着。

「放映会结束后，接着马上要换学园祭了，比想象中还快呢。」

一边看着店内挂的月历，一边稍稍改变了话题。

「恭也我问你，你有想说要在学园祭的时候做什么吗？」

奈奈子眼睛闪闪发亮地问着。

「噎？没有，因为我们社团没有特别要做什么，大概就是留下来顾美术展之类的吧。」

「是喔，没有煎好吃烧或是可丽饼之类的吗？试试看啊，好不好嘛？」

就算这样跟我撒娇也没用啊。

之前的大学生也曾经帮忙过摆摊的事情，可是为了摆摊还非得去保健所做健康检查，记得有很多麻烦的程序。

而且话说回来，学生应该不能以个人为单位提企划吧？这点也是得先确认才行。

「所以奈奈子，你是想做做看这类的吗？」

「我？没有啊，我没有要做。」

奈奈子挥着手，毫不犹豫地否认。

「噎？可是你刚不是说想试吗？」

「不是啦，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喜欢看朋友煎那些东西的样子。恭也你那么会做菜，一定很有模有样，可是看到不习惯做餐饮的人围着围裙，在那边跟可丽饼奋斗，不觉得很有趣吗？」

听她这么一说，好像也有道理。

「好像浑有趣捏，人家我也想做看看松饼咩。」

「志野亚贵很适合！一定会有很多喜欢你的客人上门。」

「那要善后可就麻烦了，绝对是的……」

不过光是想象就可以讨论得这么热烈，要是等到学园祭真的登场了，一定更加欢乐吧。

「贯之，你觉得学园祭怎么样？」

向正在跟大量蛋包饭奋斗的贯之问道。

「啊啊，我大概要打工吧，毕竟也没什么想看的。」

一副没什么兴趣的样子，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贯之，你的人生真是无趣耶，希望你能多点刺激和快乐。」

「你闭嘴，我只要写作就感觉人生充实了，我才不想跟奈奈子你一样，过着没有穿情色变装围裙就不够刺激的人生咧。」

「笨、笨蛋，你在说什么啊，我哪会做那种事啊！」

奈奈子胀红脸怒斥。但假如成真的话，应该也会跟志野亚贵一样，出现多如山般的棘手客人吧……

◇

我在暑假一开始，就去考了汽车驾照。

在大学生团体中，只要有人可以开车的话，行动范围就会一口气扩大许多。北山小组也是一样，像隔壁县的距离都可以随意来回。

不过当然，也是看加油钱对分的情况。

无论如何，在我的驾驶之下平安回到了北山共享住宅。

「要在客厅喝个茶吗？」

我问了问在回程车上也一直谈论电影的贯之。

「喔，好啊，就来喝个……」

贯之话讲到一半，行动电话突然响起。

「喂喂……我说妈，不是跟你说过不要打电话来吗？」

贯之的口气明显一变，听起来冷漠而无情。

我突然意识到，这好像是他第一次在我们面前接家里打来的电话。

「我重新打回去，先挂了。」

切掉行动电话后。

「抱歉，我出去一下，下次再聊。」

「啊，嗯……」

大概是不想让我们听到对话内容，贯之拿着行动电话走到外头。

「我也来睡好了，明天第一堂就有课，今天也差不多该休息了。」

奈奈子也挥挥手，走回房间。

客厅里只剩下我跟志野亚贵。

「呃……那个……」

倒也没有特别做什么，却存在着莫名紧张的气氛。

唯独冰箱的马达声，听起来异常地大声。

「恭也，现在有时间吗？」

没想到志野亚贵这么问道。

「嗯，是没什么事情要做……」

上课也没特别要准备什么，剪接工作也是由河濑川负责，我没必要去碰。

没有家务事要忙，很难得地完全空档状态。

「那这样的话，可以来我房间一下吗？」

「噎……！？」

这还是第一次。

过去也曾为了要拿寄来的东西去给她，或是去叫她吃饭而进到她房间。

但她从来没有主动叫我进去过。

正确来说，我这辈子到现在还没有被女生邀约过的经验……！

「嗯、嗯，那个，进去你房间要做什么？」

大概是因为事情来得突然，情绪顿时有点亢奋过头，就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在说什么啊！竟然问要做什么，也太直接了吧……！）

正当我在内心深深懊恼自己说的话时……

「我想给你看看我最新的绘图。」

「什么？」

「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才画好的，但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因为看不出来哪边画得不好，所以才……」

志野亚贵难为情地看着我。

「而且你说过喜欢我的画，才想说可不可以拜托你，所以不行咩？」

一听到最后的问句，我随即用力摇头并说：

「才、才不会！我非常想看，我很想看你画的画！」

连同羞愧的妄想成分在内，我卯足全力表现出否认与期待。

「太好了，那就麻烦你上来一趟啰。」

志野亚贵蹦蹦跳跳地爬上楼梯。

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我才不由自主地拍抚着胸膛。

「太好了，没有说出什么多余的话……」

◇

再次进到志野亚贵的房间，该怎么说呢，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

「房间像魔窟一样真抱歉捏，我东西太多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收才好咩。」

就像她说的一样。

「不，没关系，没关系，别在意。」

话是这样讲，但前后左右的书本和画具，都是以微妙的平衡如积木般堆叠起来，在这样的包夹之下，不管做什么都莫名地紧张。

这里真的有好多跟绘画有关的各种东西。

从风景摄影集到人物摄影集，建筑、时尚的书和素描本，以及各式各样插画师和画家的画册。

并没有特别着重某个领域，而是广泛地吸收，光是想到就是这种贪欲成就了秋岛志野，我就感慨万分。

「我说的就是这个。」

打开档案，一张鲜艳的插图顿时在整个画面展开。

「呜哇……」

冬天，一整片的银色世界。被点缀成雪白的田园风景，整整齐齐地遍布着。或许是将近融雪季节，构图深处横掠着湛蓝青空。少女包裹着围巾与大衣，只见那格子裙翻飞，朝着我淘气伸着舌头，并准备丢来一颗雪球。

「福冈的九州捏，偶尔也是会下雪的，我是一边回想着那情景一边画下来的哟……」

志野亚贵的声音听起来好遥远，因为我已经看着这一副画看到入神了。

秋岛志野的绘画魅力，简单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故事性」。

从一幅画可以延伸想象的相联性与世界观，就存在于充满压迫感的构图能力中。而且并非暴烈地强调，而是以温柔的讯息，自然地传递给正看着这幅画的人。

在十年后的世界，正确来说是八年后。我曾经去过她——秋岛志野的个展。

而当时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呆立在画前。那是因为我被囚禁在这强烈的故事当中，久久无法回到现实。

现在，那些画的原点就在我面前。

我心中涌了上来有如踏入异世界般的冲击。

「恭也……？」

志野亚贵有点不安地盯着我瞧。

「怎么了？你看得好认真的，是有什么在意的部分吗？」

「啊……抱歉，不小心就这样了。」

这时，我好不容易才回过神。

志野亚贵认为这副画有哪里怪怪的，可是我完全看不出来是哪里不对劲。

「嗯……」

站在萤幕前面，皱着脸陷入沉思。眼睛一下睁得老大，一下又闭上，有时还变换角度观察。

是构图吗？色彩浓淡吗？还是……

志野亚贵一直看着我这些表情。

「啊……」

然后好像注意到了什么，随即握起绘图笔。

「你想到了……吗？」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志野亚贵只是静静地动着笔。我一边后悔着插嘴说话，一边专注看向着画面。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她画画的样子。总之，就是不断动着绘图笔。就连我刚刚觉得不错的线条，也陆陆续续消失后存档，而且新生的线条无疑又比前面的成品更好。

（根本是神……）

日后会出现神绘师这样的形容词，现在我莫名相当认同。从无的状态到孕育出这样的作品，如果这不叫神，那什么才叫神呢？

「……好了。」

呼……地吐了口气后，将笔放到桌上。安静的房间里，只有绘图笔滚动的声响。

志野亚贵修正的部分，是女孩子的表情。女孩子吐舌头微笑的那张脸，变成闭起嘴巴、张大眼睛，开心欢笑着的模样。

「好厉害……」

刚刚还觉得完美的绘图，现在却已成了过去式。看她这样一修正，就看得出来先前插画中的表情对上姿势有些许的不自然。

「好厉害，这样很棒喔！换成这样的表情后，感觉整幅画都变得很有活力！」

「真的？那我就开心了捏～」

志野亚贵乐得拍手。

「因为看到恭也不停换着伤脑筋的表情，我就在想说该不会是表情出问题吧，看了画之后就发现就这部分特别突出。」

竟然是从这种地方发现那个需要修正的点啊……

「不过，跟我想画出来的东西还差得远捏。」

她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到房间门口附近的那座书山。

接着，一屁股坐了下来。

「恭也，你看这个。」

她递出一本画册。

我也照她所说，移动到她身边并打开画册。

这是一本以人物和风景的组合为主题的摄影集。

无论哪张照片，通通都是日常生活中一个不经意的画面。但是，我却感觉到从中透露出无限的故事。

「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你想要表达的意思了，很多东西从照片一直不断涌出来。」

志野亚贵听了也点点头。

「我希望有一天我的绘画也能做到像这样，不过现在完全沾不上边。」

她纳闷地歪着头。

「是我人生经验不够咩……」

「又踏进了另一个惊人的境界……」

听到一个不过十八岁的人这样说，实际上二十八岁的我无法回半句话。

但唯独有件事，我可以告诉她。

「有一天，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只要你继续画下去。」

「真的吗……」

「真的，一定会的。」

……所以拜托你不要放弃画画，拜托你千万不要这么做。

或许这是粉丝任性的期待，但只希望她还能带着希望继续画下去。

「不然，我就试着听你的话好呗——」

志野亚贵开心地笑了。

「啊——好久没看了，果然是本好书捏，想好好认真来看一下。」

她抱着摄影集，颇有感触地喃喃念着。

「嘿咻，嗯。」

「啊，志野亚贵，你这是？」

志野亚贵移动到我眼前，然后就这样把身体靠在我身上。

「嗯呵，恭也变成和式椅了捏～」

她用悠哉的口气说着，然后又这样开心地看起摄影集。

「不是，我说你……」

没有丝毫反抗余地，胸前和腹部感受到从志野亚贵背后传来的热气，空气中洗发精的柔软香气搔动着鼻子。

只要我想的话，伸出双手就能抱紧志野亚贵了。对方甚至毫无防备到这种地步。

「好期待学园祭捏～恭也，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去逛逛咩。」

「啊、啊啊！对喔，当然好……」

心不在焉地回答，而内心当然不是在想学园祭的事情。

现在首先要集中精神，免得双腿之间发生什么可怕的变化。

「唔、唔唔……」

这到底算是什么？酷刑？诱惑？我正被诱惑吗？

正因为是志野亚贵，她一定觉得就只是姊弟间闹着玩而已。她如此毫无防备实在让人很想死。

「志、志野……」

一边用沙哑的声音叫着她的名字，颤抖的双手一边小心翼翼地靠近她的身躯。

PHOTONIA

（轻、轻轻放在身体两侧看看，先从这样开始。）

一步步来挑战吧！就在我抱定决心的这个时候。

这股寂静突然被打破。

叩叩叩。

「啊！」

「噎！」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

「志野亚贵，你的信混进来我这里了，我拿来给……」

是奈奈子相当开朗的声音。

「咦？」

还没等到回应就用力推开门，只见钉在原地的奈奈子及紧密贴合的我们。

我就这样张大眼睛僵住，志野亚贵则是笑吟吟。

接着奈奈子——

「啊、啊哈哈哈……讨厌啦，这种事你们早点讲嘛。」

「听我说，不是啦，不是你看到的这样，奈奈子。」

丝毫不理会我的辩解，奈奈子双手抱胸，不住地直点头。

「原来如此，恭也，原来是这样啊，嗯嗯，也是可以理解～」

才看到奈奈子脸上露出坏心的贼笑。

「抱歉打扰了！！」

就见她一个纵身冲下楼梯了。

「不、不是这样的，奈奈子，你误会了啦，根本都还没开始啊！」

「啊，奈奈子，谢谢你帮我把信拿过来捏～」

「为什么志野亚贵你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啊！？」

◇

至于下学期要提交的功课，在历经可以说是有助益的冲突波折后，算是拍出了有趣的成品。就我个人来说，拥有值得尊敬的朋友们，在意的女孩子就在身旁，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充实的日常生活了。

把偶发的意外当作是活动一样来享受，像这样过着极为平和的学生生活——本该如此的。

第二章
我想做的事

下学期开课后约莫过一个礼拜，就举行了作品放映会。

这回因为制作时间较短，因此并没有把难度设定得太高。但是，这是在尝到制作电影的乐趣之后的第二部作品，听说现在能推出好作品的团队，在毕业的时候也会得到较高的评价，因此大部分学生在制作过程都相当用心。

就连放映会会场也聚集了许多学生，几乎无人缺席。

「好了，大家都到了吧？」

加纳老师环顾着教室。

「放映顺序、评审方式都跟上次一样。我想，你们应该有很多话想说，譬如制作时间太～短、突然要拍五分钟的片长太难了～但通通都先忍着，等到庆功宴再来说，好吗？」

会场扬起了笑声。

「这次也一样会排名，将提出最好的前三部作品名进行评审，努力拍片的团队，就敬请期待吧。」

在无法平息的嘈杂声中，我们这组的气氛显得相当良好。

「噢，感觉这次应该可以拿个第一名吧！」

火川好像是因为上次没有得到太好的名次，这次似乎相当期待。

「毕竟是由上次第一名跟第三名的成员所组成，不积极一点抢下怎么行呢？」

贯之也已经重拾好心情，期待着放映时间的到来。

「真期待大家的评价捏——」

「啊——兴奋！真是的，有什么办法纾解这种尴尬的感觉～」

志野亚贵和奈奈子也都各自有所期待。

已不复见上学期作品放映时候的紧张感，大家显得一派轻松。

「河濑川你觉得……」

我望向坐在身旁的河濑川。如果是平常的她，一定会觉得拿下第一名是正常的，甚至不如说会有多盛气凌人……

但是。

「……」

那个河濑川却是一脸紧绷地默默看着萤幕。

「河濑川，怎么了？」

「咦？啊，没什么啊。」

河濑川的回答明显相当含糊。

「你有什么担心的事情吗？是作品当中还有什么没处理到？」

「才没有呢，虽然多少有些觉得可惜的地方，但那不是我可以处理的。」

真难得，河濑川很少会有这种模棱两可的评语。

「……是这次放映的其他作品当中，我有稍微比较在意的作品。」

「在意的？」

「对，总之不是你需要担心的事情。」

正当我想问是哪部作品的时候。

「啊……」

刚好蜂鸣器响起，灯光暗了下来。

◇

新•北山团队的作品是倒数第二部放映。

奈奈子所饰演的少女主角，从小就在海边出生、长大，始终认为自己会永远待在那里。

但是，当她遇见了来自都会的少女，她的世界也逐渐一点一滴地开展，最后为了追求新世界而离开城镇去到外头……就是这样的故事。

贯之的台词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志野亚贵的运镜构图也确实地传达了情境。

不过最值得一提的，就属河濑川的执导和剪接。

虽然我们上学期的作品也是这样，但她的工作毫无任何疏漏。

没有多余的场景，画面的剪接方式也是一绝。

就算故意要鸡蛋里挑骨头，像这样的方式也应该没有任何可挑剔之处。

「成果出来很好……对吧。」

我想这样的评语就是最适当的了。

然后，终于播完了。虽然已经几乎是接近最后一部的顺位，但会场中仍响起明确的掌声。

「噢，好像获得不错的评价！」

「这样应该可以拿下第一名吧？」

一下子就乐不可支的火川，还有急性子的贯之。

「奈奈子，你让我们拍到很棒的表情捏。」

「哎呀，虽然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不过我好高兴呢。」

盈盈笑着的志野亚贵，还有一脸难为情的奈奈子。

嗯，这个嘛……我是觉得应该是十拿九稳了。

「……」

但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梗在那里。

完成度的确很高。

是会受到赞美的成品，也是会获得不错评论的成品。

但是，这种感觉跟我们完成的东西有点不同。

「河濑川，你觉得……」

往旁边一看，我顿时屏住了呼吸。

「……可恶。」

河濑川一脸严厉的表情。虽然也没有到多夸张的欢呼，但她这副表情，实在不像是作品受到观众拍手的导演会有的表情。

「河濑川，到底……」

听到我的话，河濑川只说了句：

「是演出来的……」

说完还摇摇头。

「咦？你指的是什么？」

就在她要回答我问题之前。

「接着就是最后一部作品了。」

助理姊姊说完后，灯光再次暗了下来。

◇

对了，刚刚河濑川说「有在意的作品」。

那部作品到底是哪一部呢？至少到目前为止的作品当中，我觉得似乎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

（如果真的有的话，那就只剩下这部作品了吧。）

最后一部影片开始放映了，把全副精神都集中在萤幕上。

「……这是什么啊……」

不知道第一个发出声音的是谁。

虽然很细微，却听得一清二楚。

我无法判断是来自奈奈子还是河濑川。

可是，到底是谁的声音这种事已经微不足道了。

因为不管是谁，那股震惊都是相同的。

那是一部相当安静的作品。

奇妙的是，故事背景也跟我们这组一样是大海。

然而，不同于我们以热闹海水浴场为舞台，这部作品出现的海，并不是邻近地区会有的。

故事内容很简单。身为主角的少年因为家里的关系，与少女一同搭车来了场逃跑之旅，最后决定好好解决，面对事情不再逃避……就是这样的故事。

运镜运得不错，整个拍摄安排也的确很好，剧本方面偶有勉强的地方，不过都算是在容许范围内。

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总地来说，我们这组明显较为出色，一些细部的粗糙果然还是令人相当在意。

而决定性的差异，就在于演员的演技。

那一吸一吐之间。

回头看，瞬间的留白之后讲出台词。

一举手一投足的身段，仿佛本人就在那里。

并非单纯只是要表现得逼真。强调这里就是重点的部分，演员也露出强烈的表情，让看的人几乎要倒抽一口气。收放之间的落差感，完全牵动着观众。像是途中饰演少女的演员突然大声尖叫的瞬间等等，观众席甚至还传出惊呼声。

「这……」

恐怕这就是河濑川刚刚所说的『在意的作品』吧。

刚发下来的资料上，也明确记载着演员的名字。

就河濑川的反应来看，大概是曾经在哪里看过那个名字也说不定。

我们这组的作品确实比较完整，拍得很好。

可是那是就学校的课题来说。如果要继续发展后面的故事，是有其极限的。

而现在眼前所放映的影片，虽然有比较粗糙的地方，却毫无疑问是——

『作品』。

无论是贯之、火川、志野亚贵或是河濑川。

大家都死死地盯着萤幕。

「奈奈子……」

明显有表现如此突出的演员，对于被比较的一方来说实在太难受。

「……」

奈奈子沉默地一直看着画面。

嘴巴微张，看起来好像喃喃碎念着什么。

那究竟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并不是演技实力的差距、动作的差距这种细微的事情。

「这部超赞的耶，应该是最有趣的一部吧？」

「相比之下，刚刚那部演员的演技明显很烂。好像就只是用力发出声音，做出那个样子的感觉而已～」

「音调高低起伏太刻意了。不过，看了这个演技之后，就觉得完全是幼稚园成果发表会的程度了。」

后头一清二楚地传来毫不客气的评论，身体不禁抖了一下。

但不甘心的是，我们这组没有人可以否定那些话。明显就是在这个部分，区分出了两部作品的差异。

「刚刚那部影片，算是被演员拖累了吧。」

接着又听到更加直接的评语。

奈奈子应该也听到了吧。

不，这已经不是听不听得见的问题了。

因为明白那差距几乎到痛苦地步的，恐怕就是奈奈子本人了。

◇

作品全数放映结束。

在老师们的评审后，新•北山团队的作品拿下「第一名」。

但不晓得是不是心理作用，总觉得名次发表时候的掌声稀稀落落。

任谁来看都会觉得，第二名的作品在播放时的冲击感较为强烈。

「噎……第一名跟第二名应该反了吧？」

「就算其他部分都不管好了，这个光是演员的分数就十比一了吧。」

率直的意见从学生之间冒出。

倒也没比较特别的反对意见，大家都说着类似的评语。

「那好像找舞台艺术学科的人来演的。」

「原来啊，那理所当然会这么厉害啰。」

后头还有传来这样的情报。

算了，就算现在知道这些也不能怎么样。

「那么，今天的放映会就到这边结束。」

讲评结束后，趁着加纳老师也致词完毕，学生们开始陆续起身离席。

会场内顿时被混乱的气氛所包围。

就好像庙会结束后散场的光景一样。

「老师！」

奈奈子弹跳似地站了起来，去挡在准备离开的老师面前。

「怎么了？小暮，表情这么可怕。」

「我有事情……想问老师。」

奈奈子豁出去般地用力吸了一口气。

「这次放映作品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名次是不是相反了？」

「这又是怎么说呢？」

老师看着奈奈子，毫不介意地平静问着。

「因为……大家看了都觉得演员的演技很好啊……」

「小暮，影像作品并不是只由一个部分组成的，是所有的要件……」

老师准备继续说明……

「那些在刚刚全都被推翻了不是吗！！」

但话语却淹没在奈奈子吼叫般的声音当中。

周遭的嘈杂全在这瞬间安静下来。

「……对不起。」

奈奈子用几乎要消失的声音道了歉。

老师轻轻叹了一口气后说道：

「就算我可以看得出影片中的演技，却无法针对演技提出专业的评论。所以，对于这次的这两部作品，我打从一开始就不会去评断，哪边的演员演技好或演技差。而理由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映像学科。」

老师往奈奈子走近一步，接着又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问我为什么那部作品让大家印象深刻？不是技术或演技怎么样，而是最简单的原因。」

被老师紧紧地注视着，奈奈子瞬间有些胆怯。但是，老师又继续往奈奈子逼近一步，不让她逃避。

「因为很认真。」

我听到身后河濑川发出了叹息，像是很难受，用力挤出来似地。

「就只是这样。」

老师转过身，接着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场。

周围的学生也好像跟着被按下开关，又开始吱吱喳喳地说起话来，接着终于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会场。

但是，奈奈子和我们这组新•北山团队的每一个人，却僵在原地一步也动不了，就这么杵了好一会儿。

◇

下学期的课程正式开始之际，大艺大校园内也顿时开始热闹了起来。

这天，学园祭实行委员所有人全都来到中央广场。

「接下来大家要开始一起打扫校园了！每一个角落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不要有任何地方漏掉！」

委员长拿着大声公呼吁，学生们也在听了之后，爽朗地齐声应答：「是！」

眼角余光看着他们开始动起来，我和志野亚贵则缓缓地走在广场之中。

「学园祭差不多要开始准备了捏。」

「是啊，像这样一起打扫完之后，似乎就会开始架设看板或装饰了喔。」

「好期待捏，不晓得会变怎么呢？」

这时，志野亚贵呼地喘了口气。

「还有啊，奈奈子比较有精神了咩？」

面对志野亚贵的询问，我又再次回答「是啊」。

「总之算比较好了吧。已经从放映会的打击中站起来了吧……应该啦。」

志野亚贵露出了放心似的笑容。

「太好了，因为她什么都没说就回去了，害我好担心捏。」

「嗯……我也是。」

幸好隔天刚好有打工。

虽然感觉得到她有点难以开口，不过大概是心里一直有话没说出来，奈奈子先主动跟我搭了话。

「我也是……很认真的啊。」

奈奈子站在收银机前叹了口气并苦笑道。

「可是，在老师的眼里看来，果然不是那样吧。这就是实力差距，我想大家也都明白这点。」

没想到奈奈子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演技。

干脆地就接受了自己没能做到的部分。

「不想当演员了吗？」

「是有这个念头没错，但是我不太明白老师说的那句『认真』，所以想再继续试试看。」

既然她都这样决定了，我也没有理由拒绝。

「这样啊，如果奈奈子这么想的话，我会替你加油的。」

「谢谢。」

说完后，她不好意思地笑了。

以前奈奈子的笑容似乎又回来了。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哦，那我想，应该来庆功轻松一下就会好了吧！」

「庆功？」

「就是这次作品的庆功宴啊，给奈奈子的。」

「这点子不错耶，一定要来办一下，我也去跟贯之他们说说看。」

「好期待呢～」

我们是彼此互相了解的团队，所以能像这样互相填补伤口。

我如此深信不疑。

◇

「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多亏有各位工作人员的帮忙，才能够顺利完成作品！」

就在几天后，我按照志野亚贵的提议，为这次的作品举办了一场庆功宴。

在常来的卡拉OK包厢桌上，从超市买来的小菜和我们点的饮料堆得跟山一样。

「原来这间店可以自己带东西进来吃咩～」

「没有，不行啦，是恭也去跟店家谈的。」

「真假，真是恐怖的家伙……」

……还好吧，就是因为常来所以才一直拜托，可不是用什么或让人害怕的方式喔。

「好了，接下来就马上开始我们新•北山团队的庆功宴！干杯！」

「干——杯！」

本来还担心用喝果汁的杯子来干杯会很没感觉，不过随着时间过去，这个担心也跟着烟消云散。

「而且没想到是第一名耶！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参加的小组会有这样的成绩！」

火川好像真的感慨很深似地点着头说。

「有这么夸张吗？」

「噢！在我之前那组啊，想拍动作片的家伙跟想拍偶像剧的家伙吵了起来，就分成前后两半再组合起来！」

不过，还真难想象，可不能这样搞的……

「不，能拿第一名，还是因为我会写剧本！」

「你还真敢讲，明明你那些台词就被删掉一大堆～」

「啰嗦！」

就算被奈奈子吐槽，贯之还是满脸笑容地回应。要是平常的话，一定会顶嘴回去的。

（贯之，对不起啊，但也谢谢你。）

在这个庆功宴之前，除了奈奈子之外，我有稍微去跟其他成员拜托了一下。

基本上，不要去说些会让奈奈子沮丧的挖苦。

虽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目前她也可以说笑了，但我认为现在最好还是先避免。

在这当中，唯独河濑川一个人一脸无趣的表情。

算了，毕竟不是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也只能这样了。

「对了，河濑川，今天跟奈奈子讲话的时候……」

「我知道的，我不会提到她的事情的。」

一边说着，河濑川一边咕嘟地喝下手中的可乐。

「不过，她真的没事吗？怎么看都觉得是在强颜欢笑。」

「嗯，但既然她想表现出振作的样子，那我们也得尽量去配合才行。」

「这样事情根本就没有解决嘛。算了，反正我是无所谓啦。」

嘴巴里不停咀嚼着冰块，河濑川还是一脸不满似地说着。

「只要现在能让她开心一点……」

至少要让她从强颜欢笑到真的打起精神来。

庆功宴持续热闹进行，毕竟是在卡拉OK办，接着就唱起歌来了。

「好，那奈奈子要不要唱首歌啊？」

火川把麦克风递向奈奈子。

「噎？不、不用啦，我不太会。」

「不行！我告诉你，大声给他唱出来超爽的！」

「哪有人来卡拉OK不唱歌的，这样很不像你耶。」

贯之也跟着火川起哄。

「干么这样……恭也，怎么办？」

「你问我我也……」

在北山团队里，奈奈子至今就只有在我面前唱过歌而已。

不用说，当然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是音痴，尽量不想在大家面前出糗。

虽然以前说过练习到可以唱给别人听时，要跟大家一起去唱歌，但……

（老实讲，我有预感她不会唱得好的。）

「不过，唱唱看也没关系啊？反正也说过之后要跟大家一起唱歌的，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

虽然奈奈子表情隐约带着困窘，但是……

「嗯、嗯……那好吧。不过我真的是个音痴，大家别太在意喔！」

奈奈子接过麦克风，熟稔地点了常唱的歌曲。

「呼……」

接着，奈奈子的歌唱一如往常地结束了。

「啊——真的对不起！我就是个音痴，抱歉！」

奈奈子用力一个低头道歉，并朝着大家傻笑了一下。

「奈奈子的声音很响亮捏。」

志野亚贵佩服地说着。

「你应该是那个吧，就是唱过民谣还什么的歌手吧？」

贯之也饶富兴致地说着。

「这音量超强的，奈奈子！连我都赢不过你耶！」

就连火川也表现出坦率的感动。他只是以大小声来决定好坏吧。

「啊哈哈哈，还好啦，大概就是那样……」

奈奈子还是一样不好意思，不过表情已经比刚才柔和许多了。看来叫她唱歌是正确的选择。

「好了，接下来换谁……」

正当奈奈子伸长手，准备把麦克风交出去的时候。

「咦？」

那支麦克风。

被意想不到的人物抢了过去。

「河、河濑川，你要唱歌？」

手上拿着麦克风的人，正是河濑川。

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河濑川就这样默默地把麦克风靠近嘴边。

然后，站在奈奈子正前面。

「原来如此，我就觉得奇怪。」

她以严厉的口吻开了口。

「……有什么好奇怪的？」

奈奈子回道。声音听来有些颤抖。

河濑川停了一下后，以刚才更锋利的口吻说：

「你认真的地方，不在当演员，而是用在这里吧。」

奈奈子瞪大了眼睛。

所有人全都错愕地看着两人。

「你为什么……这么说？」

奈奈子用力挤出来的声音，听得出愤怒和恐惧。

而她所面对的河濑川，则清清楚楚地继续说道：

「我不管怎么想都觉得奇怪，你在一些小的表演上面的确是不错，但我完全看不到，你有任何要把那样的演技深入发展的打算，怎么演都只是表面的东西而已。原来如此，难怪怎么样都还是有在演戏的感觉。」

放映会当天，河濑川说过『演出来的』这句话。

原来那是在说奈奈子啊？

「……」

奈奈子转过头。原本瞪大的眼睛，微微有些低垂黯然。

「那就是因为你并不是认真在当演员，只有嘴巴上说认真，绝对是会露出马脚的。」

河濑川打从鼻子哼了一声。

「能稳稳发出这么大的声量，应该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在唱了吧？既然已经有这么珍贵的才能，为什么还要当演员呢？」

「吵……死了……」

「因为你害怕认真面对吧？怕要是真的拼命去做了，认真拼命的结果却不行的话，感觉就会像是自己被否定一样。就是因为你害怕知道结果，所以就硬拿出二军的蒙混演技，在外行人面前喜孜孜地表现。」

奈奈子闭上眼睛，低下了头。但是，河濑川却依然不打算住口。

「但是在真正厉害的人面前，这样的演技就变得漏洞百出了。就算内心只能接受自己输得一塌糊涂，但要是承认了就毫无退路。现在才拿出歌唱实力，却无法说出自己真正努力的事物在这里。所以，你只好嘴巴上说要继续当演员，缠着要桥场想办法帮帮你吧？」

「吵死了！给我闭嘴！」

一直忍耐着的奈奈子，终于让声音爆发出来了。

「你懂什么！从小生长在唱歌的环境，也喜欢唱歌，却偏偏是个音痴……要是我真的有办法的话，早就想办法解决了啊！」

「你又没有去解决。」

「什么……」

被一口反驳回来，奈奈子再显狼狈。

「不然你为什么要来映像学科？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音乐学科吧？就算在老家矫正不过来，只要好好地去上课，或许就能矫正过来不是吗？但你却在这么重要的地方选择逃避？」

「那是……因为……」

「奈、奈奈子有在练习！她已经找我去练习好几次了。」

我也毫不犹豫地插嘴帮腔。

「有上正式的音乐课吗？还是说你也懂这方面的知识？」

「不、不是……那个的话就……」

「既然这样就不能说是练习，只是一直重复着没有用的蒙混而已。」

毫不留情地直捣核心。

「不要逃避，好好面对吧。既然有可以认真努力的事情，不把那件事当武器拿来好好奋战是要做什么？只是稍微被称赞了一下，就卖弄地表演，这种演技不会打动任何人的心的！！」

「……！！」

奈奈子欺近河濑川，举起了右手。

「奈奈子！」

我准备冲进两人中间阻止。

「你打吧，毕竟我说了这种话，被打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河濑川毫不闪躲地看着奈奈子。

但是。

奈奈子的手就这样停在半空中。

「唔……呜……」

最终仍是无力地垂下了手，头也跟着低了下来，发出有如挣扎呻吟般的声音。

就算她拼命压抑着不哭，终究还是到了极限，然后。

「……先走了。」

奈奈子打开门，直接走了出去。

「奈奈子！」

「不要跟过来！」

奈奈子阻止想要追上前的我。

我停下脚步，看着奈奈子的身影消失在走廊深处。

门半敞开的包厢，被无言沉默支配着。

「我没能遵守约定。」

河濑川开口淡淡说道。

「我也先回去了。如果她要求的话，我可以离开小组，抱歉造成大家的困扰。」

河濑川从钱包拿出了一些钱，规矩地放到了桌上。

接着，什么也没说地离开了包厢。

「……」

就此再也没人开口说任何一句话。

◇

在大艺大除了有三间食堂之外，还有好几间咖啡厅。

名为「铁锹」的这间咖啡厅，有好吃的咖哩饭被誉为「熟成三天的家乡味」，而且价格也很便宜，因此受封为喂饱艺大生肚子的招牌餐点。

「就是这种咖哩饭啦，好吃对吧？」

罫子学姊笑咪咪地询问感想。

「嗯……的确是。」

在我面前，是呈现铁锹造型的白饭，还有周围满满铺着咖哩酱的咖哩饭。尽管肚子饿了，也吃了不少，但可惜就是食不知味。

「看来是不觉得好吃的样子呢。」

一下子就被识破了。

「抱歉，要是平常我一定会吃得很开心。」

「有烦恼的事情也是没办法的溜，下次没事的时候再来吃嘿。」

「谢谢学姊。」

这天罫子学姊找我出来，继续游说我接受上次她提的邀请。

「……事情就是这样啦，虽然缩齁，已经有点没那么巅峰时期了，但我们在同人游戏方面还是很活跃的溜。」

偶尔会感觉混乱，不过现在才二〇〇六年。就如同罫子学姊说的，很多明星都是在从这个时期的同人游戏中诞生的。

在二〇〇〇年代早期，有许多同人作品像〈月之姬〉和〈暮蝉振翅时〉，陆续走向商业化成热门大作，同人游戏一时之间备受瞩目，成为御宅业界的主流。

「前阵子好像还出了祭囃子篇吧？」

记得应该是今年夏天的事情吧……我一边回想着一边问道。

「对啊，夏季同人展时的排队人潮好像很恐怖。毕竟还没得玩，大家都很好奇皆杀之后会怎样。」

太好了，看来我没说错。

「不过，虽然我们没有那种怪物强作畅销，但也卖了大概五千片左右，还赚了不小一笔溜。」

我二〇一六年所待的商业游戏公司，到底卖了多少片游戏……本来是想要回想的，但顿时悲从中来便作罢。不过十年前，本来就是实体游戏片卖得正好的时候，拿来比较也没有意义。

「那么回到正题，关于上次说要找我帮忙的事情，我还是……」

总之，还是跟之前的回答一样，告诉她目前没有办法，但这样一来，同时就落得免费吃了人家一顿饭的尴尬窘境。我也为了这点向学姊道歉。

「不用在意啦，学弟妹本来就是要跟学长姊蹭饭吃的溜。」

听到一个不管怎么看都像学妹的人这么说，那感觉还真是奇怪。

「对了，我今天顺便带了个伴手礼给你。」

「伴手礼？」

「就是我们出的游戏啦，我好像还没给过你对吧？」

罫子学姊说着，并将好几个DVD盒拿出来放到桌上。

总之就是用光碟盒装起来，比较花钱的同人游戏常会用这样的包装方式。

「啊，好厉害，是有正式压片的耶。」

「那当兰溜，我们对这方面的品质控管可是很严格的。」

这个时期的同人游戏，几乎都是以CD-ROM为主。

因为是CD-ROM已经相当普及的时代，所以光碟几乎都是以烧录的方式发出，不过部分制作比较大量的同人社团，就会交由光碟压制业者制作。

「主题曲也是特别找人唱的，声音也都是在录音室收录的。」

「好讲究喔。」

「那当蓝，因为我们是很认真在做的。要是做个不上不下的东西出来，后悔的是自己而已。」

「认真……说得也是。」

「嘿啊，是很认真的。创作就是因为认真才有趣的啊。」

罫子学姊说这话的同时，挺起了单薄的胸膛。

「不管是同人或商业都一样，认真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因此做出认真的东西，就会抓住寻求认真的客人，他们就会认真感受作品。就是因为种膜有意思，才无法放弃创作的啦。」

过去的自己，也曾因为制作游戏留下许多遗憾。

妥协，放弃，寻找替代方案。反复经历这些过程，品质最终也明显变得粗糙。

如果只有嘴巴说认真的话，玩家们的反应可是非常真实的。没有认真制作的东西，再怎么样宣传、包装，都还是会马上露出马脚。

连同奈奈子的事情在内，近来全是要思考「认真」意思的机会。

「那就下次再聊吧，要是改变想法了再跟我说，可以再请你吃个咖哩饭。」

罫子学姊从位置上站了起来，一如往常地说着「好了，掰啦……」便离开了。

◇

一回到北山共享住宅，就看到贯之和志野亚贵站在家门前。

「啊，怎么了？」

听到我这么一问，两人同时摇了摇头。

「还是不出房间，不管我们再怎么叫……」

志野亚贵悲伤地说着。

「看来也只能暂时不去打扰她了，现在就是完全没办法接近……」

贯之也皱起了眉头，并且叹了口气。

「这样啊，那我也不要采取什么行动比较好吧。」

自从那天以来，奈奈子就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打工跟上课当然还是会现身，不过也不怎么跟大家说话，马上就又躲回房间里了。

「傻眼，真是拜河濑川那个大小姐的多嘴所赐。」

贯之用力地搔着头，一脸不爽的表情。

「要是她没有说那么尖锐的话，只要再一小段时间就能慢慢恢复的说。」

「是啊……或许吧。」

河濑川实在把话说得直白过头了。就算那样是违反了她个人的美学好了，还是希望她能再多点体贴。

「可是……我也……」

志野亚贵插嘴进来。

「我也希望奈奈子可以好好唱歌耶。」

「志野亚贵你在说什么……？」

「因为奈奈子是真的很认真在唱歌嘛，所以河濑川的话才会这么深深刺中她呀。」

大概也同意志野亚贵的话，贯之点了点头。

「我也有同感，虽然说河濑川的方式太偏激，但老实讲我也在想，奈奈子似乎比较认真看待唱歌这件事。」

「就连贯之也这样想啊……」

「对啊，哪天会发现自己的期待吧？与其到时才后悔为时已晚，不如早点察觉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比较好吧。」

贯之戴上了机车安全帽，然后催了催油门。

「抱定决心放手一搏，如果真的得走到放弃的地步，那就赶快转换下一个跑道比较好，就是这样吧。」

轻轻地说了声再见，贯之就骑车打工去了。

排气声和烟尘扬起瞬间的余韵，接着又消散而去。

夹杂在当中，一道微弱却清晰的声音响起。

「说得也是捏，嗯。」

志野亚贵又再次用严肃的表情点了点头。

◇

「那两个人果然都是很认真的创作者哪……」

躺在房间里，我回想着刚刚的对话。

当时，我一直到最后都还是对奈奈子狠不下心来。

想办法继续下去，只要能想办法继续做就好了，内心就是隐约有这种想法。可是，如果要以创作者的身份走下去，这样做绝对是不成

的。不管是贯之或志野亚贵，都明白这样的道理，还有河濑川也是，所以才会想要激出奈奈子「真正的心意」。

「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这里是艺大嘛。」

认真努力着的这些人，是真的很拼命想要做些什么，因为这里就是有能力差异的环境。而且不知道幸还是不幸，我们所在的北山共享住宅当中，更是个性与认真的心情，产生强烈碰撞的地方。

一开学，我就马上因为这些人的认真感受到冲击。在游戏公司工作，二十八岁却一事无成的我，过着一成不变日复一日的生活。

但是，因为觉悟到自己什么都不会，只好透过跟许多人交谈，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和意义。不对，是获得了找到的契机。

只有微弱的勇气也没关系。只要能踏出那一步，就应该能看到认真努力的意义。

可是奈奈子却没有那样的勇气，所以她才隐藏起真心，躲入了自己的世界里。

「要怎么做，才能让奈奈子拿出真正的干劲呢？」

目前在她的歌唱方面，未完成的部分就在眼前。

在众人面前唱歌，不过就是被笑是音痴而已。不管是音量也好、音域也好，人家称赞这些，充其量就是针对唱歌的基本。

可是，她却相当抗拒去上专业课程。

「只要能稍微有点信心，就能改变吧。」

无论是唱歌或其他任何事情，只要是自己产出的东西受到赞美，就能有继续努力下去的心情。

或许奈奈子需要的，正是这部分也说不定。

「话虽如此，我给她的赞美好像都起不了作用。」

今天我试着打开罫子学姊给我的ROM。

「啊，这居然是找CONOCO来唱……太厉害了吧。」

CONOCO是唱了很多主题曲的专业歌手。我记得从这个时代开始，就一直拥有超高的人气。

「本来我们公司的游戏也想拜托她来唱，只是预算都下不来。」

没办法，只好透过原画师朋友的人脉，找来同人的歌手，不过这也遇到了难题。

「没想到上传到NICONICO的歌，竟然全都是调音过的……」

无论如何还是先录录看，但音阶零零落落，音域又狭窄，而且音量也很小声，我记得当时实在有够折腾的。

到头来，那个录好的音档还是由我带回家，用软体调整成可以听的东西。

「因为那次的经验，让我学会怎么调音准等等跟音乐相关的事情，就这方面来说，还得感谢那位歌手才……」

忽然间，两件事情在我脑中啪地合而为一。

「啊……」

我一个用力起身，冷静地整理着思绪。

奈奈子确实是个音痴，但拥有惊人的音量跟音域。

而我则有后制的经验，有自信能处理好音乐的相关调整。

「这、这个……该不会……」

我寻找着包包里的东西。

然后找到了IC录音机，里头有为了帮奈奈子练习而替她录下来的音档。

而我手边有PC。

就算是在这个时代，调音软体在技术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这下可真的要感谢了喔。」

◇

「奈奈子！」

咚咚咚，我用力地敲着门。

「我有急事找你，快开门，奈奈子！」

在我不晓得敲了几次之后，门终于打开一点隙缝。

「……我现在不想跟任何人讲话，对不起。」

奈奈子说完就想把门关上。

「不行！给我、给我一点点时间就好，拜托……！」

「不要！你也是知道的吧？我现在根本什么都没有了，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我没办法，也不想讲话跟任何人讲话！」

虽然苦苦哀求，但缝隙间传来的声音，却令人感觉到强烈的放弃感。

「我知道，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想跟你说，我要告诉你，你拥有什么东西。」

「你根本就不懂！恭也你什么都会，不但是自己身边的事情，就连其他人你都能顾虑，然后事先做好准备……像我这种什么都不会的家伙，你怎么可能懂……！」

「或许我会做很多事情，或许那的确是我的能力没错，但是……」

我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志野亚贵对我说的话。

如果拥有什么的话，抓住就好了。可是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只能去寻找。

现在奈奈子就是在寻找那样的东西吧。可是就是因为什么都找不到，只好把自己像这样关了起来。

「但是我找到了。」

「找、找到什么啊？」

「就是奈奈子你在寻找的东西啊，所以我一定要让你知道……」

我打开从房间拿来的笔电，放到地板上。

把喇叭朝向微微打开的门。

「我不会放弃的。」

点击名为「调整.mp3」的档案，启动媒体播放器。

「奈奈子，你喜欢……自己唱的歌吗？」

「……偏偏要谈这件事是吗？」

奈奈子的语气带有明显的厌恶。

「抱歉，我也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受，但是……」

这时我做了个深呼吸，反刍着刚刚才感受到的冲击。

「我刚刚听了这个，所以也想让你听听看，希望你能喜欢自己的歌声，然后……」

我静静地按下播放键。

「继续唱歌——」

用IC录音机录制的声音，音质并不好。

老实说，用一般方式放出来，就只会听到很多噪音的杂音。

但是，这个「单纯录下卡拉OK」的音档，经过我刚才调整之后——

「……这是怎么回事？」

奈奈子的声音顿时大为不同，就连刚才进行调整的我，都忍不住端正姿势，听着这几乎成令人着迷的音档。

就连我在检查她唱歌的习惯，并加以修正的过程当中，自己也好几次为之震撼。

被她音痴的部分所遮盖掉的，是有如宝石般的歌声。

只要听到这个音档，奈奈子一定可以找回自信。

我如此深信，所以才会拿着这个好不容易调整好的音档，来房间找她。

「这个是……我的声音吗？」

奈奈子以沙哑的声音问道。

「是啊，这才是……奈奈子真正的歌声喔。」

免费调整音准的软体，只能做到最低限度的修正。如果还要更修得更完整，那就需要专业的仪器。

一般来说，除了音准之外，还有声压、声音的延展性等参数应该要调整，并不是说只要修正音准，就可以让歌声变得好听。

但是，奈奈子那标准外的歌声，却不适用这个常识。她大概就类似球速神快，但不太会控球的投手，只要好好调整控制的方式，就会有飞跃性的转变。

舒服的声音浑然天成，愉快嘹亮地绽放着光芒。明明音阶乱跑的时候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却整个让心激昂沸腾。

虽然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但我知道奈奈子就这样默默地听到出神了。

「我调整过奈奈子唱的歌了，就只有调了下音阶而已。」

虽然说是调整过，但基本上这还是奈奈子自己唱的。要是没有好的素材，再怎么调整也无济于事，这我可是有切身体验的。

所以才希望奈奈子听到这音档，进而明白这个道理。

「不用怀疑，这真的是奈奈子唱的歌喔。」

我希望她明白自己是有实力的，她身上隐藏着可以认真去努力的才能。

我也希望她明白，只要她愿意，她就能自由自在地操控那隐藏的才能。

一直听到最后歌曲结束，音档「噗滋」一声地切断了。

「抱歉硬要你听，可是我真的很想让你听听看……」

就在我试图解释些什么的时候，终于注意到她的转变。

「奈奈子……？」

奈奈子的房间门，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打开。

一脸恍神地看着笔电。

在笔电前，双手无力地垂着。

「唔……呜、呜呜……唔……」

她不断呜咽着，泪湿了脸颊。

「对、对不起，还是不想提这件事吗……？」

我翻找着手帕，想要替她擦去泪水。

奈奈子走上前，突然一把用力地握住了我的手。

「谢谢你，恭也。」

「噎……？」

泪水扑簌簌地直掉，奈奈子口中不停念着「谢谢、谢谢」。

「我从小唱歌到现在，其实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自己的歌声。不管唱得多小心，音准还是一直飘走，唱得比自己想象中得还难听。所以才希望，至少可以发挥在会用到声音的演技上。」

抽出旁边的面纸，有些粗暴地擦了擦眼睛和鼻子。

从小的时候开始，都不知道唱了多少年了。

却还是无法唱到自己想要的状态，可以想象那曾经多令人不甘心。

不，我想她现在也还是同样感到不甘心。

「不过，看来那样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河濑川说的、老师说的，我现在也能够理解了，态度逃避畏缩的人，无论如何都赢不了认真努

力的人，而且也无法感动人心，这就是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

奈奈子瞪大的眼睛眨呀眨地，直勾勾地看着我。

那样坦率的目光，仿佛新生儿的眼神一般。

「我真的好想把歌唱好，我想要好好地学习、练习，让大家能认真地听我唱歌。我想要像仓野绫、辛田来未或木村Kalela一样，唱经典的歌曲，感动很多人。」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相当怀念的名字，全是这个年代红遍半边天的歌手。

而且，奈奈子在卡拉OK里点唱的歌曲，也常常都是这些歌手的作品。

「欸，恭也，我真的可以吗？我真的可以唱得那么好吗？」

答案就只有一个。

虽然拍上学期作品时也是一样的心情，但只要是为了奈奈子，为了奈奈子的歌声，我能做到的，我通通会去做。直到她达成心愿为止，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有个想法。」有个点子浮上脑海。

我想动员所有过去的经验和知识，来帮奈奈子试试看。

「嗯，我相信恭也，所以……」

就好像要断开泪水一般，奈奈子用力堆起了笑容。

「把我变成会唱歌的人吧……拜托你了。」

我默默地回握奈奈子的双手。

「要努力的人是奈奈子，不过……为了让你加油，我什么都愿意做。」

奈奈子的头，点得像是要把脖子折断一样。

「嗯，我——绝对会想办法做些什么的！！」

我说过的话，奈奈子原封不动地拿来做为宣言。

两人看着彼此，相视而笑了好一阵子。

第三章
幻想中最好的成品

我觉得大阪是个残留着强烈暑气的地方。

如今都已经九月底，还是十分炎热。记得以前在大学时代也有同样的感想，不过这间大艺大所在的南河内地区，这种情况更是明显。

可是一旦过了那样的季节，接着就会顿时变得寒冷。从金刚山吹下来的风，会把这一带的温度都给降下来，让住在那里的学生逐渐感受到冰冻的气候。

「然敝人生来就为暖炉之子……」

用老太太的口气叨叨絮絮地念着，奈奈子这天也一样躲在暖炉桌里，只露出颗头来，浅显易懂地表现出走向灭亡的人类缩影。

「可是人无法此为生。汝尚有歌曲课待修习。」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努力想要把身为暖炉之子的奈奈子，拉出来到外头的世界。

「好了，歌唱老师在学校等着喔。」

「我不想去……」

奈奈子终究还是连头都埋进暖炉桌里了。

「奈奈子，快点，得赶快去练习了。」

「不要！我——不——要——」

暖炉桌里传来耍赖的声音。

「完全就是耍赖的孩子。」

「没想到奈奈子会这么像小孩子呢～」

站在外野一副看热闹的两人，对这情况有些错愕。

「你们两个不要只是光看，来帮忙啊。好了！快点出来，出、来！」

「呀！」

强行从上方掀开暖炉桌覆盖的被子，把躲在里头的奈奈子拉了出来。

「住手！真狠耶你！我受够了，我不想去练习了啦～」

奈奈子像小孩子一样鼓着双颊，挥手踢脚地大闹着。

「恭也，你听我说！这一阵子都在重——复同样的练习耶，一点都不有趣，也不开心，也不觉得有进步！」

「这就是上课啊，当然会有不有趣的时候嘛。」

「这种不有趣的情况到底要持续多久啦～！已经整整一个礼拜都在做同一个练习耶！」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我能明白你说的，但我们还是赶快出来吧。」

简直就像在安抚小孩子的爸爸一样。

我把整个暖炉桌都立了起来，把奈奈子的屏障全都移除。

「呜哇——！我不要！恭也你是因为讨厌我才这么做的对吧！！」

终于开始哭闹了。

「才不是咧！我是因为真的很喜欢奈奈子的歌声！所以才会做这么多的准备，我一直都很期待的不是吗！」

奈奈子的哭闹终于平息了。

「真的？」

「真的，我骗你有什么用？」

我抓住奈奈子的手，一个使劲将她拉起。

「我啊，可是被奈奈子的歌声所感动喔。」

「唔、唔唔……可是……」

「我是真心地在想，下次要听听看真正的歌声，而不是经过任何调整的。这种事只有奈奈子才做得到啊。」

用力地拍了拍奈奈子的肩膀。

「我很期待，所以……赶快去好不好？」

虽然本人还是一直发出挣扎呻吟，但是……

「我、我知道了啦！我去、我去可以了吧！所以恭也，拜托你不要用那种闪闪发亮的期待眼神看着我！你这样我很有压力，我是说真的！」

匆匆忙忙地准备好，为了想要闪躲这份尴尬，她瞬间就穿好了鞋子。

「我走了！！」

然后直接冲出家门。

看着她直到身影消失不见，我才放心地叹了口气。

「嗯，照这情况看来，应该可以好好努力吧。」

我以爸爸守护孩子的心情，为她的奋斗祝福祈祷。

「话说回来，调整过的歌听起来真有那么厉害吗？」

「奈奈子都振作成这样咩，我想应该很厉害吧～」

我还没有给志野亚贵和贯之听过，奈奈子经过调整的歌声。

「啊啊，好好期待吧。哪天她一定会愿意唱给大家听的。」

希望不久之后，就能让这两人感受到奈奈子现场演唱的厉害。

「好了，那我也要出门了。」

「贯之，你这一阵子都一直在打工耶。」

「因为我找到好地方啊，暂时想好好赚点钱。还有，今天会在那边过夜。」

「意思就是今天不回来了是吧，了解。」

「嗯，那就先……啊，唉呀唉呀。」

贯之随意挥了下手准备出门，却当场一屁股跌坐地上。

「好痛，真糗，看来我也是老了。」

「都还不到二十岁，在那边说什么老了，也太好笑……」

我一边苦笑一边拉着他的手，想让他起身站好，却顿时注意到贯之的脸色。

有种不太对劲的感觉。

「奇怪？」

气色明显看起来不是很好，残留着耶许夏天晒黑痕迹的肌肤还算健康，但眼睛下面多出了黑眼圈，而且呼吸显得急促。

准备要开口问他是不是感冒了的时候。

「喔，谢啦。好了，这次我真的要走了。」

贯之站起来后，道过谢，就一边转着机车钥匙一边离开了家门。

「对喔，都没问他为什么最近打这么多工。」

是不是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呢？

贯之是个努力型的人，或许也有在搜集剧本。

身体有些不舒服都还要去打工，看来是有很想要的东西吧。

「恭也同学，你等一下有要做什么吗？」

志野亚贵有些开心地问我。

照这情况看来，等下很可能又要让我看她新的画作了。

「没特别啊，所以……」

正当我准备说要做什么都可以的时候。

「啊，有电话来了，谁打的？抱歉，我接一下电话。」

「嗯，好喔～」

难得有北山团队以外的人打来。

「你好，我是桥场。啊，是樋山学姊啊，你好，好久不见……」

久未碰面的社团学姊打电话来，我一听到她告诉我的事情之后——

「……什么？」

下意识地就这么回问。

◇

「桥场学弟，还真是谢谢你跑一趟。」

「是……」

我冲到社团办公室，就见到樋山学姊和柿原学长以冷静的眼神，看着某种生物。

「叫你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我们认为眼前这个生物干的好事，很有可能给你和你周围的人带来严重的影响，所以才紧急召唤你前来。」

所谓眼前的生物，就是独自站在所有人正中央的五年级学生桐生孝史，双手还举着『不准发言，只能反省』的牌子。

「那个，桐生学长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阿桥，你听我说！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大家啊。」

「闭嘴，你这个变态！」

樋山学姊手上的棒子，精准地往桐生学长的屁股戳下去。

「痛、好痛！」

「刚不是说你现在不能发言吗！给我安静反省！」

……虽然说学长平常就没有受到什么礼遇，但是丧失人权到这种地步，我可能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到底是做了什么弄成这样啊？

「桐生学长擅自填写了申请书，自己决定我们社团要在学园祭做什么。」

柿原学长叹气地说道。

「每年，美研都是借用美术学科的教室展出作品，所以也有社员会为此绘制作品……」

「结果这个老头，以为自己身为社长就不用取得什么许可，突然就在今年改变我们要展示的作品！」

「啊、啊噢！」

樋山学姊的棒子又再次炸裂。

桐生学长好像很喜欢这种攻击？但这不是重点啦。

「这的确是有点过分，不过反正就是摆摊卖可丽饼或大阪烧之类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帮忙。」

听到我的话，两名学长姊只是深深地叹着气。从他们的反应可以明白，「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的心情。

「……不会吧？是更过分的吗？」

在我这么说的下个瞬间。

「好——罗！浪大家久等了，不好意思溜！」

才觉得有道粉红色声音相当突兀地传来时，就见到社办门口，一个穿着女仆蓬蓬裙的幼女，操着不太搭嘎的关西腔现身。

「噎？罫、罫、罫子学姊！？」

「四啊，就四我罫子！虽然年纪一大把溜，但还四萌萌达！」

看似幼女的这号人物，不是别人，正是罫子学姊。

就在两名学长姊真的抱住头苦恼的时候，罫子学姊开心地在社办中跑来跑去，而看着她的桐生学长，脸上则露出这世界宛如天堂的灿烂笑容。

「……该不会是女仆咖啡厅吧？」

「……猜对了，桥场学弟。」

就在柿原学长虚弱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中，了解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反正简单来说呢，桐生学长不仅擅自取得往年展出场地的餐饮许可，更规划了在那里开百分之百是他兴趣的女仆咖啡厅。这些当然都是瞒着社员进行，而学长姊两人则是透过今天发行的简介手册，才知道这件事，因而大发火，目前眼前的情况，就是正集中炮火对他严刑拷打。

「桐生学长还真会在忙碌的时期，给大家找了个不得了的差事呢。」

樋山学姊用力搔着头，因为烦恼和疲倦，她那张美人脸蛋已经完全失去了光彩。

「光是演唱会的事情，我和杉本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现在却又多了这件事。」

帅气的柿原学长也一脸不高兴，难已恢复过往帅劲。

「本来想说反正也没人可扮女仆，干脆就叫这个老头穿女装，来个人妖咖啡厅好了……」

樋山学姊瞄了眼罫子学姊。

「噢，怎么啦？爱上我了吗？这位小姊姊也爱上我了是吗？」

罫子学姊摆了个月岛星璃式的动作，不停往这里送秋波。

简直有如地狱般的光景。

「可是却没想到会出现这样一个人才……话说回来，桐生这老头，一定是锁定这个幼女学姊想出的企划……」

「这个嘛，应该是那样没错。」

我用力点点头。

从我入社的过程来看，桐生学长的乱来与失控，总是会随着他的行动力，让事情往那方面发展。

「可是这样的话，就只有罫子学姊一个人扮女仆而已吧，该不会樋山学姊……」

「我？门儿都没有！」

樋山学姊赶忙慌张否定。

「当然如果樋山妹愿意的话，我倒也是欣然嘎啵！」

樋山学姊把手上的纸粘土，一口塞进得意忘形的桐生学长嘴里。

「这纸黏土的原料来自小麦，是无毒的。话说回来……」

樋山学姊一脸抱歉的样子。

「你身边马上就出现第一名牺牲者。」

「咦……该、该不会！」

在我用力站起来的同时。

「呼～这衣服光是要穿，就很花时间捏～」

门口出现另一位穿着蓬蓬裙的幼女……不对，是一位年纪再稍微大一点的少女，走进了社办里。

「志野亚贵，你这身打扮是……」

「啊，恭也同学，这个鹘，是前阵子桐生学长拿给我的啦，他叫我不要告诉你，不知道为什么捏。」

明明刚才我们还在共享住宅前道再见的，什么时候她已经去做了这身打扮了？先不管她施了什么时间魔法，我再次看着她那一身女仆装。

乌黑的发色非常适合俏丽的女仆装，不过像这么清纯的女仆，是存在于我以前看的漫画里，记得相当可爱。

桐生学长身为一个阿宅，一定就是抱着这样的印象，去准备要给志野亚贵穿的衣服的。

「……关于这件事情，请容我拜你为师，桐生学长。」

祸都已经闯了也没办法，就结果来说算是「还可以接受」，但多少还是有点懊恼。

「还有，桥场学弟。」

「什么事？樋山学姊，不对，应该说还没完啊？」

樋山学姊歉疚的脸上写着「YES」。

「就是关于学园祭的企划，在申请文件上，有个栏位需要明确写下人数。」

那个文件，就是已经提交出去的申请书。

「而且这个大笨蛋，已经非常周到地率先送到委员会去，无法再变更了！真是的，想改也没办法了！」

「嘎！嘎啵！咕鹘鹘鹘鹘鹘！」

樋山学姊带着满脸怒气，将塞在桐生学长口中的纸黏土，用力地往喉咙深处推进去。

「所以简单来说，目前就是人数不够。」

也不能说是不祥的预感了，我已经有种事情就是会发展至此的确信。

「所以，也就是说……」

樋山学姊点点头。

「对，我们需要找到足够的人手。」

◇

「我回～来了……」

带着比阴沉忧郁更沉重五倍的表情，奈奈子回到了家里。

「啊……我已经变成了只会发出声音的机器了……我是停止键坏掉的MP3播放器……我是卯足全力不断播放的机器……」

奈奈子带着老人般的达观表情，露出淡淡的笑容。

「辛苦了，奈奈子。」

「真的，光是发出声音就好累……我啊，可能已经把艺大校园里面，可以放出大音量的地方都记起来了……」

因为大艺大也有音乐系的学生，所以设有可以发出声音或大声演奏乐器的隔音室。不过当然数量有限，所以新生或系外要练习的学生，就只能在户外寻找类似的场所练习。

奈奈子似乎也已经是那些场所的常客了。

「为了帮奈奈子消除疲劳，今天就煮了奈奈子最爱的豆乳锅。」

「恭也同学超厉害的捏，多亏他锁定半价的肉，让我们可以吃到比平常多出一倍的肉捏～」

乳白色汤头正噗滋噗滋地沸腾着。

「什么？豆乳锅？真假？」

奈奈子的眼神顿时恢复了光采。

「不会吧！太感谢了！看起来超好吃的，这是恭也煮的？」

「对啊，不过志野亚贵也有帮忙切菜啦。」

「恭也同学教我的，我最近稍微比较会一点了。」

奈奈子频频点着头。

「啊～～～～我今天真的是还以为自己要垂死在路边了呢，还好有回来！才能吃到恭也和志野亚贵亲手煮的料理～那我去洗个手，马上就开动——」

「奈奈子。」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

「其实我……有点事想拜托你。」

「拜托我？」

「对，你可以过来一下吗？」

我对志野亚贵使了个眼色，就带着满头问号的奈奈子到二楼去了。

接着，大概过了五分钟后

「呜哇～～～～不，我才不要咧，恭也我最讨厌你了啦～～～～！！！」

才刚听到奈奈子乒乒砰砰地，像滚下楼似地来到楼下。

随即就见她打开浴室的门再锁上，把自己关在里头固守浴室。

「奈奈子！对不起、对不起嘛！但没关系啊，这又不是什么丢脸的衣服，而且只有一小部分的人会看到，你不要担心！」

我一边拍着浴室的门，一边用各式各样的说词，期待她改变心意。

但是，本来我拜托的事情的确就是过分了点。

「我才不要！每天光练习都已经让我的心力和体力消耗殆尽了，要是还要再做这么丢脸的事情，我真的会活不下去！！」

奈奈子也不是在开玩笑，她这话是认真的。不过，我是也非常理解她的心情。

「奈奈子，我觉得你穿起来很好看捏～感觉会变得很出名喔～」

志野亚贵也跟着温和地说服（？）。

「不——要！这会有很多人看到吧？我一定会坐立难安的啊！」

「不、不会的，不过我们还是先来吃火锅吧，都已经煮好了，好吗？」

「我才不要～！虽然我很想吃火锅，但是恭也你一定会在那边拼命说服我！」

我甚至可以听得到奈奈子跺脚的声音。

「总而言之，我绝对……」

吸——接着听到她用力呼吸的声音。

「我绝对不会当女仆的！」

◇

「噢噢，很好看耶……！」

樋山学姊发出开心的声音。

当奈奈子尴尬地紧扯着裙摆，满脸通红地从社办门口走进来的瞬间，社办里的每个人都发出了欢呼声。

这件衣服是专门给个子较高的人穿，所以奈奈子穿起来简直像是量身订做。而且她脚很修长，裙子因而看起来短短地，更加倍可爱。

「那、那个，拜托大家不要一直盯着我看……」

就连台词都好像特别为她打造的，真的很完美。

「呜呜……结果我不管什么事情都被说服，我到底……」

奈奈子悲伤地说着，我则是抱歉地别开了视线。

但是在满腔愧疚的我旁边，桐生学长却是一直瞪大着眼睛。

「太强了……这是怎样？是奇迹啊，阿桥，这么优秀的人才你之前是藏在哪里啊？你就是这么奸诈！」

「我要再塞纸黏土到你嘴巴里了喔。」

也不想想都是多亏谁拼命说服的结果。

「粉好粉好！她就四跟阿桥一起打工，那个胸部很大的女孩子齁？」

罫子学姊开心地从各个角度欣赏着奈奈子。

「赞捏～亚贵丫头四也不错，但如果四奈奈子小妹的话咧，感觉就能来点破尺度的赚钱方式溜！！」

「什么……」

「罫子学姊不要这样，奈奈子会吓到的。」

志野亚贵笑嘻嘻地频频点着头。

「奈奈子真的是很漂亮捏～这样就能放心开店了，恭也同学。」

「这个嘛，是啦……」

又不是我想开咖啡厅，这次我也是帮忙擦屁股而已。

◇

离学园祭还有两个礼拜的某个星期六。

因为分别有两个人找我，所以我就来到了学校。

其实如果从市区来看，大艺大是在非常远的地方，再加上因为是星期六的关系，学生的人数顿时锐减。再加上出席率也会极低，所以学校都不太会排必修课在这天。

因此，今天就是整天人都很少的一天。

有来的学生，也都是为了准备学园祭而来，不过主要也都是集中在比较靠近社团大楼那边的校舍。

「不好意思，还把你叫出来。」

大艺大里有好几间咖啡厅，我们今天来到不只名字，就连装潢都很时尚的『海市蜃楼』。

在店内深处的座位，已经可以看到河濑川英子等在那里了。

她手里拿着文库本，似乎早已点了咖啡在喝了。

「奇怪？我晚到了吗……」

看看时间，发现离约好的时间还有五分钟。

「别在意，我只是习惯早点到，甚至提早到有点怪异的程度。」

「你多久之前到的？」

「三十分钟前。基本上不管跟谁约都是这样。」

难怪会说怪异，毕竟时间落差很多。

「如果对方是爱迟到的人就会有点辛苦，不过桥场都会提早到，所以这点都我倒是很放心。」

「还好啦……」

不过这样的话，那下次跟河濑川约的话，我打算就提早三十分钟前到。

也不是因为想跟她较劲，只是晚到的人，总是会有种比较不好意思的感觉。

「那么，你找我是什么事？」

「嗯，就是这个。」

眼见河濑川从包包拿出一个东西。

我打算先发制人。

「你该不会是要跟我说要退组吧？」

「噎……」

河濑川停下了动作，转过来看着我。

从她的表情，好像可以听到「唉呀呀」的声音，但可惜河濑川并不是这种形象。

「……怎么看穿的呢？」

无论如何她还是先拿出了文件，放到桌上。

文件开头写着「制作小组编制变更申请书」。

看来我猜得没错。

「奈奈子的事情，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也给负责带领团队的你造成了麻烦，我认为无法再继续待在同一组了。」

文件已经都签名盖章了，看来是认真要提出申请的样子。

「你并没有造成我的困扰，至于你所感到抱歉的奈奈子本人，也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

我仔细地撕掉纸张后，直接收到口袋里。

「我希望能当作没这回事，可以吧？」

我一露出微笑，河濑川便一副有些尴尬的表情说道：

「……我就知道会这样。」

她大叹了一口气。

「老实说，我心里隐约有预想到你会这么做。」

「是吗？」

「是啊，但我偏偏还是演了这场闹剧，我真的是个讨人厌的家伙。」

她将咖啡送到嘴边，却不快地皱着脸。

「凉了。」

「要请店家重泡一杯吗？」

「不用了，反正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喝咖啡。」

但是却还点咖啡喝？真是奇怪的人啊……

「我那时候，是真的觉得很嫉妒。」

「嫉妒谁……啊，也只有那一个人了。」

河濑川点点头。

「拥有那么亮眼的才华，而且从小努力到现在，可是却故意视而不见，所以我才很生气。」

「嗯……」

「能发出那么嘹亮的声音，而且本人又那么可爱、漂亮，好像从没有过自卑感一样，我心想，啊，原来所谓的明星就是在说像这种人啊。」

一下子说完想说的话之后，河濑川呼出长长的一口气。

「你们那组根本是人才聚合物，我打从一开始就相当嫉妒。」

没想到她居然会这样想，应该说我本来一直觉得是相反的立场。

毕竟她对于影像的知识比任何人都丰富，甚至认真学习到我们都望尘莫及的程度。

「就算是这样好了，但我并不是。而且，河濑川你才是拥有担任导演的才华……」

「哪有？」

河濑川发出今天最大的一声叹息。

「我就只有满脑子理论，只有看过的影片数量可以夸口，然后拍的作品，也都是一些连低预算影片的边都摸不找的『样板』电影而已。现在还可以用知识来抗衡，但哪天绝对会一下就被超越的。」

她看起来似乎还在意着先前的问题。

「要说只是演出来的东西，我其实根本也是。」

我想起放映会时那部第二名的作品。

河濑川是在讲那部粗糙却带有力量的作品吗？

虽然那的确是一部拥有深不可测力量的作品，但就结果来说，河濑川仍以整体性拿下了第一名。

「你想太多了，如果是认真努力去做，不可能那么简单就被超越的。」

「认真……是啊，表面看起来大概是这样吧。」

她苦笑着，再次伸手拿起杯子。

「我呢，真的就是个无计可施的糟糕混蛋，没救了。」

「我想至少不是混蛋。」

「那不然烂女人或什么的都可以，总之就是烂。」

河濑川讲话意外地难听，跟她长相实在不符。是受到谁的影响吗？

「不过，多亏有烂女人的话，奈奈子才会想要破壳而出啊。」

「谁是烂女人啊！」

「不是你刚自己说的嘛！」

「我开玩笑的啦。所以后来呢？」

……真是个麻烦的女孩子。

「开始在练习了，虽然目前还没有什么成果，不过她一直在努力着。」

「……这样啊。」

「我就说了，都是因为有你那番话，她才终于明白。如果不是真的有实力的人，是没有办法将这种事传达到她内心的。」

「如果是奈奈子的话，就算我没说，她哪天也会醒悟的。」

「就是现在察觉了才有价值啊。」

河濑川以阴郁的眼神瞪着我。

「算了，也好，总之结果是正面的就对了。」

她站起身。

「那我回去了喔，看来连不想当人才团体的附录角色都不行。」

实在是很不坦率的一个人呢。

我在内心苦笑着，也同样站起身往门口走去。

「啊，对了。」

我转过身告诉河濑川说：

「你刚刚有句话说错了。」

「什么……？」

河濑川歪着头。

「不是你们，是我们这组才对。」

我把刚刚撕破的申请书丢进了垃圾桶。

「没说错吧？」

「……你真是的。」

河濑川露出了些许的笑容。

「你这方面有点令人烦躁，注意一下啊。」

「咦？是喔……」

◇

我在咖啡厅前跟河濑川分道扬镳后，前往七号馆的映象研究室。

就跟河濑川一样，加纳老师也在同一天找我过去。

「内心有种不好的预感……」

脑袋里就只有想到一件事，就是之前学长姊转借我们器材的事情。

虽然说已经请罫子学姊保密，但毕竟是才认识不久的人。就算随口说出，再飘到居心叵测的人耳里，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虽然三年级的学长姊是共犯，但消息还是有从那边走漏的危险。

「这样算是铤而走险吗……」

抱着一丝丝的后悔，可怕的猜测一直在脑中发酵。

按照约好的时间，我打开了映像研究室的门。

「打扰了。」

「啊啊，来啦，请进。」

双肘撑在桌上，老师出声招呼我进门。

「抱歉让你跑一趟，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啊……这、这个嘛……」

虽然说大概有猜到，但当然不可能说出来。

因为授课老师就是负责管理器材的人。

要是泄漏了行为，可不是道歉就可以解决的。

「不，想不到什么……」

我相信老师也有可能只是虚张声势，所以决定装傻到底。

「其实就是为了一件事，就是关于你那组的鹿苑寺……」

太好了，不是器材的事情。

不过竟然会跟贯之有关，内心忍不住好奇。

「贯之怎么了吗？」

「嗯，他最近常常没来上课，想了解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贯之没去上课……」

这对他来说的确是很稀奇的事情。

虽然贯之常常在课堂上睡觉，但很少不去上课。

虽然到了下学期，我们各自有不同的安排，坐在一起的时间变少了，但没想到他会缺课这么频繁。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他有没有什么担心的事情，或是哪方面比较辛苦之类的？」

「好像也没有……毕竟他也不会找我谈这些。」

努力搜寻最近的记忆，但没有特别挂心的情况。

「不过，也不是马上有什么留级的影响，只是因为他上学期，可是拿了全勤奖的人就是了。总之，想麻烦你稍微注意一下，要是缺席次数太多，会影响成绩的。」

「好的，我明白了。要是严重缺席到那种程度，会满麻烦的……」

他之前好像身体不大舒服，我还是留心观察看看。

不过话说回来，这次不祥的预感还是没中。但毕竟预感之类的都只是猜测而已。

「是啊，总之还是比转借器材的事情轻微一点。」

如果可以的话，真希望有台摄影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拍下我这时候的状态。我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殴中一般，吓得说不出话来，嘴巴张得大大的，哑口无语地错愕呆站着。

然而，冲击性的事实并不仅止于此。

「嘿内，还是比转借器材的事情轻微一点～」

「罫、罫罫罫子学姊！？」

突然从死角探出头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知道这个秘密的罫子学姊。

「虽然那样做的确是不太好，但听说你们是为了拍摄作品，在伤透脑筋之下想出来的方法，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真的很抱歉……」

结果，最后被口头「警告」了一番。其实也没错，要是器材在转借出去的过程中遗失了，事情可就大条了。以后还是想想别的方式吧。

「好溜好溜，别想拿么多～」

「就另一方面来说，罫子学姊应该要多想一点的！」

明明就说了是秘密，结果还是说出去。

「因为我知道区区这种小事，河……加纳她才不会生气咧，而且要我隐瞒坏事不说也不太好啊～」

「这样说也是没错啦……」

的确，说出去会比较轻松点，而且也可以当作是个提醒。

「总之，借器材的事情就一笔勾消，之前我找你的那个事情呢，如果有兴趣了的话，就跟我说一声迷问题的，一半一半的机率嘛鹘。」

原来如此，所以借器材的事情才会就这样算了。

为了避免我有争强较劲的心情，这大概是罫子学姊体贴的方式也说不定。

（不……应该不可能吧。）

光是看她刚刚的回答，感觉得出来她认为，就算事情爆开来也很有趣吧。

「那个，我从刚刚就一直有个疑问。」

我来回看着对面两名坐姿不良的女性。

「两位是朋友吗？」

「是啊。」

「嘿啊，而且是同学年的溜。」

呼……我大大地叹了口气。

我认识罫子学姊之后，就一直认为后面一定有人罩她，才会让她有这种该说豪迈还是强势的作风，现在终于明白了。

而且眼前这两人都让人感觉不出年纪，要说是大学生我也相信。

「就因为这样，想说要让你害怕一下，就把你找来了。」

「如您所愿，我可是相当惊恐呢。」

「好像是喔，呵呵。」

老师拿起杯子，不停地在掌心中转动着。

总而言之，器材的事情没有酿成大祸真是太好了。

「两位的关系，是像映像的同组成员那样吗？」

听见我的询问。

「不，我是电影学程的，她是广告学程的。」

「根本不一样啊。」

该怎么说呢，真是意外。

「我跟罫子的共通点，应该是游戏吧。」

「啊，是游戏方面啊。」

「我请加纳帮我们写剧本，不过好像没人觉得那是女孩子写的，一直都以为是男性的样子。」

总觉得可以料想得到。

「不过罫子，接下来要怎么办？没有成员的话，就没办法做游戏吧？」

看来加纳老师还不晓得，罫子学姊要找我进去的事。没想到她还满正派的，毕竟也是可以利用老师对我施加压力的。

「黑啊，只剩下一个人了。」

「什么？一个人？」

我一问，就见老师替罫子学姊回答道：

「罫子的社团，现在就只剩下她一个程式设计师，其他位置都没人。」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就好像常在一些罐头贴文上，看到『制作人、主唱、吉他、贝斯、鼓手，现正招募中』的状态。

「简单来说，我觉得只要能够做设计程式就好了。」

所以才会除了自己以外，至今都没有设固定的工作人员编制。

「以前加纳也常来帮我。」

「N思库节目才刚开始的那个时期吧。那时候安排制作真的是很有趣啊～」

两人异口同声地开心聊起当年做游戏的往事。

听她们在聊，感觉当时是相当认真投入在制作游戏当中的。

（害我有点羡慕啊。）

正因为自己当时没有这样的伙伴，所以非常羡慕这两位的关系。

以认真的心情相互碰撞的制作现场，就会产生出相当认真而完整的作品。

有罫子学姊和加纳老师在的制作现场，一定就是那样的地方吧。

接着又聊了一些游戏的事情之后，我便准备回家了。

「那么，我就先走一步了。罫子学姊，学园祭见。」

「就拜托你溜，要是有什么怪叔叔出现，桥场学弟会帮忙打跑鹘？」

我觉得只要罫子学姊一开口，任何怪人都会逃走的，绝对会的。

「啊，对了对了，我有件事情忘了问桥场。」

就在我要阖上门的瞬间，老师赶紧叫住我。

「就是小暮的事，她……后来还好吗？」

果然还是会担心。

「……她没事，似乎终于能认真面对了。」

老师听见我的回答，停了一会儿后说道：

「这样啊，希望哪天能看到她的真本事，我拭目以待。」

并露出了微微的一笑。

◇

离学园祭剩下不到一个礼拜了。

「已经该不多都准备好了吧。」

「好期待捏～不晓得我们的咖啡厅会怎样。」

这天早上，我跟志野亚贵悠哉地散着步，前往社办。

美研要推出女仆咖啡厅，但我们倒不需要特别去帮忙做什么准备。

「这次会这样都是我的责任，全都交给我来扛吧。」

因为主谋桐生学长都这么说了，我们也就安心地通通交给他。

「所以，全部都交由桐生学长来处理……」

话说到一半，我忽然打住。

「恭也同学，怎么了咩？」

「……没、没什么，只是脑袋突然浮现非常不安的感觉。」

这样的发展，这种状况。

一旦身为一名制作人，自然会开始对不祥的预感变得敏锐。因为马上能根据过往的经验法则，导出目前情况可能造成的突发意外。

整个企划交由一个人来处理。

可是，那个人是完全不会处理事情的一个人。

「志野亚贵，我们还是赶快过去吧。」

先前的悠哉心情，顿时转变成急促的脚步前往社办。

「发、发生了什么事情咩？」

「等一下可能就会发生了！所以我们要早点过去商讨对策才行啊。」

话说完的同时，人也到了社办门口了。

「大家早……呜哇！」

一踏进门口，就看到桐生学长跪坐在那里。

而且这回，脚上还抱着一个又大又重的石像。

桐生学长没有说话，只是悲伤地看着我们。

「桐生学长，怎么了？」

「啊，志野亚贵，我跟你说，我又顽皮了。」

这时一把像尺的东西，用力往说话的桐生学长头上敲击着。

「……谁准你说话了？」

「对不起……」

桐生学长再次变回安静的贝壳。

「……桥场学弟，状况就是这样。」

樋山学姊一副女王之姿，不对，是不得不采取女王模样，严肃威武地站立着。那个沉重的石像，无疑也是从工艺学科某处捡来让学长抱着的吧。

「啊，学长又做了怎么是吗……」

光是看到眼前的景况，我就马上察觉到一切了。

然后心想，不祥的预感又中了呢。

令人害怕的情况就是，桐生学长明明身为企划人，对于这次的活动，却没有汇整任何资讯做出一份企划书（樋山学姊跟他确认准备状况的时候，他就说「一切都在我脑海里了」，结果引发大混乱，才会出现今天早上那个状况。）。

但是樋山学姊因为课业繁重，没有办法担任主责的人，柿原学长和杉本学长也一直在准备学园祭的现场表演，连社办都很少来。其他人也鲜少来社办走动，突然要拜托人家也不可能。

所以结论就是——

「……就是这样，虽然非我本意，但由我担下处理的任务。」

负责指挥学园祭事务的角色，就这样落到身为一年级生的我头上来。

◇

「阿桥，材料已经全都订好了吗？」

「还没！柿原学长现在正去追加采购当中！」

「恭也同学，桌布好像还少一条捏～」

「这个你去跟樋山学姊说一声！啊，奈奈子，那个弄错了，是要放上架子的，不是要摆桌上！」

「噎？可是我刚要放到架子上的时候，学长叫我要摆桌上的啊……」

「真假！讯息都没有传递清楚！桐生学长！」

「噢！」

「这个，放架子上就可以了吧？」

「抱歉！那是我弄错了，桌——」

「他说放桌上就可以了！啊，罫子学姊早安！」

「早～总之我先去换衣服可以齁？」

「麻烦你了。等下大家先来练习操作一遍……等下，罫子学姊！不要在这里换衣服！那边有更衣室啦！」

「哈哈，啊四谁要看我这老太婆，你这玩笑很不好笑啦～」

「谁在跟你开玩笑了！桐生学长都停下工作死命盯着你看了！话说回来，桐生学长你赶快把那个拿过去啦！啊啊，志野亚贵，那种水壶有分厨房用跟给客人用的，奈奈子你跟她说一下！啊，柿原学长你回来……不对，不是那个材料啊！就跟你说不是蜂蜜，是香草精了呀！啊啊，樋山学姊，刚刚志野亚贵把桌布放在架子，不对，是水壶，呜啊啊啊！」

经过有如怒涛般的一个礼拜，总算赶在最后一刻完成所有的准备。

「唉呀～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多亏大家的帮忙，感觉会是间不错的咖啡厅喔！」

当一切的准备几乎都完成时，桐生在疲惫困顿的所有人面前如此开心说着。

「桐生学长。」

樋山学姊抛出冷静的声音。

「别说了，闭嘴。」

「好、好的……」

桐生学长整个人缩了起来。

「恭也、志野亚贵丫头、奈奈子小妹，辛苦溜～跟我这老太婆去吃个饭齁？」

罫子学姊从一群女生中，体恤地问着我们。

「啊，那我要去，我有话想跟罫子学姊聊聊。」

志野亚贵好像要去。

「嗯……对不起，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下……」

奈奈子似乎体力已经到极限了。

「啊，那我送奈奈子回去，罫子学姊，不好意思，志野亚贵就拜托了。」

「当然好溜。」

「恭也同学，奈奈子就拜托你了捏～」

在教室分成两队人马后，我们往回家的方向走去。

总而言之，社团的相关准备这次真的是宣告结束了。

剩下就等学园祭正式登场了。

果然一进入十一月，外头的天气就变得相当寒冷。

周围的学生们也都缩着身体走路。

大概刚好也是季节转换的时期，有些人穿着轻薄的衣服，却也有些人是穿着厚衣物。幸好奈奈子穿得够厚，但我自己可就因为穿太少而觉得寒冷。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已经像是要冬天的感觉了。」

走在前头奈奈子缩着肩膀，似乎觉得很冷。不晓得是不是本身就怕冷的体质，明明穿了件那么温暖的外套，却还是一副很冷的样子。

「是啊，转眼间就要冬天。」

我一边微微颤抖着身体，一边回答奈奈子的话。

一回到家，就马上来认真做个御寒的准备好了。

「从零开始准备开店真的好累呢，原本就什么都已经备妥的超商，果然比较轻松。」

或许真的非常疲惫，奈奈子左右转动着脖子，关节也随之发出喀拉喀拉的声音。

「抱歉啊，平常练习已经很累了，还拜托你来帮忙这些。」

「就是说嘛！偶尔恢复理智时会想，为什么我得扮成女仆啊？」

奈奈子苦笑地回答着。

「不过老实说，可以换一下心情也是很好，而且服装又很可爱。」

她拿出在上学期制作影片时充分活用的数位相机，给我看了她拍的照片。

十年后，奈奈子也一定是IG的爱用者吧……

「不过前一阵子的事情而已。」

奈奈子抬头望着漆黑的天空。

「随口说什么要用生命来演戏，被称赞适合当演员，就得意忘形了起来。」

呼……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突然又一口气跌到谷底，就连唱歌也变得七零八落，莫名其妙就被鼓励去上课……」

奈奈子接着发出呵呵的笑声。

「然后马上又变成女仆，到底该朝哪个方向前进，我都糊涂了，真是的。」

「我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啦，这些都不是问题……」

奈奈子讲到一半打住。

「反而觉得事到如今，有种想要逃避唱歌的心情……真难熬。」

「……」

我从她的话语当中，隐约察觉到单纯的恐惧。

现在的奈奈子正努力着不要找借口。

「听我说，恭也。」

奈奈子露出不安的表情问道：

「我这样继续练习下去……真的可以变得很会唱歌吗？」

「为什么会这样问？」

「啊，我话先说在前头，老师真的很认真教我，虽然我常耍赖，但还是觉得可以好好努力。这点是没问题的。」

所以并不是真的对练习本身有什么担忧。

「可是，在这么努力的情况下，当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短程目标时，我就开始困惑了起来。」

「目标啊……」

「当然是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我也没有要去比赛，也不是预计要在众人面前唱歌。」

奈奈子停下了脚步，转头看着我。

「我真的可以继续练习下去吧？」

奈奈子想要挑战看不见的未来。

如果就过去的她，大概会因为自己是音痴，觉得没办法后就算了。但是现在，她要摆脱那股放弃的心。可是不知道究竟能不能顺利，对于往后的路也毫无头绪。

奈奈子说得没错，毫无目标地在乌云中努力，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拿这次的情况来说好了，虽然基本上是以『可以唱出自己心中想

要的感觉』为目标，但这没有数据也没有正确答案可以参考，面对混沌不明的挑战，真的很需要气力。

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奈奈子可以唱歌。

「……继续努力吧。」

「恭也？」

「好不容易想认真面对了，就好好努力吧。而且，虽然我只接触到奈奈子一点点认真的心情，但是却非常地感动。只要奈奈子自己能拿出那样的干劲，一定可以感动无数人的。」

我当然没有确切的证据，我能相信的，就只有自己听到歌声当下的感动。

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奈奈子自己要起身挑战，否则她的故事就只能用半途而废的方式画下休止符了。

「恭也，你为什么……对我的事情这么关心？」

奈奈子不可思议地问着。

「因为我听到了奈奈子的歌声啊。能够听到那么厉害的东西，自然就会变成这样了。」

不管是对志野亚贵、贯之或河濑川也是如此。

我周遭有很多厉害的人们，大家都是一边苦恼，一边挣扎地想要创作出厉害的作品。而为了帮助这些人达成目标，只要是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什么都愿意做。

因为我一定是为了完成这些事情，才会回到十年前的这个时候。

「原来是这样，我也可以成为恭也觉得厉害的人事物之一……说不定啦。」

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奈奈子，你已经是了。」

「恭也……？」

奈奈子抬起头。

「所以，当你觉得困惑找不到路时，我也一起帮忙寻找目标，用我可以做到的事情帮你，直到奈奈子能够认同为止……我一定会想办法做些什么的。」

虽然说，我也还不知道那究竟会是什么。

当奈奈子说想唱歌，而我的力量可以帮助她大为扩展的时刻到来之际。

我会借给她全部的力量，毫不保留。

「所以，那个……啊！」

就在我准备继续说的时候，却顿时发不出接下来的话语了。

时间就暂停在这一刻。我停止了呼吸，努力转动脑袋，试图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

「……谢谢，恭也。」

因为奈奈子从正面给我一个拥抱。

「奈奈子……？」

由于事发突然，我的双手还在半空中游移，不过为了暂且先安抚下奈奈子的情绪，便轻轻地放到了她的背上。

「愿意为我做这么多……我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报你。」

耳边传来奈奈子如呢喃般的声音。

明明近在旁边的校舍，正敲敲打打地制作着活动看板，然而那声音听起来却反而像在远在天边一样。

「非常感谢你，我从来没有一个愿意这样帮我的朋友。」

她的身体传来香水的香甜气味，在即近的距离下，不仅是搔痒着鼻子，更以支配的态势，让大脑功能当机。原本就美妙的声音，在呢

喃之下更具破坏力，就连耳朵都发烫，失去了作用。

最重要的是，比这些还要令人想投降的是……

（哇……好软……这是怎么回事啊……）

奈奈子正面的那两大团块。

过去我曾不小心在共享住宅看过真面目。

今天因为天气冷的关系，奈奈子穿了羽绒外套。因为隔着羽绒外套，所以冲击度可能稍微有些减少。

然而，她的外套是打开的。也就是说，挡在肌肤中间的，只有针织毛衣和内衣（我想应该是胸罩）而已。光是我没有昏倒这点，就已经值得给我拍拍手了吧。

想当然，冬天的寒冷也早已不知被抛到哪边了。

（要是在家的话……大概早就完蛋了……）

但现在还在外头，而且还残留着仅存的理智，所以我敢断言除此之外，就不会再有其他事情发生了。

要是这是在共享住宅的家里，而且又没有任何人在家的话。

在我脑海里的二十八岁大叔，一定会跨越临界点的。

「哇！！」

甜美又温柔的时间突然结束，奈奈子突然离开了我的身体。

「抱、抱歉，恭也，我想要跟你道谢，所以就……我真是神经。」

她相当慌张地挥着手，似乎开始后悔起方才自己的行为。

「怎么说，我、我不是那个意思啦！那个，就是单纯想要谢谢你，就觉得好像……你想想看，不是也有这种方式吗！」

……没有。

「唉呀，总觉得学园祭那些事情累得要命，人疲倦到一个极点的时候，不是有时候就会发生这种事吗？那个……总之！」

奈奈子一个转身背对我。

「我、我们回家吧！嗯！」

刚刚还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现在却神采奕奕地舞动着手脚。

「说得也是，走吧。」

我也顺着她的话，不再对此多说什么。

或许是学园祭特有的亢奋情绪，但现在真的充分感受到自己因此深深受惠。

无论如何，只要她能多少恢复点精神，我也就高兴了，只要结果是好的就好。

（幸好……有参加学园祭。）

学园祭即将就要登场。

第四章
祭典开始

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五。

感谢老天爷，当天从一大早就是好天气，几乎万里无云一片晴朗。

各种五彩缤纷的大大小小气球飘在半空中，由大艺大管乐团带来的开场曲响彻云霄。

学园祭执行委员长拿着麦克风，登上设置于中央广场的舞台。

「二〇〇六年大中艺术大学学园祭，现在正式开始！」

这个学园祭是关西历史悠久的大活动，在推出最多企划的首日和最后一天，都会吸引许多人到场。因此，从距离最近的车站开始，就已经涌现混乱的人潮。

「上公车后，麻烦请往最里面移动！」

停在车站前的公车，今天也出动了临时工作人员引导动线。

「呜哇……这应该没办法马上搭到车吧。」

「没有想到还会有其他普通乘客，嘎哈哈，被摆了一道！」

我和火川两个人双手都抱着采购的物品，不知该如何是好。平常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走的车站，今天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人潮拥挤大为混乱。

「好！没办法，就用走的吧！」

肉体派的火川只用五秒就做出结论，可是执行起来有点困难。

「这里离学校有三公里耶！而且还抱着这么多东西，我看我们走到的时候，比赛也结束了……」

但也没有时间悠悠哉哉地在这边等，于是……

「没办法了，只好去坐很少坐的那个吧。」

我们走向公车站对面，相较起来人潮较少的计程车乘车处，不过即便如此也还是等了一会儿。

坐在长椅上并放下物品后，汗水就慢慢地冒了出来。

「明明说是十一月，今天却还是很热耶！」

火川从包包中拿出团扇，拼命地搧着风。在这个季节，他居然还是穿着背心。

「你今天从白天开始就有公演了吗？」

「当然啊！虽然我是一年级生，却罕见地获得了一个拥有名字的角色喔！」

火川所隶属的忍术研究会，每次在学园祭都会举办大型公演。

这次总共将举办五次公演，并尝试在每回故事都做些微变动，因此就连校内分发的宣传简介上，都还打上了大大的必看标记。

「桥场你会来看吧！」

「当然，话说回来，火川你是演什么角色？」

「我演大木！」

「大木？」

大木是角色的姓吗？不过如果是忍研的时代剧，应该会有完整的名字才对。

像是大木为五郎、大木某某之介什么的。

「对，就单纯是大木！虽然不知道底下的名字叫什么，但因为也没有台词，老实说，是个难以预料的神秘角色，哈哈哈！」

「这……」

我说火川，你说的大木应该不是姓吧，应该就是棵大树而已吧……

「总、总之，好好加油喔。」

「噢！我会努力展现存在感的！」

这么醒目的树，我想也是很少见，不过也算是达成目的了吧……

等了二十分钟左右，计程车终于来了，我们搭上车约五分钟就抵达学校大门口。

「呜喔！这也太夸张了！气氛跟刚刚完全不一样耶！！」

一下车，火川便发出了惊讶。

「呜哇……这场面的确很惊人……！」

然后，我也不禁发出同样的感想。

就在一踏进大门的正前方，有条路称之为「艺坡」。平常是相当煞风景的坡道，但现在却装饰到几乎可说异常的地步了。

大大的拱门状看板上，以霓虹灯管线排出「欢迎来到大中艺大学园祭！」的文字，栏杆扶手密密麻麻地张贴着写有校内活动资讯的传单。戏剧演出压倒性地多，再来依序是展览、独立自制电影。

果然是艺大，就连每一张传单也都设计得相当精美。

「好厉害喔，没看过的社团多得跟山一样耶！」

火川一边爬坡一边吃惊说道。

在大艺校园里，有大量的非正式社团和剧团。就算没有固定的社办，只要获得许可，就可以借用学校的教室，或是在某个人住的地方集合就能进行活动了，还满多社团并没有登记为学校的正式社团。

然而平常毫不起眼的社团，会一口气倾巢而出的时刻，就是在学园祭这个活动了。这些都是我先前，从桐生学长那里听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这数量也太非比寻常吧，这实在是……」

根本是五十或一百这种几乎让人问都不想问的数字，这种程度的混乱和热气，或许就是这个学校鬼才辈出的原因之一也说不定。

接着，我们闯入了摆摊区。

瞬间，喧闹声以惊人的气势席卷而来。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要不要尝尝看广告研究会的名产，巧克力香蕉啊～！」「放送研究会独立自制的电影『诡辩者』，将在今天十二点，于八号馆第二放映室开始上映！！」「啊——这边这边！拿来这里！瓦斯完全不够用，拿卡司炉来挡一下吧！」「喂！火川！」「噢嘶！快来品尝少林寺拳法社的巨无霸热狗毅力烧喔！红色的是『毅力』，白色的是『算计』，两种一起买的人，通通赠送设计学科学生自制精美『人生』贴纸！」「五种极品饮料！女子排球队的『自由咖啡馆』，就在九号馆的二楼！对于结账不用找钱的客人，我们会当作是一个漂亮的接球，准备好豪华奖品等着你！」「我们是SF研究会！这次重现了在今年游戏和动画里出现的餐点，要给各位品尝！今天的主打商品，就是依耶尔学姊最爱的咖哩套餐！」「火川！」「我们是女子排球队！使用现在超受欢迎的花畠牧场生牛奶糖的生牛奶糖霜淇淋，快来吃吃看——！」「拳力的预感！就算成了六年级生也不改摔角热爱的『大爆炸•代点名』，要与他对抗的，是今年出道的新人摔角手，一年级的『罗德里格斯•推荐甄试』！」「我们是花式滑冰社！拿出最赞的姿势领奖品吧！做出后仰式伊娜鲍尔动作并拍下照片，获得最多票数的人，日后可以拿到纪念品，也就是阵天堂GS的『脑力最激荡训练』作为奖品！」「你也来砸派纾解日常压力吧！还有影研飞镖一次一百日圆！要是没丢好，会被社员狠狠砸派喔！」「寻人广播。从大阪狭山市来的久保田轮回小朋友、久保田轮回小朋友，你的爸爸在找你。」「火川你在哪！？」「针对这次的学园祭活动，学生报社举行了特别贩售！主题为目前的热门话题『阶级社

会』，讨论校园内各种的阶级差异问题～！」「下学年度入学考试超强对策！大中艺大入学必胜讲座，就在五号馆一楼，欢迎报名参加！」「这位客人，要不要吃吃看我们的章鱼烧啊？」「好，两个一共是七百五十日圆。」「棉花糖一支吗？这样。」「我们这里卖热松饼的，可是货真假实的高中生。」「零钱！零钱带去！」「「「谢谢您的光临！！！」」」

……总算穿过摆摊区了。

半路上，我叫了好几次火川的名字，可是混乱的人群和嘈杂的程度让他几乎没注意到。老实讲也根本记不清楚到底听到了什么，不过倒是听见好几个用词，让我涌上这里真的是二〇〇六年的实感。

「太、太夸张了……人多成这样什么都买不了耶。」

就连火川都不禁有些吓到。

「虽然有听说餐饮的摊位是完全不同等级……没想到是来真的，就连招揽客人方面也是。」

我终于亲身感受到被称为大阪第一的理由了。

「我们赶快去放东西吧。忍研的东西就放社办可以吧？」

「噢！放社办就好！」

总之不先空出双手，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们闪避着混乱人群前往社办大楼。

「啊，来了来了。辛苦你们从一大早这么忙——」

在店的后门，将塞满材料的业务用超市塑胶袋交给了樋山学姊。

「面粉十袋、白砂糖两袋、枫糖浆和即溶咖啡……嗯，都买齐了，果然很可靠。」

「就只是采买而已，像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做得到的。」

听到我这么说，樋山学姊叹了口气后，挪了挪下巴指向门外。

原来是被剥夺掉工作后，胆怯地缩成一团的桐生学长在那边。

「也是有人为了多买不必要的私人物品，犹豫到最后，迷迷糊糊地就忘了本来要采买的东西了，所以光是做好人家交代的事情，就很优秀了。」

桐生学长到底要在这次的学园祭，自跌多少身价才甘愿啊……

「对了，其他人也都准备好了吗？志野亚贵和奈奈子，好像一大早就出门了。」

对于我的询问，樋山学姊贼贼一笑。

「我说桥场学弟啊。」

「是、是。」

「你自己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有没有曾经感动到『这做得真是太好吃了！应该是可以开店的等级了吧？』」

「有啊，偶尔会有。」

「我就是这种感觉。虽然过程很惨烈，但这简直可以说是艺术品了……」

樋山学姊陶醉地闭上眼睛。

她到底打造出了什么东西啊？

「辛苦了，我们要进去啰……」

一踏进用布幕区隔出来的店内。

「啊，是恭也来了。欢迎光临～」

「桥场学弟，早安溜。」

「恭也同学，你看，店内摆饰都弄好了捏～」

异世界就在眼前展开。

洒进室外光线的明亮店内，摆放着几乎可说是过于华丽的家饰品，原本煞风景的空荡荡教室已不复见。茶杯、茶碟和茶壶也是，以当场准备的东西来说，看起来已经非常有模有样。

但无论如何，最应该受到瞩目的就是女仆吧。

「怎——么啦？话都不说只是一直盯着看。」

奈奈子女仆将平常扎起的马尾放了下来。微微烫卷的发丝恰如其分，完美征服美国风女仆装。

「他齁，一定是看我们看到出神溜。」

发出「嘿嘿」下流笑声的，则是罫子学姊女仆。

先不论她的行为和语气，罫子学姊穿起奇幻风的女仆装也相当好看。原本她的风格是有点突兀的，但给人这种感觉的那头粉红色头发，却奇迹般地适合那一身服装。

「去买东西回来很累了呗，要不要喝杯茶呢？」

接着，是以终极完成度为傲的志野亚贵女仆。

传统英国风女仆装与黑色短发，简直是最完美组合。她手上拿着的茶壶变成了装饰品，让完成度更加提升。

沐浴在早晨的柔和阳光之中，这群女孩就好像绽放着光芒一样。

「桥场学弟，觉得怎么样？有什么感想？」

该怎么赞美才好……可惜的是因为脑中词汇太少，当场想不出什么形容词。

所以，决定以简单的字眼来表达自己的感想。

「樋山学姊。」

「怎么样？」

「真的是……完美。」

「我就说吧？」

这样很可能会有一大堆客人蜂拥而至喔……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无法去逛学园祭了。

◇

第一天，学园祭开幕。

不晓得是在哪里听到了消息，现在店外已经开始排起了队伍。

「不好意思，我们会发号码牌，请叫到号码的人依序进来！」

要是让人潮无限涌入店内就完蛋了。带有这样确信的我，紧急以社办的PC打字并列印出号码，发给等待的客人们。

就在各种忙碌之下，时间来到中午十一点，我们的咖啡馆在比原定晚一个小时的时间开张了。

「好了，麻烦从前面依照顺序入座。」

四人桌瞬间就客满了。

而三位女仆则是一一前去点餐。

「请问要点什么呢？」

「可爱满点的原味奶昔、金刚山蛋包饭、苦恋漂浮冰咖啡，还有爱与启程的栝瓜，这样就好吗？」

「客人点餐啰！三桌要四杯热咖啡和融化梦想的热松饼四份！」

老实讲，这幅光景就好像将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的女仆咖啡店，进行了恶魔合体一般。而且尽管菜单杂乱无章，但女仆的高水准完全盖过了这件事。桐生学长写好菜单并得意地拿来时，社员所有人全抱头伤脑筋，那情况也令人怀念。

「……结束后，我要给那家伙处以极刑。」

已经完全成为现场重要成员的樋山学姊，说出了这么可怕的言论。

「我要把他的屁股插上拉坏台，将泥土和黄芥末搅拌好，一边转一边通通揉进他身体上可以称为洞的地方！」

听起来是很可怕的酷刑，但那个人好像还满M属性的，到时不要太高兴就好。

「那位本人去哪里了？」

「就算待在店里，也只是拿奈奈子的数位相机拍照而已，觉得碍事就赶他去买东西了。」

「还做了这样的事啊？」

不过，是奈奈子带来自己的数位相机，说希望别人帮忙拍照的。

「虽然有说之后要取出档案列印，可是还是要先确认过比较好吧。」

「是啊。」

凭他对照片的知识，的确是疏忽不得。

「嗯？桥场学弟，你看那里。」

樋山学姊看着店内情况，如此对我出声。

我照她所说的一看。

「这、这位客人，这里不是那种店捏……」

志野亚贵一脸不知所措地应对着客人。

「你的腔调超可爱的耶，哪里人？九州吗？」

「呃，那个……」

「我爸也是那里的人喔——你知道〇〇大学吗？我是那边的学生。下次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喝两杯啊？」

不过这情况怎么看都怪怪的。

讲话的人似乎是其他大学的学生，同桌还坐着另外两名看似朋友的人，黝黑的肌肤配上饰品，怎么看都相当轻浮。

这不是一般的聊天，很明显是在搭讪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志野亚贵讨厌眼前的情况。

「我去看一下。」

「也好……啊，桥场学弟，他们！」

「……！」

男子对志野亚贵伸出手，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志野亚贵摇着头，显露出更加强烈的厌恶感。这种行为完全踩线了。

「我去阻止对方，桐生学长还没回来对吧？」

樋山学姊摇摇头，苦恼地抱头说道：

「我有叫他买完赶快回来的，气死我了！」

虽然桐生学长身形削瘦靠不住，但也没办法了，这时候需要多一个男性来帮忙。

「……樋山学姊，麻烦你打电话给桐生学长，跟他说希望他马上赶回来，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多带几个人过来。」

「知道了。」

樋山学姊点点头，走出厨房到外面去。

接着，我直接往店内走去。

「这位客人，可以麻烦你住手吗？」

我拉开抓住志野亚贵手腕的手，介入两人之间。

「……怎样，你干么？」

男子顿时一脸不爽地看着我。

「我们工作人员不喜欢这样，真的很抱歉，麻烦请不要做这种事。」

三人嘲弄似地发出令人不快的大笑声。

「可以吗？」

我吞忍下火大的情绪，再次开口询问。

接着，三人同时从位置上站起，威吓似地将身体朝向我。

当中最为高大，像是带头的那名男子说：

「你怎样？是这女孩子的男朋友是不是？」

「不是的。但是，我是这间店的负责人。」

其实不是真的，但现在还是这样说比较好。

「你说什么？这间可是女仆咖啡店喔？」

「是的。」

「穿成这样，还开这种店，多少有这种事情发生也是合理的吧？如果不想陪笑招待，那一开始就不要做就好了啊，是不是啊？」

「这是客人您自以为是的借口吧。抱歉，本店刚好不是那种店家。」

把脸凑近我的机器助晒男，完全是带着瞧不起的表情，额头上还爆着青筋。

「你从刚才就一副很嚣张的样子，看来不吃一顿苦头是不知道怕啊？」

我内心多少有些惊恐，虽然说心情上并不太害怕，但体格没人家好，又几乎没有打过架，对我来说要以肉体语言来沟通实在会满辛苦的。

可是，总不能在这里退缩。我得保护志野亚贵和这间店，不受这些家伙威胁才行。

（桐生学长在干么，还不赶快……！）

就在我带着紧张急迫的心情，用力瞪着机器助晒男时。

「嗯——明明是念不错的学校，行为却比那些小混混还不如耶你们。」

奈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男子们身后，从对方丢在桌上的钱包里抽出了学生证，一边看一边「嗯嗯」地点着头。

「混、混账，干么随便看别人的东西，还来！！」

机器助晒男慌慌张张地，从奈奈子的手上抢回学生证。

可是，奈奈子却呵呵笑地嘲讽他们。

「这间大学前阵子，才刚因为强灌低年级学生喝酒闹上新闻而已。要是我们报警的话，对你们可能不是件好事喔，是吧？经济学系三年级的松嶋先生？」

隐约听见对方「啧」了一声。

「你有证据吗你？没有任何证据就告我们的话，我们也是……喧？」

一旁的罫子学姊，将奈奈子数位相机的画面转向我们，并重播影片。

「呜哇，安捏可不行哦，志野亚贵丫头明明觉得讨厌……脸拍得粉清楚，就算缩不是我们也不会被采信的，马上就再见溜。」

冷笑地说着感想的同时，煽动对方不安的情绪。

不管是刚刚抓住志野亚贵的手，还是对我威胁恐吓的画面，全都被拍了下来。这要想狡辩看来是很难了。

「你什么时候拍的……！」

大概是没想到会被录下来，机器助晒男明显变得慌张。

「赶快走吧，你们要是现在离开，我们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要是再继续坚持下去，我们也是得有我们的考量的。」

奈奈子死瞪着这群男子。

那股狠劲瞬间让三人畏缩了一下。

「阿桥，怎么样了！？我听说出现了奇怪的人！」

这时，桐生学长带着凌厉的气势回来了。

「我还去摔角社、相扑社和空手道社叫了很厉害的人来！那些找麻烦的小混混在哪里！」

三名身高看来有一九〇公分的高大男子，就站在门口看向我们这边。

见到那些人的模样，机器助晒男等人脸色明显发青。

「啰、啰嗦，这里无聊死了，我、我们走。」

一撂完话，他们便迅速起身，急急忙忙地逃离现场。

目送他们离开后，我这才呼——地吐出长长的一口气。

连同其他客人在内，现场所有人也都顿时解除了紧张的状态。

「奈奈子，谢谢你，你刚那招超赞的！」

我向完美助杀的奈奈子道了声谢。多亏有她跟罫子学姊削弱了那帮人的气势，才没有演变成大骚动。

但就在下个瞬间，奈奈子一个腿软踉跄，赶紧伸手扶住墙壁。

「怎、怎么了，奈奈子？」

「没事，胆小鬼果然没办法勉强吓唬人，要是他们全逼近我可就完了……嘿嘿。」

奈奈子不好意思地笑着。

「外表看来我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但其实我真的不敢那样。不过在刚刚那种情况下不做也不行，就凭着一股气上前了。」

「……嗯，谢谢，多亏这样才帮了我跟志野亚贵。」

接着，我看向志野亚贵。

她被刚刚的事情吓到，可怜兮兮地含着泪水。

「恭也同学。」

志野亚贵冲到我身旁。

「志野亚贵，没事了……哇！」

一个用力，志野亚贵从正面紧紧抱住看着她的我。

「那些人好可怕喔……谢谢你救了我。」

我就这样一直被紧紧抱住。

志野亚贵的脸大约在我的胸口附近，鼻子、嘴巴之类的抵着胸膛，感觉有些搔痒。而再往下，则有非常柔软的物体……

（继上次奈奈子之后……！）

明明才刚经历过那样可怕的事情，却希望可以一直沉浸在这样幸福的感受里……这种想法就是男人的本性。

「啊，不会……真是太好了，嗯。不过，志野亚贵。」

我试图保持平静地跟她说话，并将志野亚贵的身体轻轻拉开。

「你看，全部的人都在这里。」

其他的客人、店里的工作人员，所有人都在看我们。

「啊，对不起捏……」

志野亚贵终于察觉，迅速地拉开距离。

「……唉呀，啊哈哈……」

之后大家对我发出的笑声，尤其是工作人员那种贼笑，让我觉得浑身不自在。

傍晚五点。

虽然期间好几次紧急外出采购，但学园祭的第一天总算结束了。

而且各种经费在第一天就完美回收了，这下可就确定稳赚不赔了。

「唉呀，该怎么说才好呢，真是多亏我如天才般的直觉啊，感觉好像已经连下学期的预算都有着落了，对吧。」

「桐生学长，拜托你绝对不要在樋山学姊面前说这些。你下次真的会溅血的喔。」

我回想起刚刚樋山学姊以满布血丝的双眼，狠狠说要「处以极刑」的表情。

「我知道啦，我也只敢在同样身为变态的阿桥面前说这种话而已。」

「拜托你不要随便把别人归在奇怪的分类里！」

虽然我很尊敬身为写真学科的桐生学长，但人性部分还是需要注意。

「不要这么说嘛，阿桥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明明在志野亚贵的事情上，就不会这么强硬。」

桐生学长用猥琐的目光看着。

「呃……」

拿出志野亚贵的事情来讲，那可就有点狼狈。问我是不是在交往，也很令人伤脑筋。

「总之，真的辛苦啦。多亏有阿桥才得救了，特别是刚刚那情况真的很抱歉。」

桐生学长拍了拍我的双肩，慰劳我的辛苦。

「不会，幸好没演变成严重事态。」

在那场骚动之后，桐生学长为自己不在现场的事情向大家道歉，并且做出了调整，以便能马上连络到身为他朋友的硬汉三人组。

还有，虽然已经有请硬汉三人组学长们喝饮料，不过他们在受到女仆的款待后，相当开心地回去了。

「话说回来，女仆那三个女孩子水准之高啊……就好像置身天堂一样。」

「还以为你在夸奖她们工作，原来是在说外表吗？」

「都有啊，我不就是在赞美她们各方面都很高水准吗？」

事实上，大家工作起来真的就是无懈可击。

一开始因为紧张和害羞而显得僵硬笨拙，但看她们无论是行为举止或接待客人，后来都慢慢习惯，也就放心了。

「是啊，就连一开始觉得很尴尬的奈奈子，也做得非常好。」

还有那赶走混混的胆识也是，她真的是很会招呼客人

「记得……是小暮学妹对吧？她很有活力啊。」

「是啊，不管怎么说她是还满习惯服务业的，也是最受欢迎的吧？」

而且好像也一直有客人拜托她，让他们拍张照。

「太好了，这样也可以让她多少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事。」

「咦？」

「记得她好像前阵子还满低潮的吧……希望她能在这样胡闹之下，恢复一点活力……」

呼出香烟的烟雾，桐生学长眯起了眼睛。

「我能做的，也只有创造这种胡闹的机会而已。」

「桐生学长……」

我看着他的侧脸。

「……你刚刚才想到的推托说法吧？」

「奇怪？怎么会被你发现了呢？」

那当然啊。

因为桐生学长跟奈奈子才认识不到一个月……

◇

学园祭第一天结束，美研的大伙儿也在简单的整理过后解散了。

「呼……一整天这样站下来，真的是很累啊……」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话咩～喉咙都哑了呢。」

天色渐暗，回到共享住宅时，奈奈子和志野亚贵都已经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

「喔，回来啦。」

打工结束回到家的贯之打了声招呼。

「这样听起来，摸摸女仆咖啡店似乎盛况空前呕噗！」

「哪有可能给摸啊！不过，要来摸的蠢蛋全被恭也骂跑了。」

奈奈子俐落地一掌打上贯之的头，拍掉他的嘲弄。

「噎？有那种怪客去喔？你们都还好吗？」

对于奈奈子所报告的事情，贯之表情顿时一变。

「没事了啦～我只是被拉了一下手而已咩。」

「问题又不是只被拉一下就没关系，真的没事吗？」

「嗯，没问题的。」

听见志野亚贵的话，贯之是真的很担心的样子。无论怎么说，像这种时刻他还是很可靠的。

「而且奈奈子很厉害喔，完全击退了那些家伙。」

「这有什么稀奇的，这是她的日常吧？」

「喂，贯之！你就不能稍微担心我一下吗！？」

「身为前不良少女的小灰姊，说这什么话嘎！」

贯之的脑门再次遭奈奈子拳头重击。

「不是跟你说过，不要拿我的名字开玩笑！」

……奈奈子，你这样揍他刚好变得有点说服力喔。

不过自从那个混混之后，只要有棘手的客人，奈奈子都会一马当先去接待，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要志野亚贵做到那样，实在不太可能。

『奇怪？真的假的，你说想摸？我话先说好啰，这收费可是很贵的～那不然我偷偷给你隐藏版价目表好了？』

看来也是有人会以逆向操作的方式，削弱对方的企图，总之这些先放到一边。

「贯之至少也来个一天啊，规模大到超乎想象，而且很有趣。」

「对啊，一直打工也很无聊吧，偶尔也来转换一下心情嘛？」

我跟奈奈子尝试邀贯之去玩。

「不用了，我又没有心情差到得需要转换的地步，而且我也不感兴趣，不过……」

贯之摊开不知道从哪里拿到的简介。

「我听说啊，影研的独立自制电影『鬼畜们的宴会』要上映了，要是错过这次，可能短时间内没有机会再看到……」

奈奈子夸张地大叹一口气。

「想去就直说不就好了，你真的很不坦率耶。」

「啰嗦！我就是在说动机不一样好吗！动机！」

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感情好的吵架，眼前这两人就像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谁也不让谁。

真是的，我无奈地看着这副景象，忽然间……

「嗯……？」

目光转向志野亚贵。

「……嗯。」

眼神不可思议地交会，四目交接了约两、三秒的时间。

「……唔嗯。」

没有特别说什么，也没有任何意思。

我们两人对着彼此露出了笑容，互相交换示意的眼神。

◇

学园祭第二天。

这天因为活动比较少的关系，还以为可以比较轻松一点，没想到这完全是个天真的想法。

「请号码牌二十六号到三十八号的客人入场！」

听到我说的话，客人一起涌进了店内。

「这边！客人这边请。请先入座稍待点餐喔～」

志野亚贵以可爱的微笑，引导客人入座。

而每位男性客人，全都露出兴奋的笑容陆续坐下。

「想要点什么呢？我们各种丰富的饮料和餐点喔。」

机灵俐落的奈奈子，始终带着笑容听取客人的点单。

坐在位子上的客人们，全都带着赞赏的目光看着她们。

「只要饮料？不来点东西吃啊？这里可是色香味俱全溜！」

就算是幼女身体飞出大婶味而吓人一跳的女仆，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客人支持。

还有无法入店的人，就从窗外看着女仆们。

而不同于前头如此优雅的空间，今天后方战线也同样快死了。

「桥场学弟！面粉已经用完了！」

樋山学姊的报告伴随着哀叫。

「不会吧！早上有的那几袋都用光了？」

「那个～有客人点单了，是不是先停售面粉类的餐点比较好？」

「啊啊奈奈子！等、等一下！……桥场学弟，你跑一趟这单子上面写的地方，跟里面一个叫田岛的人说明情况，然后跟她拿面粉回来。」

「好……等下，这不是工艺研究室吗？」

「那边有储备物资，提供给在里头过夜的学生和研究生。我们得砸钱买了！」

怎么顿时变成很了不起的话题。

「我知道了，现在就过去。不过如果这些量，也是会马上用完的。」

「对啊……怎么办才好呢？」

「嗯……啊，对了，记得南河内工业区有面粉制造业者吧。」

「你是说河边那间吧？怎么样吗？」

「我打电话去问问看，看能不能直接跟他们买。」

「等等，应该不可能吧？而且买了之后要怎么搬……」

「我问好了，没问题。我已经交代朋友，请他帮忙载过来。」

「……桥场学弟，你其实读错大学了吧？」

樋山学姊表情严肃地问着我。

还好啦，毕竟我本来就曾是个普通社会人士，而且骨子里还是个快三十岁的大叔……

「恭也同学，即溶咖啡粉也快没了捏～」

「噎？志野亚贵，你说真的！先挡一下客人！这期间先让我查查看业者……啊啊真是的，这种传统手机有够难搜寻的！」

「不过也还好，毕竟不用查号台就方便多了，时代真的已经进步了。」

十年后，会变成更进步、更进步的时代喔……学姊。

打电话拜托业者留货，一处理完又马上告知学姊。

「我出去采买了喔！」

买完东西回来之后，再将材料大致整理好。

可惜的是，没有办法买到太多业务用面粉，其他的库存也只找到差不多的量而已。

「感觉这些量还不够撑完今天一整天呢……」

「总之先做到中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情况？」

我向樋山学姊点点头。

「桥场学弟，四号桌的客人好像有什么问题的样子。」

看来优雅的老绅士四处张望着，看起来像是在寻找店员。女仆们有其他的工作在忙，还是我去一趟比较好吧。

「我去看看。」

就在我急忙冲向店内时。

「主人，请问您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

就见到奈奈子已经在询问老绅士了。

「好的，如果是这个展览的话，您要走过八号馆前面——」

奈奈子打开简介，温柔而仔细地应对着。

我早就知道她很适合这身美国风女仆装，但看了现在的奈奈子，更是清楚了解到，她会那么受欢迎绝对不只是因为这样。

她已经习于接待客人，笑容也相当爽朗。细腻的动作上也毫无一丝烦躁感，自然展现出衷心乐于与人交流的气息。

「我可以理解……」

当我不禁深有感触地呢喃出声时，奈奈子便转过头看着我。

「真、真是的，恭也你干么一直盯着我看啦，这样我很不好意思耶……？」

「抱、抱歉，忍不住就……」

被发现自己看到出神了。

「因为奈奈子实在太会接待客人，不小心就看到出神了。」

「哪、哪有啦，才没有的事呢，我哪有那么厉害。只是因为打工作习惯了而已，没什么……」

大概是被称赞很不好意思，她脸颊微微泛红，露出羞赧笑容的同时，身体也扭来扭去。就是连同这点在内，整个完美。

正好这时准备换一批新的客人进来，奈奈子也稍微可以轻松一点的时候。

我内心涌现了一丝丝恶作剧的念头。

「奈、奈奈子……你可以对我做一次吗？就是『主人，欢迎回来』那个。」

忍不住还是做这样的拜托。

「啊、啊！？这丢脸的事情我哪做得出来啊！」

奈奈子当然是某摇手拒绝，但是……

「因为我不是客人，一直都没有办法看到奈奈子这一方面的魅力，真的觉得非常可惜……所以……」

「就算你这样说……」

奈奈子还是很犹豫的样子。

「好、好吧，就一次……而已喔？」

大概是下定决心了，她先转向一旁并简单做个深呼吸之后，再一个回身面向我。

「主人，欢迎回来。」

带着灿烂绽放的笑容，开朗地对着我做出招呼的动作。

这下子都充饱电了。要是当时二十八岁的我，知道有这种女孩子服务的店家，一定会当天求买回数票，或者是要求办全年通行的会员证。

「呜哇……太赞了。」

忍不住脱口而出。

奈奈子大概是顿时又开始觉得尴尬，脸颊比刚才更红了。

「好、好了，解散，我说解散了！你赶快去那边啦！」

我被她不停推着，赶到后头去了。

……不过，能让我看到这么美好的画面，真的很感激。

「啊！」

「呀！」

我差点跟回来拿餐点的志野亚贵撞在一起。

「抱歉，志野亚贵，你有没有受伤？」

「没事啦，就算发生什么事，恭也同学都会救我的咩，没问题的。」

志野亚贵对我投以完全信赖的目光。

昨天在家里也是这样，我感觉到志野亚贵的双眼，变成比以前更柔软许多。

总觉得那股气氛，该说是开心或是挑动的感觉。

「耶嘿嘿。」

「呜呵呵。」

两人不禁相视而笑。

「干么，你们两个在这里做神模！下一组人客要进来了缩？」

在罫子学姊提醒下，我们回过神。

「啊，对不起！好，志野亚贵，就跟之前一样喔！」

「好～呦，主人，欢迎回来～！」

背后传来志野亚贵充满活力的声音，我再次走向后头。

◇

怒涛般的时间结束，暂时可以先休息一下了。

「谁说今天人会比较少的，谁！！」

就算想要发火，也找不到对象。

今天女仆咖啡店也涌进了大量的客人，而且数量甚至超过昨天。就连现在都有客人在店外排队，等着我们重新开张。

「啊啊伤脑筋，怎么办，再这样下去餐点会不够，要再煮也太慢了！」

管理厨房的樋山学姊，不禁发出了哀嚎。

「一直煮一直煮也还是完全不够！这间店是怎么回事啊，该多请一个新的人来打工吧！！」

因为太过忙碌，已经开始搞不清楚学园祭的活动跟打工的分别了。

「变成这样也没办法，来删减菜单吧。」

「删减菜单？」

「虽然我也不想，可是也没其他办法了。首先把那些要开火的、花时间的，都从菜单中拿掉吧。」

「说得也是，都到这个地步了，也只能这样了呢……」

「是啊……」

就在这时，厨房的门被一个用力推开。

「各位听我说！这可是我费尽全心全力规划出来如珠宝般的各种菜色，怎么可以做出删减这种嘎齁！」

话说到一半，樋山学姊就用力把门关上，而且好像夹到了桐生学长的鼻子。

「那么接着就来确认菜单吧。我会进行挑选并迅速删除，桥场学弟，麻烦你向等待的客人说明，并张贴告知。这样可以吧？」

「好！」

休息时间结束，咖啡店再次开张，并且也迅速地适应了樋山学姊在菜单上的更动。

我在确认过后，开始向等待的客人说明。

「非常抱歉，因为材料的关系，我们对菜单做了些调整。」

尽管听到了一些遗憾的声音，不过大家好像都可以接受。

要是一般的店家，或许就会有客人来抱怨一大堆，不过这里是学园祭，而且大家都是为了女仆而来这点，算是帮了我们大忙。

「好了，接着就是张贴告示……咦？」

当我准备回到店里，就在身体转向的时候。

「时、时机点好像不太对喔……」

遇上了莫名显得有些慌张的河濑川。

「你有来学园祭啊。」

「反正你一定觉得我很不适合这种场合吧？」

还是那副老样子，果然就是会说出这种标准台词的人。

「才没这回事。只不过，我以为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你是不会来的。」

「……果然是给人这种印象，但你也没猜错就是了。」

河濑川抱怨的同时，打了简介。

「『鬼畜们的宴会』要上映了，很难得有这种机会，想说不能错过，所以就来了。」

「噎？河濑川你也是为了要看那部片才来的喔？」

「这样听来还有其他人也是呢，还满会挑片的啊。」

我还是先不要告诉她是贯之好了。

不过，认真努力的人，果然想法也都是一样的。

「而且，我是想来道个歉的。」

「跟奈奈子吗？」

河濑川点点头。

「结果到头来，自从那次之后，都没能跟本人说些什么。毕竟已经被某人的花言巧语说服继续留在同一组里，我不想还有疙瘩。」

「你想太多了，而且我觉得不要道歉比较好。」

「为什么啊？」

「因为奈奈子现在已经开始认真面对唱歌这件事了，这是那次你跟她说的那番话所成就的契机。」

虽然说多少有点太过直接，但现在想想，那个打击疗法还真是有效。

正因为奈奈子自己也理解，才会说她明白河濑川的意思。

「那所以我来这里，只是白费事就对了。」

「我可没有这样说喔。」

「太好了，因为这样我就不用勉强自己吃满满爱意的萌萌松饼了。」

像这种事，其实只要点饮料就好了吧……

遵守莫名的礼仪又笨拙，真的是很有趣的女孩子。

「哪天可以的话，听听看奈奈子的歌声吧。」

「等她真的认真唱的时候吧。」

河濑川点点头，把简介折好收进包包里。

「那就这样吧，影片上映时间快到了，先走啰。」

「你明天不来吗？」

「不知道呢，如果有必要来的话，我就会来。」

用冷淡的表情，做出『如她风格』的回答。

「那就再见啰。」

河濑川带着一如往常的不亲切，飘扬着裙摆离开。

◇

「感觉第二天应该可以想办法撑过去了。」

再次开张后，因为菜单更动带来的效果，成功减轻了大家的负担。并且结束时间也逐步接近，也没有新的客人再上门了。

我放心地喘了口气，坐在椅子上。

「桥场学弟，辛苦了。」

樋山学姊大概也因为不再那么忙乱，表情趋于和缓。

「时机点正好，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咦？可是店内那边不要紧吗？」

听见我的疑问，樋山学姊看向放有材料的地方。

「就像你所看到的，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再考量到剩下的时间，只要把现有的东西卖到完就好了吧。」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樋山学姊也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谢谢。总之，我现在好好工作，到时候会跟桐生学长讨回来的。」

原来如此，那位的确是很好利用的感觉……

（桐生学长，看来你这次可是欠下一大笔了哪……）

时间来到傍晚，尖峰时间已经过去，会场也弥漫着轻松的气氛。

或许趁这个时间，刚好可以去看看因为忙碌而无法去欣赏的展览。

「因为如果是常态的展出，这个时间去看最好。已经熟悉学园祭的人，都会待到这个时间。」

一边指引着我们，桐生学长一脸内行的样子一边说道。

「桐生学长，你就这样跑出来没关系吗？」

一踏出咖啡店，桐生学长马上带着笑容追了上来。

可是，我记得这个时间，他明明被交代要负责清扫店内的。

「嗯，这个嘛……也还好吧！毕竟也快到结束的时间了！」

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答案丢了回来。

你之后要是遭遇什么，可不关我的事喔……

「而且，要是我说出现在要去看的东西，他们绝对用像看脏东西一样的眼神看我的。虽然有时候也觉得那样很愉快，但现在不是那种

心情。」

「是啊，如果知道是要去看动漫社的同人志和同人游戏的话，一定会有那种反应吧。」

「阿桥！你讲话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直啊！」

不然还有其他说法吗？

让桐生学长无论如何都要溜出店外看的展览，就是大艺大动漫社推出的原创同人志和同人游戏。

在众多大艺出身的创作者当中，有不少是插画家。除了秋岛志野特别出色之外，其他也培育了好几个知名创作者。

在这当中，有许多OB、OG也参与其中的动漫社杂志，被评为拥有顶尖水准，在学园祭举办的小规模现场摊位，更被视为口袋必访名单。

「因为不但夏季、冬季同人展买不到，就连网路也几乎都没有。要想活用艺大生的特权，就只有趁这个时候啦！」

我想应该也有其他时候就是了。

……于是，我想跟女孩子逛学园祭的目的，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踪，变成来配合学长的欲望。

「不好意思啊，桥场。连我也一起跟来了！」

「不会，没关系的。毕竟一个人也是有点尴尬。」

然后还碰巧遇到了这个好色忍者•火川元气郎，不知为何他也就跟我们一道了。

对了，他本来好像是打算第三天要去的，真不愧是玩遍色情游戏的现役好色忍者。

「火川学弟你有听到吗！阿桥他说一个去很尴尬耶！」

「噢嘶！我就算一个人也会去的，学长！」

我冷冷地看着莫名意气相投的两人。

（不过呢，能看到这个时代插画家们的画，也是满开心的一件事……）

十年前的画家，还是有很多人至今也都相当活跃，还有一些是将在未来十年当中崭露头角的。

能看到这样的过程变迁，或许也颇有意思的。

动漫社的现场贩售摊位，不是在教室，而是在社办。

「为什么不在教室贩售？」

听到我的询问，桐生学长指指门上的告示。

「噎？未满十八岁禁止进入……所以有卖色情内容的啊！」

「那是当然的啊，就是这样我才要偷偷地来啊。」

原来如此，这就是桐生学长点燃热情的原因。

一踏进里头，就看到狭长的社办两侧，摆着熟悉的长桌。

「噢噢！这就是爱姬丝软体的原画耶！还有这个是OCTOBER社的新作……太厉害了！」

火川一进来就发出惊呼，

「你还满内行……啊啊，你是桐生的朋友啊？」

里面有个长发、削瘦，还蓄着山羊胡，怎么看都像是大前辈感觉的人跟我们搭话。

桐生学长没有回应，只是来回看着桌上的书本。

「山科，这本是试阅本对吧？还有没有库存……？」

名为山科的社员摇了摇头。

「没有，都卖完了。」

「真假！我太伤心了！我还答应同学要以原价多两百卖给他的，怎么会这样！」

桐生学长看来是真的很沮丧，还用双手抱住头。

不过话说回来，竟然在做这种穷酸的转卖，这样不好喔。

「我之后再问作者本人看看，说不定还有留一些库存。」

山科学长安慰似地说着。

「所以那两个人是？」

然后看向了我们。

「啊，我是映像学科一年级的桥场。」

「我也是一年级，我叫火川。」

「我是山科，动漫社的社长。你们来是因为喜欢电玩吗？」

「呃、呃对，我跟火川都喜欢电玩。」

山科学长站了起来，拿CD-R给我们。

「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像这个，大概不是你们会感兴趣的面向，但如果不嫌弃的话可以玩玩看。」

ROM背面还贴有印刷物。

「这……也太厉害了。」

上面呈现着各种背景美术设计。有春夏秋冬的大城市与乡间，还有天空的模样。横跨各种领域描绘出的画作，相当地美丽。

「山科是读美术学科的，因为崇拜吉比力工作室的作品、伊沙那岐的美术等等，而进行作品创作的。从以前他就一直讲说，这些才是重要的。」

山科学长苦笑道：

「要是问我说到底有多必要，也很难讲就是了。实际上，我就算送出作品集，也一定会被问『没有女孩子的图吗？』这种话。明明是动漫社社长，却比其他社员都还要不受欢迎。」

他用指头敲着ROM。

「虽然我总觉得哪天一定会派上用场的……但投入这么没人气的领域，还是会觉得不安。」

「……」

这勾起了我某个记忆。

二〇一六年有个爆红的社群游戏，那位美术总监光靠自己一个人，就建构起了那美丽的奇幻世界。

虽然记忆颇为模糊，但我印象中那个人的姓好像就是「山科」。

就算那号人物跟眼前的山科学长不是同一人好了，十年后，背景美术人才也是很抢手的。接下来，山科学长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工作找上门。

「那、那个……」

「嗯？怎么了？」

虽然未来的事，当然不能说出口，而且反而说出来的话，可能还会被嘲笑。

所以，就采取跟志野亚贵那时候相同的做法。

「虽然说不太上来，但是我……喜欢山科学长的作品。」

突然听到这番话，山科学长好像有点吓到。

「谢谢，光是听到你这么说，就可以鼓励我了。」

不过还是很高兴的样子，笑着如此回答。

桐生学长也一起聊了一会儿，最后什么都没买就解散了。

「太大意了……明年一定要从第一天就来排。」

这好像某些只买不看的人会说的话，不过话说回来，他现在都已经是五年级生了，难道还打算在学校待到明年吗……

「大艺果然不简单！好多原画师已经在第一线绘图了，其他学校很少有这种事耶！」

火川似乎相当兴奋。

「对啊……大家都好努力。」

我看着手上的ROM，再次回想这十年的时光。

不只是背景美术，就连价值观也在这十年间有了剧烈的改变。

就连同样持续活跃的人们，也随着那价值观改变着自己。

不管有多清楚未来的事情，到头来重点还是那行动力与信念。

「得好好努力才行……是吧……」

将ROM在胸前紧紧一抱后，慎重地收到了包包里。

虽然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被带来了这个展场，但是却因此看到了很棒的作品。

「火川学弟！你觉得下次会是哪种色情游戏登场！？」

前面的两位，竟然还是持续在同一个主题不断延续讨论着。

「这么嘛，我自己觉得，应该还是校园类的吧！」

「我也同意，毕竟不掌握这方面的话，基本上就很难成气候啊。」

桐生学长认同地频频点头，接着又说：

「我……其实有喜欢的类型，可是都卖得不怎么好。」

「喔？是啥？」

「SF，而且是女孩子穿战斗服那种。」

「嘎啊——！那真的不太好卖耶！我自己倒是期待哪天会有热血运动类的，因为我很重剧情。」

「热血运动类！这也满有难度的耶～就算十年后也没办法啦！」

「哈哈哈，也是啦！！」

两人气氛超热烈，还讲得哈哈大笑。

八年后，会有女孩子身穿战斗服，脚踩会升空飞天的鞋子，SF热血运动类型的美少女电玩非常畅销，甚至还做成动画……

「不过在这个时代的话，会这样想也是可以理解……嗯。」

我不禁觉得，未来的世界真的好厉害啊。

◇

学园祭第三天。

为了收拾前一天的东西并做好今天的准备，我比大家先早一步来到美研社办。

「早安——……咦？」

本来还以为不会有人在，眼前的画面却违背了这个想法。

「唔～～～～～～嗯……」

「啊……」

美研的两位学长一个抱着头，一个双手交叉胸前，各自以怪异的姿势发出呻吟。

「柿原学长、杉本学长……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喔、喔喔，是桥场学弟啊。」

柿原学长朝我露出笑容。

但是他的眼睛下方，明显挂着表示没睡觉的浓浓黑眼圈。

「没啦，没什么，在弄现场表演的事情……」

杉本学长也同样露出笑容，但他的表情也是明显看得见疲劳。

「对了，那女孩子后来打起精神了吗？」

「嗯，确实照着计划在努力中。」

「那真是太好了！总之呢，被很多人提点是会带来成长的。」

杉本学长满意似地频频点头。

「学长，我要带走备用的碗和榨汁机喔，虽然店那边有，可是不太够用。」

「喔，好啊好啊，尽管拿去。」

「抱歉，没办法帮你们，帮我们跟那边的人打声招呼。」

两位学长回答的时候显得气氛低迷，感觉反而还比较需要我们的关心。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鞠了个躬后，我就拿着备用物品走向外头。

然后直接把耳朵贴在社办的门上，尝试听听看里面的声音。

「……拿着……就这样……的话……要做吗？现在……之类的……对吧？」

「大……喔……吸住。不这样的话会全部……就……了。」

虽然听不太懂是什么状况，但可以想象得到不是太好的情形。

「……我想最好还是不要插手。」

虽然对学长们很不好意思，但如果要做的事情再继续增加的话，情况可就严重了。

◇

「你！觉悟吧，佐助！！」

「怎么样颖斋，你会被回击得很惨喔！」

第三天的中午，忍术研究会的舞台剧，就在中央广场的主舞台上演。虽然跟火川说了会去看，但迟迟没办法脱身。

「好厉害捏～互砍一点都不手软捏。」

我跟志野亚贵利用休息时间，一起来欣赏演出。

「比想象得还要正式。」

还以为会像学生剧团的节奏，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是一个完成度相当高的舞台剧，甚至还加上了后置音效，透过音控师将气氛带入。

「把对打剧码演得这么逼真，看得我完全喘不过气来。」

我现在明白火川说「因为我们社团算是运动性质的」的原因了。

表演迎向最高潮，完成任务的忍者佐助，面对剑术高超的剑士颖斋，死命抵抗对方企图消灭他的意图。

「佐助！我并不恨你，但今天你必须死在这里！」

然而，颖斋的剑贯穿了佐助的喉头。

「唔……颖斋，你这混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了……」

可怜的是，最后佐助仍是化作地上的尘土，惟有始终存在于该地的大树，守护着那身影……

「好悲伤的故事捏。」

「嗯，还满值得一看的。」

果然是进行过无数次的公演，武打场面和故事内容都相当精彩。

悲伤的旋律回荡，舞台剧准备迎向尾声……

就在这时。

立于后方的大树，突然间动了起来。

「恭也同学，那个是火川同学咩？」

我仔细一看，火川正慢慢靠近快死了的佐助。

「奇、奇怪……？」

就当我正在看他想干什么的时候。

「噢，佐助，要有意志力，从这里再重新站起来！」

他忽然开始替倒下的佐助加油。

「笨、笨蛋，火川，就说你不用演啊！」

「噢，来吧，颖斋他没什么好怕的！」

看来火川似乎太投入戏剧里，忘记自己角色的功能，还开始替演戏的学长加油。

「好了，火川，快过来这边！」

「就是这样才没办法给他有台词的角色啊，真是的！」

舞台侧边冲出两个黑衣人，把火川直接扛下去。

「呜噢噢噢！你们干么，放我下来！！」

搞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引发会场一阵小小的骚动。

「火川……希望哪天他能有角色可以演。」

虽然男子热血是好事，但是再这样下去的话，角色的名字可能就从树木变成空气了。

◇

一回到咖啡店内，就见到奈奈子一个人独自留守。

「回来啦，忍者的舞台剧好看吗？」

「很厉害捏～超逼真的，好有趣喔～」

接着，我跟志野亚贵两个人开心地说起对公演的感想。

「咦？奈奈子你还没有换衣服喔？」

奈奈子再次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女仆装。

「嗯，难得有机会穿，想说干脆就这样穿到最后好了。」

之前那么害羞的奈奈子，没想到她习惯之后，似乎还满喜欢这身打扮的。

今天的咖啡店，一反昨天和前天的喧闹，安静得令人不敢相信。

『都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就早点结束营业，享受学园祭吧。』

这是今天开店时，桐生学长的提议。这个「从准备期间以来，第一次说出了好的建议」，樋山学姊也赞成，大家也都点头。

于是，咖啡店在今天中午过后就早早打烊，门口也挂上了『结束营业』的招牌。

然而，我们三人也没怎么逛，到头来就是在这里，像这样随意聊聊。毕竟也累了，而且这里的气氛又很舒服。

「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这啊？」

就在这时，突然探出了贯之的脸。

「噢！是女仆，有女仆！奈奈子你在干么，真是不得了耶！」

「吵死了！因为是女仆咖啡店啊，穿成这样也不是我愿意！」

眼见奈奈子尴尬又火大，贯之一边笑她「这个女仆好恐怖额」一边踏进了店内。

「贯之，电影看完了吗？」

「对啊，超好玩的。那已经不是学生电影的水准了！」

〈鬼畜们的宴会〉这部电影，原本是大艺的毕业作品。

但是公开后受到热烈的回响，被誉为可以在大阪电影节得奖的传奇作品。

「这样啊，好希望我们也能拍那种类型的电影。」

一听到我这么说，贯之哈哈大笑。

「是啊……真的是梦想。」

他就只有这么回答。

「既然这样，我也在这里打发时间好了。」

从店内拿了张椅子过来，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啊？为何啊？我正在这里留守，你去找别的地方啦。」

「啰嗦耶，又没有关系。」

没有丝毫转移阵地的意思，贯之拿出了文库本，好整以暇地看了起来。

「奈奈子，泡杯咖啡来吧。」

「干么叫我去！」

「你不是都有当女仆了，泡个咖啡又没差。啊，不用施展什么变好喝那一套喔。」

「你说什么傻话，我才不会咧。」

两人又一如往常地开始逗起嘴来。

「我们还是再去逛一下好咩？」

我点头同意志野亚贵的提议。

「那我们走吧。」

于是两人一起走出店外，回到广场。

◇

看了写真学科的展览，在篮球队的摊位吃了巧克力香蕉，还去参观环境设计学科的巨大大阪模型，在电影研究会的摊位砸派，游戏结束之后，太阳也开始西下，天色逐渐变得昏暗。

接着，在讨论完要去哪里之后，结果就是暂时先到没有人的社办休息一下。

社办里面有个铺着榻榻米的空间，我们就一起坐了下来。

「度过了一段很棒的时间捏。」

尽情享受了学园祭，志野亚贵的心情相当好。

「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捏，人类的创作好有趣呢。」

应该说不意外吗？比起逛摊位，志野亚贵还是对展览比较有兴趣。

「画画上有学到什么了吗？」

「嗯，让我很想现在马上回去画画看。」

「马上啊，真厉害。」

志野亚贵是贪婪的，不过这对于从事创作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要素。

「因为我就是很任性咩，有想做的事情或想要的东西，就会一直想、一直想喔。」

脸上带着微笑，回应的话语却是有些强势。

「希望能再让恭也同学吓一跳。」

「嗯，我期待着喔。」

「下次要画什么才好捏？」

志野亚贵凝神注视着窗外的夕阳，闪闪发亮的表情染上赤红，看起来比往常更加倍可爱。

（我、我怎么一直盯着看啦！）

慌张别开目光。

就在太阳下山的同时，气温也一口气降了下来。方才因夕阳而通红的这间社办，也开始慢慢变得寒冷。其实平常差不多到了这个时间，基本上大家都会开始插上暖炉或是暖炉桌的电源取暖。

就在我准备站起身，想要找个可以用的电器时。

「咦……」

忽然间，视线模糊仿佛失去了焦距，跟平常不一样，眼神始终无法对焦，而且视野一下子缩小，意识也开始模糊了起来。

「恭也同学……恭也同学？」

志野亚贵的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虽然内心觉得得要说些什么、得要回应点什么，但我就这样失去了意识。

「啊……」

倒下似乎只是瞬间的事情，视线一下子就恢复正常。

「恭也同学，你没事吧？」

志野亚贵从正上方担心地看着我。

看来我刚刚似乎是直接昏了过去。

「你一直忙个不停，身体太劳累了捏。」

「可能是吧，还好啦，今天就结束了，没事的。」

就在我说着并对她报以笑容的时候，这才注意到情况好像有点不对劲。

（奇怪？话说回来，为什么志野亚贵的脸这么近啊？）

眼前是志野亚贵温柔的微笑。

而我的头，就处在柔软触感与舒服气味的当中。从后脑勺到脖子的地方，似乎直接紧紧贴在志野亚贵的大腿上。

这种情况，也就是说……

（噎？噎！……噎～～～～～～～～！！）

没有发出惊叫声，真可以说是奇迹了。

我正枕在她的大腿上！从刚才昏倒到清醒的这段期间，我都一直躺在志野亚贵的大腿。

「志、志野亚贵，那个……」

「你好好躺着啦。」

就在我想撑起身体的时候，被如此斥责了。

「双眼太疲劳了，乖乖躺着，知道吗？」

「嗯、嗯……」

我点点头，照她说的做。

志野亚贵把手轻轻放在我的前额和头部，反复温柔地抚着。

她手的温度，仿佛从头顶传遍全身。

「前天谢谢你捏，很开心恭也同学保护了我喔。」

想要开口，这回又再度被她的指头阻止。

「安静听我说咩，真是有点不好意思。」

志野亚贵轻轻一笑。

「恭也同学总是很成熟的样子，就像大哥哥一样，那时候的你看起来真的很强大，让人很安心。」

记得你之前也有这样说过呢，志野亚贵。

「虽然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但是恭也同学为我做的事情，我通通都记得哟。」

她讲到这里，便伸出双手，像要包起来似地抱住我的头。

「所以恭也同学，希望至少在你累了的时候，我可以像这样……可以吗？」

在志野亚贵身体的包覆下，我的视线变得昏暗，声音也逐渐遥远。

我突然毫无理由地想哭，志野亚贵包覆我的温暖，融化了我原本内心的无力感和郁闷，差点就要无所遁形于表面，然而我拼命地将其隐藏于内心。

或许只有五分钟，或许已经过了三十分钟也说不定，这段时间，志野亚贵始终轻抚着我的头。

「果然累了捏，恭也同学，你刚刚睡着了喔。」

「咦？我……又睡着了啊。」

志野亚贵点点头。

「嗯，看起来很舒服地睡着了，太好了捏。」

我看着志野亚贵的眼睛。

贴心而温暖。同时又是我崇拜的对象。

「志野亚贵……」

我自然地将自己的右手，伸向志野亚贵的背后环住。

撑起了身体，让自己的脸逐渐靠近她的脸蛋。

「嗯……」

志野亚贵也没有闪躲的意思。

「……」

吞咽下口水。

一公厘、一公厘地，以近乎发痒的缓慢速度靠近。

她依然动也不动。

更加靠近了，甚至能感觉到彼此微弱的呼吸。

这时我察觉到，她的眼睛缓缓地准备闭上。

想要抚上她脸，一抬起手，发现果然在颤抖。

下定决心，一个深深地吸气，停止了颤抖。

哔哩哩哩哩哩哩，哔哩哩哩哩哩哩。

手机响起了来电铃声。

「……抱歉。」

志野亚贵轻轻一笑。

「不会，没关系的。」

一接起电话。

「喂，你好……啊，奈奈子。」

接着，才讲不到一分钟，我就站了起来。

「什么？学长他？」

奈奈子的声音明显带着惊慌。

光是这样，已经足够传达情况的严重程度了。

第五章
我能做的事

一赶到店里，就看贯之、奈奈子，还有美研的成员通通都聚在一块儿了。

所有人全都露出沉痛的表情。就连那位桐生学长，也表情严肃地注视着眼前的景象。

「怎么回事？大家都来了。」

我一边问一边进到里头，就看到圆圈中央有名瘫坐的男子。

那是二年级的杉本学长。而且仔细一看，他撑在地上的手还在发抖，事态可说非比寻常。

「杉本，就说不是你的错了。」

柿原学长在一旁拍着他肩膀安慰。

可是，杉本学长摇摇头。

「不，学长！是我的错！都是因为我疏于联络和确认……呜呜！」

终于当场哭了出来。

由于跟迎新聚餐时那快乐的模样差异太大，让人更加感觉毛骨悚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忍不住出声询问，过了一会儿后，柿原学长回答道：

「你知道我跟杉本，在准备学园祭演唱会的事吧？」

「知道，而且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准备了。」

「然后现在出了状况。」

柿原学长愤慨地说了之后，大概是已经知道情况，桐生学长脸色难看地接着说道：

「……还偏偏是发生最糟糕的问题。」

「我们主要负责的是敲定人选。得询问许多乐团和歌手，商量演出的事。因为关系到出场费用，所以是相当辛苦的工作。」

毕竟这已经是关西屈指可数的演唱会，想来一定是非常高压的工作。

「而这次说要找相当大咖的人物，来担纲压轴演出的歌手。」

「大咖啊……」

「原本是找了很难请到的人，你知道森省吾吧？」

「什么？本来是森省吾要来吗？」

他是在这个时期，因为唱电视剧主题曲和电影主题曲而大红大紫的歌手。

没怎么听说他要来学园祭的事情，如果来了的话，想必会引起很大的骚动吧。

「杉本正好是在去年他走红前询问的，这家伙是森省吾的死忠歌迷，所以当得到OK的回复时，真的非常开心。」

啊……叹了口气，搔搔头发。

「但没想到，在那之后他突然走红，所以联系上也开始变得拖延。原本就傲慢的态度，也让人越来越看不下去，为避免真的有万一，我们就没有把他印在简介上，想说要当作最高规格神秘嘉宾，结果……」

「今天……呜呜，对方联络我们……既然没有印在简介上，那没来也没关系吧。」

「什么……！」

真的是很过分的状况。

就因为无法确认，才为了降低风险而不敢明讲说「会来」，考虑到观众们的心情才出此对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却反而被对方抓住这点，当作临时取消的理由……实在是不可理喻的混蛋。

「好过分……」

「什么跟什么嘛，根本就是找借口而已……」

贯之和奈奈子也都气到讲话发抖。

「就是啊，所以杉本完全是受害者，但从委员会的立场来看，表演要是开天窗，就是杉本的责任了。」

「怎么可以这样……」

手机来电铃声响起，杉本学长铁青着脸接起了电话。

「你好，是……抱歉，我想应该不可能了。是……我明白了，总之我先过去一趟。」

哔地一声挂掉电话。

「表演时间快到了，那我先……」

「杉本，你真的不要在意，因为这是意外啊。」

即便柿原学长如此安慰，杉本学长还是一脸难受地笑道：

「那……我先走了，抱歉，让各位担心了。」

接着他走出店外，往舞台的方向过去。

目送杉本学长离开之后。

「混账！！」

柿原学长发出平时难以想象的大吼。

「这下该怎么办才好……杉本还有其他人都这么努力，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我无法接受！」

哀叹声在店内回荡，但没有人能回应那样的声响。

大家都被自己也帮不上忙的情绪给击沉。

「好可怜，可是发生这种事情也没办法了。」

桐生学长痛苦地抬头仰天。

「看至少有没有办法拿得到钱？这百分之百是对方的错吧？」

贯之发出充满怒气的声音。

「就算是这种混蛋东西得赔偿，但我们毕竟还是学生，过程也是很棘手。」

樋山学姊表情沉痛地交叉双手于胸前。

「演艺圈那边绝对是很贼的，不似我们可以应付得来溜。」

罫子学姊冷静地说着。

「既然那个什么的歌手不能来，就得赶快决定代打的人，安排好表演才行啦齁。」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要找谁才好……」

「……对，就是这个问题。」

「而且因为相信对方，也没有准备替代方案。况且都已经写成神秘嘉宾吊大家胃口了，要找替代人选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吧。」

当然有其他乐团来现场表演，一般来说的话，可以从中想办法找人帮忙撑过去。但是，简介上都已经大大地写上最高规格神秘嘉宾，就算有愿意接下这个苦差事的乐团或歌手，也不保证可以顺利出演。

「伴奏的乐团都是很有经验的人，在曲目部分，基本上也能配合歌手，要是能想办法找到，可以炒热最后气氛的人就好了……」

柿原学长叹了口气。

社员们和共享住宅的大伙儿，也都一脸该如何是好的凝重表情无言以对。

这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人。

这种时候就是机会啊，虽然目标不在于此，但为了哪天可以达成目标，这一步正好适合不是吗？

「那个……」

我走向柿原学长说道：

「如果让奈奈子来唱的话，你觉得怎么样？」

「噎……？」

现场瞬间只有沉默流过。只有一个人发出了微弱的声响，就是奈奈子本人。

接着——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所有人全异口同声地发出惊叫。

「你说由她来……唱歌吗？」

柿原学长指着奈奈子。

奈奈子惊讶地目瞪口呆，还没换下服装的她，穿着一身女仆装呆立在原地。

「对，是的。」

「就算你说对……可是她并不是歌手吧？桥场学弟，这并不是K歌大赛喔。」

「你要奈奈子突然就上台表演？这有点勉强吧？」

「桥场学弟，你是认真的吗？」

贯之他们脸上也都牢牢挂着不安的神色。

最重要的是，奈奈子本人已经脸色发白了。

不过，会有这种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毕竟从今天的情况听来，现在已经不太可能找到职业歌手来表演，而且就问题发生的状况来说，也很难去拜托其他表演的乐团帮忙。」

「你这样说，是也没错……」

「既然这样的话，如果是伴奏乐团搭配不知名歌手的组合，就可以达成神秘嘉宾的表演条件了。」

我自己也知道这是狡辩。

可是现在这个场面，最起码我必须要让大家认为，由奈奈子来唱歌是「可行」的。

「可是如果没有让观众想听的动力，这一切就都白费了喔？而且演唱会的压轴，不用说你也知道是非常重要的，要是失败的话，对她本人来说也会是很大的打击，这样也没关系吗？」

「是的，我明白。可是，我会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

柿原学长始终沉默地思考着，结果这时候。

柿原学长的手机响起。

「你好……好，我知道了，我也过去。代打歌手的事情，可以先等一下吗？说不定我们这边有人选可以上场。」

他说到这里之后，便挂上电话。

「柿原学长……！」

「如果要那女孩子唱的话，就给我做好觉悟吧。或许我现在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很了不起，但是你们要知道，如果随随便便就上去，可是会毁了整个表演的……」

柿原学长厉声说着。

毕竟他是负责统筹这次整个演唱会的人，会这样也是理所当然。

「那就这样，我也要过去了。距离压轴的乐团上场……还有十五分钟。」

柿原学长也跑步赶往会场那边了。

沉默再次流窜于剩下来的成员之间。

「总觉得情况变得难以收拾了。」

贯之搔着头。

「奈奈子，你还好吗？」

志野亚贵担心地看着奈奈子的脸色。

「不……不可能的，我……突然叫我在大家面前唱歌，而且在舞台上表演的人，通通都是职业级的，这绝对不可能的，什么觉悟……根本没办法。」

她的双脚抖得厉害。

「奈奈子。」

我向她走近了一步。

「别担心，你可以的。」

但是，我拉近多少距离，奈奈子就想拉开多少距离。

「我担心大家会说我唱得不好、这哪能看，或是嘲笑说怎么会派这种家伙出来，我害怕这种事，太可怕了……」

她没有看任何一个人，只是缩着身体地紧盯着地板。

「就算是我……也没办法，都还没有人……！」

奈奈子以努力挤出来似的声音说到这里之后。

「奈奈子！！」

就冲出店外了。

「阿桥！奈奈子跑走了，怎么办！？」

桐生学长慌慌张张地往走廊过去。

「我绝对会带奈奈子回来的……别担心！」

我也准备要马上追去，却被贯之一把按住肩膀。

「舞台那边怎么办！不是才刚跟你说快要开始了吗！」

「努力帮忙拖延一下，拜托你了！」

接着我卯足全力追向奈奈子。

「什么……拖延……」

贯之跟志野亚贵面面相觑。

「要怎么拖延啊……」

跑到走廊尽头，下了楼梯，左右张望，奈奈子却早已消失无影踪。

「奈奈子，等一下……拜托，先听我说……！」

这对奈奈子来说，一定会是个特别的机会。我只担心她要一直僵持在这里。

「那种事……我做不到！」

所谓的机会，几乎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降临。哪有什么做好万全准备、气力体力都充足的机会，其实大多都不是出现在那种情况下。

就是因为这样，临到头上的这个机会，我无论如何都要让奈奈子抓住。

瞄了眼手机上的时间。

「还剩下十分钟啊……！」

只能希望贯之他们能帮忙拖延了。

想不出奈奈子会去哪里。

我拼命地在校园内跑来跑去寻找着。

◇

在中央广场的主舞台上，最后一天的大活动，也就是学园祭演唱会，正如火如荼地来到最高潮。

「谢谢——学园祭演唱会！」

在压轴之前登场的乐团，结束演奏之后发出呐喊，观众也包围在极限热情当中。

「以上就是波斯猫王子所带来的精彩演出！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放送学科主修广播学程的三年级学生大桥成美，在司会时间告知观众进入休息时间后，由PA音控师播出一段叮当声响。

接着她进到后台，与早已等在那里的杉本等人会合。

「哪能这么做！找一般人来唱，要是发生什么意外状况，那就真的是失败加上失败的惨况了！」

大桥脸色相当难看，马上推翻代打人选的意见。

「这我也明白，但如果说那要找谁，事实上就是找不到人。」

柿原也是脸色凝重。

「其实也有试着去问其他乐团了，但不要说什么好的回应，根本都是直接正面拒绝了。」

「找了神秘嘉宾却不符合期待……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大桥重重地叹了口气。

杉本呆站在一旁，抱歉地看着学长姊们束手无策的样子。

「而且话说回来，那个女孩子……叫奈奈子是吗？好像也还没来吧，柿原学弟？」

「对。」

「就算我退一百步让她上场好了，在那种情况下她能唱歌吗？」

听见大桥的话，所有人都安静无语。

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没问题，奈奈子一定会来的，她一定会唱的。」

「……你是？」

「我是映像学科一年级学生，鹿苑寺贯之。那个人……奈奈子她绝对不是会输给压力，逃避不敢唱歌的家伙。我向各位保证。」

「你是她朋友吧，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能等她出现，但是……」

大桥稍微看了一眼舞台那边，休息时间已经差不多快要结束了。

「必须要拖延舞台表演时间才行，如果没有人的话，替代上场果然还是……」

就在大桥话讲到一半的时候，贯之用力将外套下摆一拉，一颗五色球忽然就从那边出现。五色球通过贯之的背部，滑过他的头顶，最后灵活地滚进袖子里，简直就像在看变魔术一样。

「映像学科一年级学生，鹿苑寺贯之，其实是个路过的小丑。」

五色球咻地滑进外套中，瞬间消失不见。

「就是这样，如果觉得我可以的话，让我去拖时间吧？」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所有人全都看傻了眼。

「我想如果有人愿意表演的话，就能多争取一些时间了。」

没错，他自信满满而肯定地说道。

「如果人生会很多事情，是很方便的喔，志野亚贵。」

志野亚贵一脸吃惊地问：

「恭也同学本来就知道这件事咩？」

「不，他不知道。但是……」

贯之让球再次出现在手掌上，并让球跳动着。

「因为那家伙总是会想办法解决，所以也觉得其他人会想办法吧？」

贯之如此说道，并不禁咯咯地苦笑。

◇

「……找到了。」

就在社办大楼后面的资材放置场。

立型看板裁切下来的边料、以前的建材随意堆叠，换句话说就是垃圾场。奈奈子就背对我，呆立在那深处。

「竟然会知道我在这里。」

奈奈子依旧背对着我，用着恢复冷静的声音回答我。

「因为学校没有几个地方可以大声唱歌啊。」

我回答着，并走向奈奈子。

「音乐学科所在的三号馆屋顶、二十三号馆后面。不过这两个地方，都因为学园祭的活动而无法进入，这样一来就只剩这里了。」

「你早就知道我都在哪里练习唱歌了吧。」

「当然。」

我已经走到靠近奈奈子的正后方了。

一停下脚步，奈奈子也仿佛收到暗号似地开口：

「虽然我很想逃走，可是却没办法去到校外。或许内心是希望去到恭也找得到我的地方。」

她转过身来。

稍微看得出有哭过的痕迹。

「我理智上也很清楚这是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也能把一直以来的蒙混敷衍，一口气做个了结。可是……」

奈奈子暂时打住，胸口用力起伏，仿佛正在深呼吸一般。

「了结也可能是失败。这次如果我再输的话，如果是认认真真地输了的话，到时候，我绝对无法再爬起来的。」

「别担心，奈奈子不会输的。」

「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说得这么肯定！」

那是一种呐喊。一种除了自己，没有人可以理解的，孤独的呐喊。

我用平静的声音告诉奈奈子：

「你做了很多练习吧，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一直做了很多练习。」

「对，老师真的很认真在教我。」

奈奈子轻轻闭上眼睛，回想着接受老师指导的情形。

「奈奈子，这有部分也是为了那位老师喔。」

「嗯……我非常感谢老师，可以的话我也想回报，但是……」

奈奈子摇摇头。

「练习跟正式表演是完全不同的。自从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在别人面前唱过歌了，要我在好几百人面前唱，不可能的……要再次被那么多人评断自己的价值，我很害怕，我做不到……」

任何事情都一样，如果没有欲望和兴趣，就很难继续往前走向目标。

想写作、想画图，就因为比同学年的任何人都强烈地渴望，志野亚贵和贯之才能在这个时间点，就已经拥有突出的才能。

奈奈子已经先让害怕和尴尬挡在前面，比起渴望，她想要保护自己的心情更为强烈。

「恭也，你也发现了吧？我……一直很害怕变得更好、变得更认真。」

「……嗯。」

奈奈子苦笑着。

「虽然做得不好，但是听到别人说『你会做很多事呢、可惜』的时候，感觉轻轻松松得就很好。演戏也是一样，听人家说『明明是映像学科的学生，好厉害』之类的，或是『你不是外行吧』等等，能够站在那样的立场，反而是很轻松的。所以……！」

像是由下按着往上挤般，一道有如呕吐的声音从喉头涌出。

「现在，我真的非常害怕。没有任何借口，我就是很害怕、很恐惧被他人直接批评，怕到快要崩溃。在这种状态下，就算唱也没办法唱好的，不要说报答学长姊们了，根本就是制造麻烦……我没办法……」

奈奈子又再重复了一次。

「奈奈子的确是很胆小，不管是什么，任何事情你都很恐惧。」

我再走近奈奈子一步。

「但我也说过吧？我会想办法解决的，包括这些恐惧在内，我要让你变得可以唱歌、很会唱歌。」

「所以到底为什么你可以说得这么肯定？」

「因为我有这个。」

我一边说着，一边把拿来的东西摊开在奈奈子面前。

「咦？这是……」

奈奈子的表情明显出现了动摇。

◇

「来，各位注意看这边，接下来这名男子，要将形状、大小都不一样的盒子和球一一叠起来喔！」

火川元气郎穿着忍者服，手拿麦克风，在一旁表情沉稳地以眼神送暗号给贯之，贯之接着把志野亚贵丢来的盒子和球，一个接着一个往上叠起。

瞬间，贯之的左手上，就出现了以奇妙的平衡组起的高塔。

「完成了！各位看倌，觉得厉害吗？」

火川这么一喊，现场响起如雷的掌声。

「太厉害了！那个一年生是怎么回事啊！」

「虽然突然出现吓了一跳，不过确实拿出了不错的表演！」

看到现场热烈的反应，火川又更加用力炒热气氛。

「好了，各位，请务必拿出你们最热情的掌声！」

会场涌现毫不吝啬的鼓掌。

「火川，突然把你扯进来，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的！朋友有难的时候就是要帮忙，这就是我的信念！」

火川竖起大拇指比赞，并露出了笑容回答。

「啊啊……的确是。」

贯之也点点头。

「那么恭也，就希望你能快点了……！」

在以奇妙的平衡支撑着高塔的同时，等着他们的到来。

◇

「桥场学弟！还有奈奈子……学妹！」

柿原学长一直在入口处等我们。

「赶快进来！」

急忙进到里头，就看到杉本学长已经在舞台侧边通道待命。

「你愿意来了……谢谢你。」

杉本学长开心地笑了。

「是的……对不起，我来晚了。」

「别这么说，这是要有所觉悟的事情，没办法。」

接着，杉本学长给奈奈子看好几套乐谱。

「想唱哪一首？」

「咦？」

「就是小暮学妹你要唱的歌啊，这里面有你练习过的，也有你喜欢的，还有一些备选，你挑一下。」

「这首我常常在卡拉OK唱……」

奈奈子看着恭也的脸。

「我不抱期待地问了一下，结果伴奏说可以。所以奈奈子，你可以唱你拿手的歌喔。」

◇

「感谢大家！」

贯之秀出最后一个大技之后，观众毫不吝惜地给予热切的掌声。

「不过接下来的乐团也很厉害喔，那么各位就敬请期待！」

说完，便退到了舞台侧边通道。

「以上就是现场报名参加的，一年级组的魔术表演～！！」

乐团成员登上主舞台，开始做起准备。

而后台，奈奈子在当场前，一一感谢为她拖时间的成员。

「没有啦，都是贯之很拼命在表演！」

「很厉害喔，那个魔术……之类的东西！」

贯之看着奈奈子，默默地往前推出拳头。

「后面就拜托你了，不可以逃走喔。」

奈奈子也笑了，同样伸出拳头相抵。

「谁要跑了，我会获得比贯之多一百倍的掌声的。」

太好了，看来她似乎已经比较没那么紧张了。

「好了，来，奈奈子。」

我用眼神暗示她该上场。

「恭也，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不要待在后台，去观众席看我表演。」

「为什么？」

「希望你以观众的角度，帮我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唱好。」

感觉奈奈子的话里，也包含着一种觉悟在里头。

「……我知道了。等表演开始，我就马上过去。」

「拜托你了。」

奈奈子笑了笑，接着步上通往舞台的阶梯。

「好了，接下来可真的是最后的表演啦！」

乐团成员确认过所有准备都到位后，往舞台侧边通道打了个暗号。

以缓慢而明显透露出紧张的步伐，从侧边出现。

「咦？女仆……？」

「是那种概念的乐团吗？」

穿着一身与现场相当不搭嘎的服装，小暮奈奈子登场了。

◇

「已经要开始了吧……」

目送奈奈子上去之后，我开始往观众席移动。

从前排到中央的位置已经都坐满了观众，好不容易才在后面找到稍微比较空的地方。

坐下后，空出隔壁的位置。

「志野亚贵，这边。」

「嗯，谢谢。」

一起过来的志野亚贵，在那位置上坐下。

我把一瓶姜汁汽水递给她。

「志野亚贵，谢谢你。帮我们多争取了一些时间。」

「别这么说，我什么都没做捏，都是贯之同学和火川同学他们的功劳。」

大家真的人都很好啊。

「奈奈子……你要加油啊。」

她的动作还看得出来紧张感。

「奈奈子很厉害，一定可以唱好的喔。」

紧握的双手又再一个用力。

我也点点头，把目光转向舞台上。

◇

虽然已经有所觉悟，但是台下所看到的舞台，与站在台上往下看的风景截然不同。

大家的脸，看得比想象中的清楚太多了。而且都不是挂着期待的表情，是带着稀奇，或者是诧异。

——接下来，我就要在这里唱歌了。

一个深呼吸后，再次环视整个会场。

在我脑海里，那个十年前的景象又再次复苏。

在市民会馆的大会场。

我被祖母带到这里来。

其实我并不想来。虽然我听不懂民谣的好坏，但是我知道当我一唱歌，大家就会露出诧异的神色。「是那位小暮女士的孙子吧……」，也有人说着这种明显听来负面的话语。

可是奶奶对于这些耳语，只是一笑置之并说：

「照你想的去做就好了，不要管唱得好不好听，而是喜不喜欢。」

那时候，我还不明白这番话的意思。

只是因为从小这么做，所以我就唱了。

只是因为这么做奶奶会开心，所以我就唱了。

就是这样，没有其他原因。

奶奶过世之后，我就不再唱民谣，这个景象也没有变成什么美好的回忆。

可是现在，与那时刻、那景象重叠了。

我也再次想起了奶奶说的那番话。

「照你想的去做就好了，不要管唱得好不好听，而是喜不喜欢。」

我小小声地，从嘴巴里说出了这段话。

勇气浮现了，继承自奶奶，那如火般的情感点燃了。

这里是大海。

并不是我一直误以为海的那个湖。

无边无际，将梦想、希望或恐惧都通通纳入其中的地方。

跟我躲起来封闭自己的地方，并不一样。

来吧。

虽然紧张与不安几乎快要让我昏倒了，但是……

「……我。」

首先讲点话好了，这也是为了能好好唱歌。

「虽然我今天本来不应该在这里唱歌的，但是在种种原因下来为大家献唱。」

会场开始传出一些骚动。

明明是神秘嘉宾，却是个没没无闻的女孩子，而且还穿着女仆装登场。

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就听到她这样的发言。

「可是，既然有了这样的机会，还唱得畏畏缩缩的话就太蠢了，所以……」

奈奈子朝着会场的观众绽放出笑容。

「学园祭演唱会的最后了，大家一起来尽情享受吧！！」

清亮的声音，有着直射星空般的响亮。

主奏吉他发出怒吼，伴奏乐团开始弹起前奏。

◇

「是不是有点过头了……不过，气氛看来也很热烈的样子，就这样吧。」

因为是先前才刚播映的动画歌曲，所以很多观众在听到前奏时就有反应了。

学园祭、临时出现的乐团，还有跟演奏不太配的服装。

由于这情况碰巧与动漫音乐会场面极为相似，所以第一首曲目，就干脆挑了相同动画的仓野绫歌曲。

期待逐渐升温，欢呼声也越来越热烈。

——接着。

奈奈子的歌声，从舞台上辽阔传开。

严格来说的话，或许还有很多可以矫正的地方。

但是，这已经不是音程准不准这种次元的问题了。

她快乐地、开心地又唱又跳，她的歌声。

无疑让现场第一次看见她，从来不认识她的数百名观众。

都被她所深深吸引。

「谢谢————！」

唱完一首后，奈奈子挥着手向观众们道谢。

宛如冲破天际的欢呼声，又再次重回会场。

一开始用怀疑眼光看着她的人们，也在短短数分钟内，全都成为了她的歌迷。

「唱得很好啊！嗯，上课学到的东西都确实展现出来了喔！」

杉本学长听着奈奈子的歌声听到入神，似乎打从心底觉得开心。

「那家伙很厉害啊……！」

贯之也带着满脸的笑容，愉快地听着。

◇

两个月前。

在我让奈奈子听了她调整过的歌声后，隔天我就马上把奈奈子带到学长那里。

「喔，这女孩子就是小暮学妹啊！我叫杉本，多多指教！」

隶属美术研究社，在迎新聚餐上一边滚落斜坡，一边热唱着儿歌《橡果滚呀滚》的男子，就是这位音乐学科的杉本学长。

「啊，我、我是小暮奈奈子……学长的身材好高大……」

「哈哈，因为我的目标是从事用声音赚钱的工作啊！还有就是咧，单纯就是吃太多了！唔哈哈哈！」

「奈奈子，这位杉本学长呢，也是有在小学和国中教唱歌的老师喔。」

「真、真的是老师啊……请这么专业的人来帮我上课，真的好吗？」

「放心交给我吧！桥场学弟有交代，怎么训练你都没关系，所以接下来，我会尽力指导的！」

「……什么？」

「那么杉本学长，往后奈奈子就拜托你了。」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吧，小暮学妹！」

「等、等一下，恭也，你怎么把我丢在这里了，别走啊～～～～～～！！」

「接下来，我要让你拥有相对音感！」

「好、好的……」

「现在我会弹钢琴的一个音，你试试看用『啊』发出同样的音程！」

「好的！」

「好，那这个音！」

「啊——……」

「嗯，我明白了！」

「咦？明白什么了！？」

「你有音量，音色也很好。但是，在这个指导课程需要你大量的练习！我在强调一次，请你要拿出拼死拼活的精神努力喔！」

「真、真的假的！？饶了我吧……」

「唏、哈……我、我已经跑不动了……」

「加油、加油，还有运动场三圈喔！」

「这种、唏……常见的、热血剧情般的跑步、哈、真的、可以、把歌、唱好、吗……」

「当然啊，因为没有斗志的话是发不出声音的！」

「我、我基本上对自己的声量还是有点信……」

「啦——啦啦～啦啦啦啦～～」

「唏、唏噫噫！」

「等你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才能说有信心喔，哈哈哈。」

「呜哇，恭也，救救我啦～这个人绝对是魔鬼啊！！」

「哇哈哈哈，很好、很好，就有这种气势发出声音吧，小暮学妹！」

「啊————————！！啊————……咳、咳呕、呜、呜呜呜～这、这样可以吗？真的是……？」

「可不可以就要看小暮学妹努力到什么程度了！来，再一次！」

「啊————！！啊啊啊————————！不、不行了，声音出不来……」

「很～好，那现在我们就只用『啊』来唱唱看吧！」

「我、我都已经说了，光是要发出声音都很难受了，你这个恶魔啊啊啊啊！！！」

虽然奈奈子一开始抱怨个不停，但是像只发出声音或是按照琴音发声的这种基础练习，的确扎扎实实地矫正了奈奈子的歌声。

◇

「奈奈子，恭喜你，终于获准可以唱歌了。」

向杉本学长确认过进步的状况之后，我开始准备教奈奈子新的练习方式。

「我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唱歌词了……我的身体变得只会唱『啊——』而已……」

似乎是因为受到精实的操练，过去到卡拉OK总是兴高采烈的奈奈子，已经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没问题的，接下来终于要拿出我的秘密对策了。」

「秘密对策……？」

奈奈子的眼睛亮了起来，眼神带着些许的期待，希望知道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但是，我却一口气让那眼神的亮光整个消灭。

「我们来上传你唱歌的影片吧…！」

「……」

奈奈子脸整个僵住，悄悄地转过身就想逃跑。

我一把揪住她的脖子，赶忙让她坐下。

「逃什么逃！我们不是讲好要乖乖听话的吗！」

「可、可是！我没想到恭也你要……你竟然要做这么乱来的事情啊啊啊啊！」

奈奈子不断踢着双脚，试图想办法逃走。

「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放给全世界的人看我会想死的～！这只会丢脸而已啦，恭也你是想杀了我吗！？」

「是啊，我想要杀了奈奈子。」

「天、天啊，警察先生，就是这个男的，他终于露出真面目了！救救我！我会被他杀死然后吃掉的，我一点都不好吃，拜托放过我吧啊啊啊啊！」

「我想杀的是过去的奈奈子。」

再次让奈奈子坐好，认真地看着她。

「我要杀掉胆小、不肯认真面对，好不容易拥有宝物却一直藏着不用的那个奈奈子。然后再从尸体当中，拉出全新而且认真的奈奈

子。」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露出一个让她安心的笑容。

「因此，我们必须做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事情。」

奈奈子还是半信半疑。

不过我知道，她这种反应就是代表策略奏效了的意思。

「上传影片的话……我……真的会唱得更好吗？」

「嗯，没问题的。」

「那、那个，如果有什么讲得太过分的留言……到时候你要安慰我喔。」

「好，而且我会用比那个留言强五万倍的气势赞美你的。」

奈奈子哈哈大笑，然后点了点头说：

「好吧，那我就……试试看吧。」

奈奈子决定要上传唱歌的影片。

这个时候还没有『唱看看』频道的出现。当然也有一些否定的留言。

不过，善意的留言也很多，而且是相当悬殊的比例。

我们也没有停止，就这样第二部、第三部接着上传影片。

「奈奈子，歌曲的这个地方，可以再稍微多放一点感情吗？」

我会从写在留言里的感想当中，挑出一些值得参考的部分，并反映给奈奈子。

「可以啊，我试试看。」

「然后这边，好像有不少人有点在意那个抖音。」

「那这样我唱得干净一点，把层次做得更分明试试看好了。」

「可以吗？」

「嗯！」

然后再上传影片，就会有人反映意见，然后又会有新的尝试出现。

「好厉害，按照这个留言所说的换气的话，低音部分就会变得很好唱……」

而且，可以作为参考的技术面留言也越来越多了。让很多人看到影片，才能有这样的受惠。

「马上来试试看这个方法，并上传唱好的看看，我想这个人一定会很高兴。」

「好啊、好啊，那留言者一定是最想听的人！」

上传影片者和观赏影片者的关系，是一个相互影响、成长的结构。

这个时候，并不流行UGC这个单字。奈奈子则率先在这个时代，利用了这个状况做为帮自己破壳的方法。

这就是来自十年后的我，所使用的「秘密对策」。

◇

然后今天。

我在奈奈子面前打开笔电，让她看YOUTUBE网站。

「我认为现在正是让你看的时候了。」

因为还无法预测奈奈子的反应，所以我没有告诉她URL，之前都是把留言复制贴上给她看。

「新的那支影片，点击率已经破万了喔，昨天才刚上传而已。」

而且否定的留言已经寥寥可数了。

『好棒喔』、『深深被吸引住了』、『下一支什么时候要上传呢？』

当中无疑也有网友已经是她的粉丝了。

「曾经在好几万人面前唱歌的奈奈子，现在竟回过头来害怕在数百人面前演唱，我对于这点真是惊讶到不行。」

奈奈子看着留言，表情逐渐变得平静下来。

无论是很感兴趣的、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留言，她都读了。

「好不可思议呢，对于我唱的歌，竟然有这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应。」

「我们走吧，所有观众一定也会变成奈奈子的歌迷的。」

我如此告诉奈奈子，并伸出了手。

「……嗯。」

奈奈子回握的手，已经不再颤抖。

◇

并没有任何人开口要求，这样自然地掀起了安可声浪。

当奈奈子再次从舞台侧边走出时，现场爆出今天最为热烈的欢声。

「那么最后要带这首……虽然不是很知名，但是是一首很棒的歌，请大家听听看！」

当奈奈子选了那首歌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震惊。

但其实我内心早有预感，她会选择这首曲子。

因为那是某号人物，第一首上传NicoNico动画『唱唱看』的歌曲。

「很————好！那就来唱这首安可曲啰！！」

当然啦，我怎么可能会没有猜想过呢。

从名字就能联想到了，而且她原本就是走这一挂的。

但还真的没有马上想到，竟然会是自己身边的人，就连志野亚贵的事情，我都当作是偶然而已。

所以，这个情况……我想又是另一个奇迹。

漫天扬起的烟尘，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光。

奈奈子在当中又唱又跳，就好像偶像一般。

我百感交集地望着舞台，嘴里喃喃说道：

「初次见面，N@NA——」

这是十年后令人极度崇拜的那位歌手，诞生的瞬间。

◇

「……果然走这条路才是对的。」

在观众席的更后方处，河濑川英子就站在茂密的林木旁。

其实她一开始并没有想看的意思，只是想知道一下现场气氛，并用手机拍个照作为资料搜集，然后就回家的。

但就在那时，熟悉的声音窜进了耳里。

她吓了一跳，并下意识地转过身看。

从这时候开始被深深吸引住，并且听到最后。

「其实只要音准了，她本来就是会唱歌的人，能表现得这么好也是理所当然的。」

脸上露出上学期在放映会时，对恭也展露的那个笑容。

「……不错嘛，小暮奈奈子。」

河濑川英子一个转身，慢慢走下坡道。

「真的很棒，非常认真喔。」

◇

「辛苦了！！」

奈奈子在舞台上，一一跟乐团成员击掌。

我们一直在稍远处的观众席，看着舞台上的情况。

「辛苦了，奈奈子。」

我在跟她约定好的地方，看完奈奈子整场的表演。

「奈奈子……好帅气捏。」

志野亚贵用着迷的表情，出神地听着奈奈子唱歌。

「能让这么多人听得如此开心，已经没问题了。」

先前她一点自信都没有，但现在她已经拥有了某样事物。

她应该已经找到那股「干劲」了。

「好了，我们走吧，去跟大家说辛苦……」

志野亚贵在站起来的瞬间，突然摇晃了一下。

「志野亚贵，你、你没事吧？」

「……可能是因为人群和音乐，让我有点头晕了。」

「好，那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休息一下吧，那就去……」
于是决定在跟奈奈子碰面前，先去找个可以稍微休息的地方。

◇

「恭也！我做到了，我……可以好好唱歌了！」
奈奈子冲进了后台。
「啊，对喔，他去观众席帮我看演出状况……」
她就是如此投入表演，甚至到这时才想起自己说的话。
「小暮学妹！表演得太好了，辛苦了！」
杉本脸上带着不会在练习时展现的笑容，欢迎奈奈子回到后台。
「明年的学园祭演唱会，可要正式发你通告了！」
「谢谢学长，我……！」奈奈子也雀跃地回答着。
受到大家的祝福，听到大家对她说「辛苦了」。
但是这些话，却始终还没能传达给她最想传达的对象。
「喂，奈奈子，你要去哪？」
听见贯之的话，她停下了脚步。
「我要去跟恭也说谢谢！马上就回来！！」
奈奈子说着说着已经跑了出去。

◇

在观众席后方林荫下，有个没人坐的长椅。

「先在那边休息吧，能走吗？」

志野亚贵点了个头，我牵着她的手慢慢往后走去。

先让她坐下来后，我也跟着坐在一旁。

「先喝口饮料吧，来。」

志野亚贵的杯子已经空了，我便把我的递给她。

「谢谢……」

志野亚贵接过杯子，慢慢地喝着饮料。

姜汁汽水的碳酸气泡，在咻咻气泡声中逐渐消失。

「呼……」

一个呼吸之后，志野亚贵的表情又恢复神清气爽。

「看来是好一点了吧。」

「嗯，已经没问题了喔。」

太好了，我接过杯子。

我一口喝光里头残留的一些姜汁汽水。

会场里的观众也慢慢散去当中。

「差不多该回去整理了。」

我想到改装成咖啡店的教室，还有成为学园祭演唱会的这个会场。

「……说得也是捏。」

志野亚贵从长椅上站了起来。

环顾了四周一圈。

最后，停在我的脸面前。

「学园祭就要结束了呢。」

志野亚贵一脸可惜地说着。

然而我猜不透她说这话的意思。

「志野亚贵，你怎么了？」

我询问始终注视着我的她。

「嗯，我只是再次察觉到。」

志野亚贵笑说：

「我这样刚好跟坐着的恭也同学一样高呢。」

「原来如此，说得也是耶。」

我也笑了。

眼前有着红色、白色灯光在闪烁。

在欢笑声妆点下的喧嚣，听起来也仿佛从远处传来。

我仿佛置身于某个异世界般的空间。

「咦！」

突然间，眼前一黑。

我听着声音。

柔软的发丝抚过额头。

接着，感受到两片额头微微贴触。

最后，志野亚贵柔软的嘴唇，轻轻地印上了我的嘴唇。

「……咦？」

志野亚贵做了这种事之后说：

「不小心就亲下去了。」

「不小心……」

我们俩表情僵硬地看着彼此。

不对，其实想想刚才在社办的相处情况，会发生这么事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明明应该是要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却感觉非常地突然就发生了。

「脑筋一时空白就这么做了。」

「是这样吗？」

「还有，因为学园祭的兴奋呗。」

「是……是这样啊？」

志野亚贵微微一笑。

我顿时也莫名发噱，也跟着笑了出来。

两个人像孩子般地相互抵着额头。

大概是演唱会现场开始燃放最后的烟火，喧闹比刚才更大声了，又或许是有人谁擅自施放了冲天炮，发射的声音震天价响。

哔！地怒冲天际的声音当中，混着人们喧嚷的说笑声。

这个长椅前发生的事，已经不会有人注意到了。

——除了一个人之外。

「……不会吧……」

女孩双手抱着食物。

这是她去超受欢迎的摊位上，所买来的两卷可丽饼。一个是自己最喜欢的巧克力和香蕉口味，另一个则是他曾说喜欢的桃子与鲜奶油口味。

想要跟着「谢谢」这句话，将可丽饼交给他的。然后，也准备好了接着要说的话。

但是无论是可丽饼或要说的话都没有交出去，她就这样悄悄地转过身。

「唉呀，他们早就那样啦，嗯，我好几次都有感觉到了。」

哈哈笑着，抬头望向天空。

「真是傻瓜，上次回家的时候，明明就已经很明显了，我还做这么搞笑的事情。」

好不容易，抓住了自己体内涌现的东西。

不对，正确来说的话，是他让女孩终于抓住了。

为了向位在十公尺外的他说声谢谢，女孩跑来了。

然而女孩与他的距离，却变得更加遥远。

「这个怎么办呢，不然就给那个帮忙变魔术的笨蛋吃好了。」

抱着可丽饼，女孩再次往舞台方向走回去。

只要待在那里的话，那两人总是会回来的吧。

他们回来之后，又能再像从前一样回到「大家」的。

——但是。

现在女孩感觉到自己的内心，似乎有点揪紧了。

第六章
祭典结束

学园祭结束，时序来到了十二月。

气候已经完全进入冬天，校园内几乎已看不到穿着薄衣服的人，大家都裹着厚厚的外套，迎着冷风缩起身体走路。

「哈哈哈，只要有意志力，跟穿薄衣服或什么都没有关系！」

不过也大概都会有一个，毫无季节感的人存在……

映像学科的实习课程已经告一段落，并展开使用底片的课程，以便衔接二年级的全新实习课。

采用十六厘米胶卷底片教学，这个真正的「电影拍摄」课程，据说用的是一台要价高达一千万日圆的摄影机，堪称是映像学科最具代表性的实作课。

这不仅是大艺大映像学科才有的特色课程，内容更是相当地专业。从底片的安装、摄影机的拍摄方式，到更为精密而艰涩的内容，学生纷纷因此发出哀号的同时，当中却有一名女孩子……

「毕竟在这间大学使用底片之类的事情是常识，事先准备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盛气凌人地发表了这番言论。尽管如此，大家毕竟都不是抱着如此高尚的觉悟来读大学，每个人几乎都是第一次看到底片摄影机，因为昂贵底片曝光而被骂、还没装滤镜就要拍摄而被骂，或是不管做什么都被骂，大家都是从这样的每一天开始的。

因此为了顺利把课上好，每个人都相当地拼命，而就在这样的某一天。

「桥场，有时间吗？」

上完课之后，我突然被加纳老师叫住。

「请问什么事？……我已经没有再借器材了喔。」

「如果是这方面，我会以更愉快有趣的方式叫你过来的。不是要说这个，是最近鹿苑寺又老是请假了……你有没有听说什么？」

我摇摇头。

「没有，我直接去问问看本人好了。」

「好，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要说，可以找我商量。」

说完，老师歪着头不解地离开。

「欸，老师刚是在说贯之吗？」

上同一堂课的奈奈子如此问道。

「嗯，问他为什么一直请假。」

「问我们也没办法啊……毕竟又不晓得为什么。」

奈奈子说着，也跟老师同样歪着纳闷起来。

「我今天回去之后再问问看吧。奈奈子，你今天要到很晚吗？」

「嗯——看上课时间怎么样吧，我再发简讯给你。」

自从学园祭以来，奈奈子对于唱歌的事情更加投入了。

就连训练课程也每个礼拜上四天，音乐学科的朋友好像也越来越多了。

「我知道了，那晚点见。」

◇

鹿苑寺贯之曾经是名资优生。

在映像学科的课业中，他拿下比任何人都优秀的成绩，作业也非常认真地去做。可惜的是，就是上课态度不怎么理想，所以河濑川依

然继续独占鳌头，但如果单纯就用功程度和作业质量来看，两人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然而差不多就在学园祭结束的时期，贯之这样的好评开始衰退。

提交的作业水准下滑，在课堂上，也开始有回答不出问题的情况。就在大家开始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连他自己本身上课的出席率也大幅滑落。

这让我再次意识到，我们对贯之的个人私事全毫无所知。

或许他有什么烦恼，说不定很难向我们开口倾诉。

所以我才决定，这次要好好地问清楚。

◇

但是，

就在两天后举行的四人火锅趴上。

「喔，只是因为打工那边比较忙，所以才跷课而已。」

贯之毫不犹豫地吐出这样的理由。

「什么嘛，就只是因为这样而已啊！害大家都很担心耶。」

「还真是抱歉啊，不是什么悲剧性的原因。志野亚贵，帮我拿一下酸桔醋。」

「昆布口味的咩？」

「喔，好啊，三Q——」

眼前在小盘子中倒入一大堆酸桔醋的贯之，并没有特别显露出任何不对劲的模样。

「但话说回来，你打好多工捏～有想要买的东西咩？」

志野亚贵问道。

「对啊，就是这样，还满贵的。」

大口大口咀嚼着白菜的同时，贯之如此回答着。

虽然也没有回答到什么，但总之似乎是有这样的原因。

「欸，你要买什么？车子？还是摩托车？」

奈奈子想继续追问。

「才不告诉你咧。」

果然还是相当防备。

「小气鬼！这种事有什么好不能说的啦！」

但是，贯之也毫无不在意奈奈子抱怨的模样。

「反正就是这样，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课我会去上的，大家放心吧。」

贯之一副要结束这话题的样子，这件事也就就此打住。

「贯之。」

「嗯？怎样，恭也，你还是担心吗？」

贯之苦笑地看向我。

「嗯……总觉得就是还有点在意。」

打从一开始，贯之就几乎把剩余时间都拿去打工。

从那时候开始，每个礼拜都打四天或五天工，而且记得应该已经持续好长一段时间了。

甚至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维持同样的状态，照理来说应该也存了不少钱了才对。

大学生会需要买到那么昂贵的东西吗？

更不要说是贯之了，他对剧本或故事以外的东西，根本都没什么兴趣。

「你想太多了，好啦，大家快吃火锅吧，好吗？」

「嗯、嗯。」

结果，这天的话题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后来贯之的出席率还是没有增加，甚至还一路继续下滑。

面对我们担心的询问，他也只是四两拨千金而已。

而刚好就在一个礼拜后，一件决定性的事件发生了。

当天从早上天气就很恶劣，有些地方还发出了下雪预报。

「呜哇，好冷喔……」

一起床马上打开房间窗户，随即被那冰冻的空气吓到。

「今天还真是不想离开房间啊……」

几乎就在我喃喃自语的同时。

「我就说不要管我了！」

「怎么可能不管你呢！贯之同学，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贯之和志野亚贵的的声音，而且隐约感觉得到当中紧张的气氛。

「！？」

我急急忙忙跑下一楼。

看来两人似乎是在家门口争论不休。

贯之看来相当焦躁，明显跟平常很不一样。

「你们两个怎么了啊！」

我慌张冲过去介入两人之间。

「恭也，拜托你讲讲志野亚贵，我都说没事了，她还是一直叫我休息，烦死了。」

「哪里没事了！你刚刚坐在那里的时候，明明就一副很不舒服的样子，还不知道在厕所怎么样了……你再不休息，身体会出问题的！」

「好了啦，就说不用担心了，我没事的！」

「根本就不行，你已经昏昏沉沉的了捏……」

志野亚贵非常担心。

「你这样去打工会出意外的，如果真的要去的话，不然开车送你过去？」

但是贯之拒绝了这个提议。

「不用，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能造成你们的麻烦。」

「麻烦？怎么这么说……」

贯之挥开我们的手，走向摩托车。

踢起脚架，插上钥匙，准备要发动引擎。

「好了，我要走——」

只见他脚边晃了一下，就在下个瞬间。

「贯之！！！」

他整个身体连同机车往旁边倒下，我们慌张跑上前抱住他。

「你……好烫……」

贯之明显浑身发热，意识已经模糊不清。

「志野亚贵！叫救护车！」

「嗯、嗯！」

在志野亚贵拨打紧急电话的同时，我撑起贯之，暂时先将他带回屋内。贯之的呼吸紊乱，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

「为什么要弄到这种地步……」

◇

贯之被送到医院后，相较之下马上就迅速恢复了。

似乎是因为疲劳而发高烧，在打了点滴之后，热度也急遽地消退了。

「我不就说了吗？根本就没事！看吧。」

我和贯之沿着石川河边走回家。

贯之笑着这么对我说。

「回去之后我先打通电话，向打工的地方道歉，请他们把我的班往后移……」

「贯之。」

我从后面静静地叫住他。

「医师不是也说了，你要休息一个礼拜，现在退烧只是暂时的，要是你太勉强，马上又会再发烧的。」

贯之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回答我。

「……」

阴沉沉的天空，开始缓缓地飘下了雪。

来往行车的车灯，映照出那细细的模样。

「我不会休息的，因为如果休息的话……钱就会减少。」

声音当中透露出悲伤和觉悟。

「现在这个打工，得连续上班才能保证拿到高时薪，光是今天请假就已经损失相当惨重了。」

贯之没有说明到底在打什么工，但是，光是听到这种强硬的要求，就觉得不是什么太正当的场所。

「贯之。」

我对他的事情一无所知。

我知道他喜欢剧本、小说、故事，比任何人都认真念书，也投注相当大的热情。

虽然也会开黄腔，但其实内心根本深处很挺朋友，相当看重朋友。

但除此之外，关于他自己私人的事情却一概不提。

过去始终如此，而现在也还是一样。

我并不是因为好奇才问，但毕竟拥有卓越才能的他，现在却陷入了无法尽情发挥那能力的景况。

所以，我想成为他的帮助，就只是这样而已。

「……不要。」

「没什么不要，告诉我理由！」

贯之回过头。

「所以我才先开口拒绝啊！我不想讲，不想牵连任何人，这是我的问题，不是能够商量的事情。」

顽固地拒绝了对话。

我看得出来，贯之决心不向任何人敞开。

我们两人就这样同时停下脚步，沉默以对了好一阵子。

我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张纸。

「……刚才，医院的医师给了我名片。」

「什么……？」

贯之脸上明显闪过动摇。

「医师说，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马上打电话给他，因为曾经受你父亲的照顾。就这样，我没有再多问什么。」

贯之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这应该跟他一直不肯开口说的事情有关吧，而且是大有相关。

「告诉我吧，我可以帮你的，我……」

话说到一半便打住了。

因为贯之的表情，明显变得严厉。

「你不可能帮得了我的！！」

那力道强烈的呐喊，仿佛周遭空气也被震动了一般。

或许是用尽了全力吼叫，贯之在说完后痛苦地大吐了一口气。

「……抱歉对你大叫。」

「不会，没关系。」

这时雪开始真正降了下来。

粉雪将周围空气染上了一片白，地面也渐渐地失去了颜色。

贯之反复好几次张开了口，却又闭上。

那就讲吧，还是算了别讲。

在历经几次的犹豫之后，仿佛终于再也按捺不住。

他沉重地开了口，以像是用力挤出来般的声音说道：

「——我们家的状况非常棘手。」

头发上积起了许多白雪。

然而贯之似乎毫不在意，他开始娓娓道来。

◇

医疗法人鹿苑会。

那是贯之老家的「家业」。

在整个埼玉县都有综合医院，并几乎掌握所有实权的医师家族。

贯之则是本家直系血脉的三男。

「我父亲和爷爷都是医生，上面两个哥哥当然也都是医生，母亲的家族则大多为议员，这边可以说整个算是政治世家。」

看来贯之是出生于名门家庭，成长于有佣人照料的环境。

定期在自家接受健康检查，以培养成重要的「接班人」。

「在那个家庭打从一出生，就已经连工作都安排好了。」

被安排进国小、国中、高中一贯直升的学校就读，而老师大概也是考量到家庭背景，就只有自己没有拿到志向调查表。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他会当医生，就连自己也几乎放弃挣扎，认为大概就是这样了。

「但就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他认识了有点不乖，却是最善解人意的学长。

总之那位学长家里也是名门望族，但本人却走了不同的路，因而成为被老家忽视的存在。或许是同情贯之的遭遇，他教会了贯之很多有趣的事物。

「然后，我就沉迷在小说和电影的世界里了。」

对于贯之来说，就连刊载在教科书里的小说，他也只知道表面而已，但学长告诉他的「里面内容」是非常刺激的。学长告诉他许多文豪的各种传闻，两人笑到不行，并且开始在这段期间常跑图书馆，贪婪地沉浸在阅读当中。

就连电影也是学长启发的。心醉于昭和侠盗们在萤幕上飞舞的光景，学习好莱坞的戏剧创作，甚至也自己去构思故事内容，或是跟学长讨论想要看什么样的电影。

人生第一次感觉到「快乐」的时间，就诞生在此时。

然而，好景不常。

「那位学长被迫转学了，因为有人密告我跟他混在一起。」

「密告……」

「厉害吧？我家就是这么强势。」

学长被视带坏儿子的坏人，遭到物理性的排除。

贯之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打工的，学长最后留给他的礼物，就是帮忙找到了打工的地方，而且是以鹿苑家绝对不会发现的形式。

「我从那时候开始拼命工作，在居酒屋隐藏自己的年龄，还结识了一位表演杂技的朋友教我杂耍。只要在居酒屋表演杂耍，就可以获得小费。虽然很辛苦，可是真的很开心。」

原来贯之在学园祭上展现的绝活和台风，是这样学来的啊。

接着升上高中三年级，迎接大考的来临。

而申请书也已早早被提出，就是东京都内的名门私立大学医学系。

「要我考我就去考，然后就录取了，但……没有去读。」

「你有办……入学吗？」

「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父母断绝联络了。」

除了那间私立大学之外，贯之另外还偷偷报名了其他学校，并且也去考试，获得录取。就是大艺大的映像学科。

这件事当然让双亲大为愤怒，父亲叫他再也不用回家了。

双方断绝关系。

并通知贯之，今后再也不会给予任何援助，随便滚去别的地方。

贯之毫无抵抗地就接受了，带着过去存下来的钱，想办法缴了入学的学费，只身一人来到了大阪。

「我觉得我赢了。我没有老爸的庇荫也可以活得好好的，心里想说等着瞧吧。」

然后住进了北山共享住宅，认识了大家。

不会被探问家里的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人知道自己老家的事情。可以尽情去谈论喜欢的电影和故事。

简直就像梦里的世界一般。

「可是，事情并不顺利。自己一个人赚取生活费，还要赚学费，却落得连重要的课都没办法去上。」

而且在勉强工作的情况下，身体也撑不住了。虽然一直瞒着大家，但先前已经有发生过好几次，因为太疲惫而差点倒下的情况。

「如果去大医院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家里的人知道，所以我都尽量去小医院，但偏偏最后还是叫了救护车露馅。」

「……对不起。」

「这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不好，都是我自己要硬撑到最后一刻，结果就倒了，也让志野亚贵担心了。」

贯之带着达观而温柔的眼神，抬头仰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

「先前我妈不是有打电话来吗？其实那时候我真的已经身心俱疲了，好几次心里都快撑不下去了。」

原来深夜里那通电话打来时，有这样的情况啊……

因为钱已经见底，他想了不少方法，像是学生贷款或奖学金等等，并试着询问看看，至少先进行审核。

但是，问题就出在老家太富裕，使得奖学金的审核没有通过，学生贷款方面，也因为考量到日后的种种，觉得风险太高而作罢。

「本来还想说可以靠写小说赚钱，所以也投稿不少文学奖，曾有一次闯进最后一关审查，这已经是最好的成绩了，其他大概都只到第三次审查。如果能获得奖金就能整个大逆转，但事情看来是没那么简单。」

用尽了各种方法，甚至工作到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然而，事情到最后仍然没有好转。

「反正就是个不成才的富二代，还以为自己真的发起了独立战争。一开始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踏上老爸铺好的路，但马上就面临资金枯竭，然后弃权投降……自不量力也该有个限度呢。」

贯之自嘲着，并大大地叹了口气。

「老实说，我真的很想直接消失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不过现在都已经这样了，我看那种结果也不远了。」

「贯之，你不要这样……」

「不然也没有其他方法了吧？对了，我丑话先说在前头，你不要弄什么募款的喔，我已经造成大家这么多困扰了，是不可能让你们跟着陪大少爷在那边固执的。」

虽然轻轻说笑带过，当中却令人感受到强烈的意志力。

的确，如果从贯之的美学来看，是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吧。

也就是他那不依赖别人，想靠自己活下去的信念。

「没办法啊。」

贯之这么说着并转过身，我看着他始终很想问出口。

你甘心就这样吗？

你明明一直是这么热爱剧本，这么喜欢故事。

然后现在真的要放弃吗？

能够书写有趣文章，他是拥有如此能力的人。

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贯之无疑会离开的。

这样真的好吗？

我一直思考着。

全心全意地思考着。

不靠募款支援，贯之以自己的能力拼命赚钱。

然后还要能继续大学课程，真的没有任何方法吗？

不是靠打工，贯之有没有任何能以自己的能力赚钱的方法？

「啊……」

我停下了脚步。

不就有一个吗？

与自己有关的事情，能活用自己能力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那个方法，能够充分发挥我从十年前回到这时代的优点。

至今我一直极力避免的那条路。

因为我把那目标放在更遥远的未来。

因为那是未来某天终能实现的梦想。

可是，如果在这里选择走上那条路，能够让朋友的梦想不致破灭。

那个「未来某天」应该也可以是现在。

「贯之，有喔。」

「有什么……？」

有了确信之后，我要把这件事告诉身处绝望深渊的朋友。

「我有方法，可以让贯之用自己能力赚钱的方法。」

贯之瞬间露出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的表情。

他发出不可置信的哈哈笑声。

「恭也，你真的很厉害耶，每次我们觉得不行了的时候，你就会马上推翻，然后忽然之间就让一切事情顺利发展，像是上学期的电影也是，还有奈奈子也是又活了过来。我真的觉得你这点，非常厉害。」

贯之脸上的表情消失了。

「但是啊——」

并且瞬间转为怒气。

「我现在这状况有多严重！这可不是你可以想办法解决的程度，你已经踏进了我最不想让人介入的事情，你现在是想说你可以理解吗！？」

「我可以理解。」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贯之一把揪住我的前襟，眼神因为愤怒而颤动，嘴角扭曲勾起。

我知道，我真的知道，贯之。

钱的问题的确是很严重，也不是这个年纪能够想办法解决的事。

而且，毕竟是这样的状况，普通一名学生哪有办法解决。

「放手。」

我静静地跟贯之说道，贯之的表情恢复了正常。

他放开手，尴尬地垂下了视线。

「……抱歉，火气一下子上来。」

「没关系，毕竟这代表你是真的很烦恼。」

不过，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希望你能先听我的想法。」

我抓住贯之的肩膀，让他正视着我，而我也认真地紧盯着他。

带着「如果移开视线就杀了你」的气势。

「恭也，你……」

贯之表情一变。

他屏着气息看着我，明白如此认真的情绪，自己也得同样认真对待才行。

「我并不是毫无根据地乱说，我是有对策的。」

虽然金钱是一切的动力来源，但也可能是让一切化为虚无的元凶。

这点我在十年后的世界，已经看到不想再看了。

因此现在这对我来说，也是一场复仇战。

为了不让梦想被金钱击溃。

「能让你充分发挥能力，并且还要赚到学费。」

贯之明显表现出了困惑。

顽固已经消失，看得出来有想听听看的意思了。

「真的有那种方法吗……？」

面对这有如呻吟般的声音，我充满自信地回答：

「嗯，有的。」

曾几何时，雪已经停了。

太阳光从云层之间落下，原本黑白的世界开始慢慢恢复了色彩。

白雪融化成水，呼啸而过的汽车溅起了水花。

喷溅的水珠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

「有办法的——绝对有办法解决的！！！」

我以至今未曾有过巨大声量吼叫，贯之惊吓地瞪大了眼睛。

面对「金钱」这种夺走梦想、消融希望的魔物，这怒吼是勇者的宝剑，也是我从未来向十年前的现在，所发出的战帖。

后记

就是这样，第二集说的就是奈奈子的故事。这位活泼的小姐呢，也是有很多烦恼的。我其实本来也是学影像的，但不知不觉就变成了，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么的大叔了。自己的希望，还有自己受到的期待，如果能够一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但这世界并没有那么好过。奈奈子总算找到了唱歌这个目标，但这真的能带给她未来吗？如果要从我脑子输出这件事情的话，还要再多借助大家的帮忙才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第二集啊（直接打书）。

好了，各位熟悉的白金世代明星级选手们，现在已经有两个人验明正身了，最后还剩下一人。话说回来，那个他啊，明显是处于不妙的状态，不过之后到底会变怎样呢？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认真），所以之后我会好好静下心来问问看他们。那位突然出现的幼女学姊，到底是什么来头呢？而桐生学长的名声会拉上来吗？有太多想继续写的事情了，还请各位继续多多支持啊（还是直接在打书）。

虽然第一集也是这样，不过因为小说的内容已经写得跟山一样多了，后记我就简短地写吧。所以，接下来我要来致谢了。

非常非常感谢Eretto老师，努力把奈奈子画得这么可爱，色色的画面画得那么色，用插图一下子就吸引住大家了。等我变成老爷爷之后，会很得意Eretto老师曾经帮我画过插图的事情……

感谢音乐相关的H人士，对于设定方面的协助，还有帮忙检查原稿的的I人士，以及Natume Eri小姐给予感想和故事发展的建议，接着、接着，感谢MF文库J编辑部的T编辑，一直陪着我处理比往常更费心的原稿，下一集要出的时候，我一定会更认真的！对不起！但只有花枝，只有花枝二这个，拜托你就答应吧！

在此也要深深、深深感谢，买了这本书并阅读的读者们。如果看了觉得有趣，不嫌弃的话，希望也一定要介绍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对了，愿意的话，麻烦也来推特写个感想吧。

那么各位，期待下次再见面啰。保重。

木绪なち　敬上

【我在nico生社区的频道是『グッドデザデザ@ニコ生』，里头有放一些与作品相关的影片，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

★あとがき★

このたびは、
『ぼくたちのリメイク
～十年前に戻って本気になれるものを見つけよう！～』を
手に取っていただき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很感謝各位拿起《我們的重製人生～回到十年前找回幹勁吧！～》來閱讀！

ナナコー
肉まんとピザまん
どっち食べるー？

奈奈子——
肉包跟披薩包妳要吃哪個——？

チームきたやま・改の
今後の動きが気になる…！
まっててね次巻！

2017.
えっと…

暑い!!

新・北山團隊 今後的動向究竟是如何呢……！ 敬請期待下一集囉！